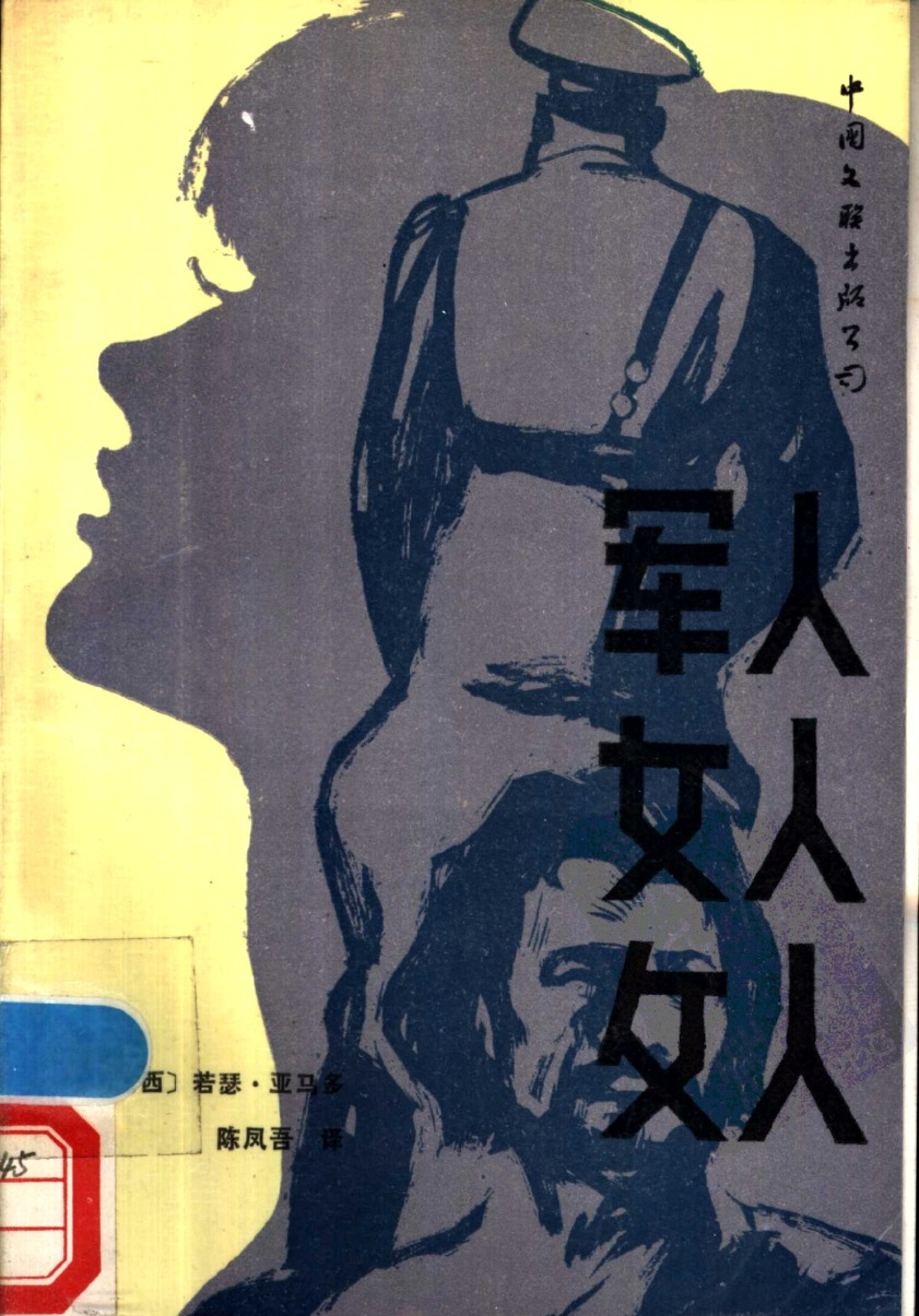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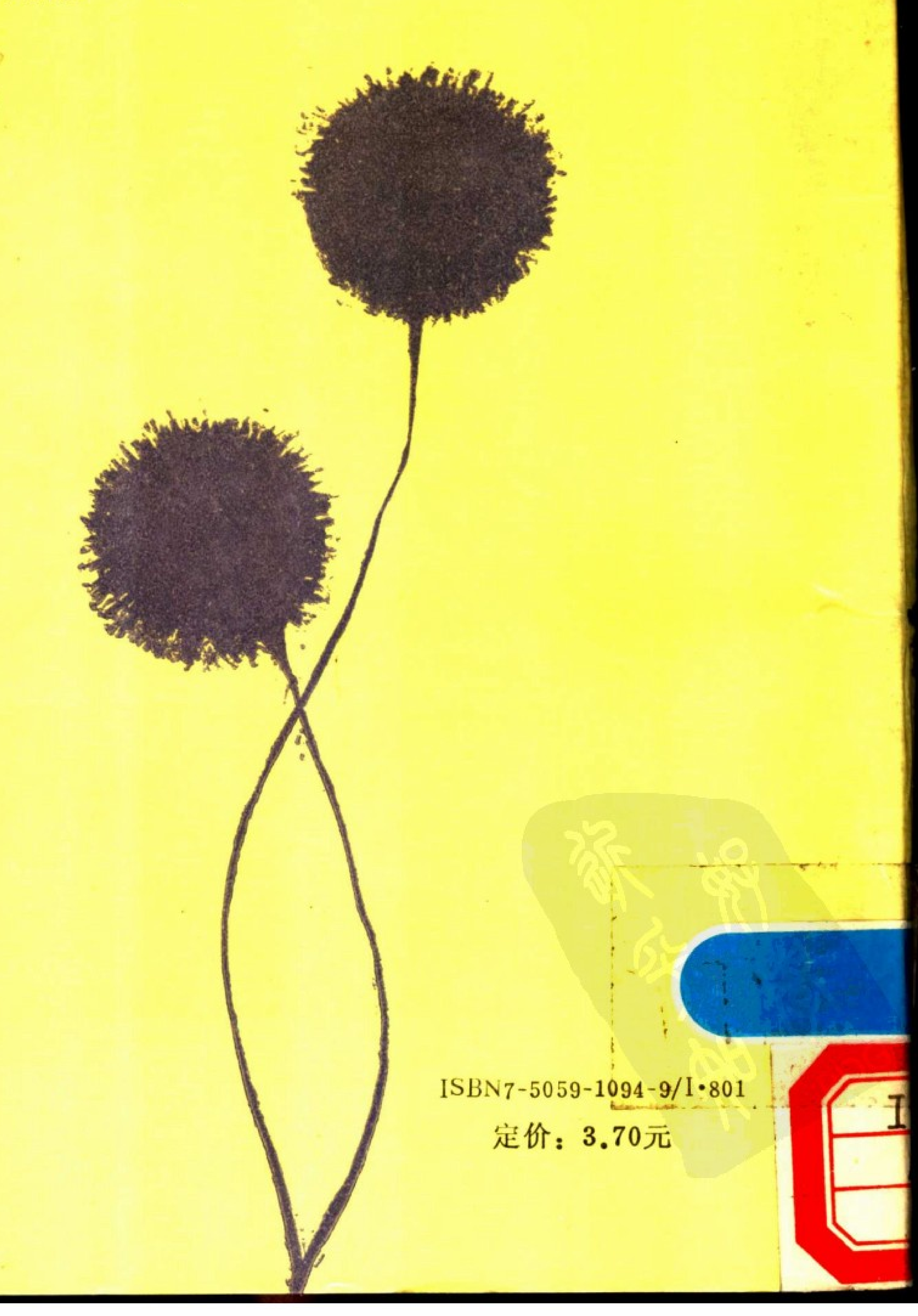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军人女人
〔西〕若瑟·亚马多
陈凤吾 译

封面设计：阿　魁
特约编辑：于　莳



ISBN7-5059-1094-9/I·801
定价：3.70元



军人 女人 女人

〔巴西〕若瑟·亚马多
陈 风 吾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RIO DE JANEIRO: RECORD〔1979〕

根据里约热内卢列阔特出版社1979年版译出

军人·女人·文人

〔巴西〕若瑟·亚马多 著

陈凤吾 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2插页 158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1094-9/I·801 定价：3·70元

这部小说叙述的是两位年迈的文人、学者、自由派人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如何与纳粹、独裁和暴政斗争的故事。任何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组织、学术团体、阶级、阶层、达官显贵和历史事件雷同之处，都将是纯粹的巧合。这篇故事完全是作者虚构和自身经历的产物。只有“新政”时期的独裁统治、治安法、镇压机器、狱满为患、刑讯室、愚民政策和纳粹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那是一个风雨如磐、山穷水尽、令人绝望的年月。

作 者 的 话

《军人、女人、文人》这本书是在1964年政变之后出现的军事独裁时期写成的。它以此为背景，描写了巴西知识分子以勇敢和坚韧的精神所进行的反对1937年建立、一直持续到1945年的“新国家”独裁政权的斗争。

1954年，我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描写巴西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这一“新国家”的斗争。那是一本充满着戏剧性、暴力、拷打、英雄气概和希望的书，展示了巴西在那些艰难岁月中的广阔的生活画面。小说名为《争取自由的地下人》。我在书中突出了我们的人民反抗压迫、渴望自由的坚强意志以及他们身受苦难却不屈服的本质。

从某种意义上讲，《军人、女人、文人》表现的是这场反抗与斗争的另一个侧面，它从知识阶层、文化问题、作家和艺术家反对法西斯，反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及其在拉丁美洲的仆从的角度来反映对“新国家”、瓦加斯独裁政权和其法西斯宪法的斗争。关于这本书，我曾经写道：“它是点燃希望的书。”为了在比祸害巴西二十一年的军事独裁时期更为灾难深重的日子里点燃希望的书。它是一本斗争的书，一本充满戏剧性的书，一本关于知识分子的书，一本欢

乐的书。它的主人公并不因为是杰出人物而失去人情味。就象存在维持和照耀生命的力一样，生活中存在着诗，它支配着向明天的进军。

如果中国读者对书中反映的巴西问题——在黑暗的独裁政权下，围绕着压迫、斗争、和爱情发生在男男女女身上的故事感兴趣，我将十分高兴。我力求以这篇小小的故事来点燃希望的火花。

若瑟·亚马多

第　一　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巴黎的陷落，诗人安东尼奥·布鲁诺猝然死去

未写出的十四行诗

1940年9月25日，诗人安东尼奥·布鲁诺由于心脏病发作——这是短期内的第二次，猝然死去。那天，阳光灿烂、秋高气爽、温暖和煦。他想起很久以前也是这样一个明媚的早晨，金色的阳光透过天窗照进他在巴黎的书斋，洒在卧榻上一位裸体沉睡的女人身上，好象给她披上了一件玫瑰色透明的睡衣。那令人神魂颠倒的情景多么值得写一首十四行诗啊！诗没有写成，姑娘醒了，向他张开了双臂。

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拿出纸和笔，用漂亮的花体字在稿纸上端写下这首艳诗的题目"睡衣"。唉，多么痛苦的回忆，令人肝肠寸断的思念，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

诗人连一句也没有写出，他用手捂住胸口，头慢慢垂到纸上，溘然长逝了。

巴西文学院就这样失去了一位终身院士，出现了一个空缺。

他的心脏病第一次发作恰在3个月之前，当时他从广播里听到了巴黎陷落的消息。

一场艰苦的流血的战斗

“一场战斗，对，一场恶斗！”事隔多年之后，阿夫拉钮·波特拉院士这样回忆着。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变得越来越果断了。每当谈起那些众说纷纭的事件时，他总是强调那场战争的世界性：我们全被卷入了，战场已没有地理和军事界线，任何武器都是有用的、合适的。微小的胜利也能燃起人们的希望。

这位妙语惊人、能言善辩、侃侃而谈的八十老翁对事件的意义和教益越来越有点言过其实。他一本正经地宣称自己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游击队战士、队长。怎么说呢，这倒也并非完全虚构。

他和精明强干的伊万特洛·努奈斯·桑托斯教授的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阿夫拉钮说，他的同伙桑托斯教授在行动的第二阶段表现得最为勇敢，毫不妥协。

“我已经满足了，认为已达到了预期目的。可伊万特洛不肯罢休。对他来说，要么不干，要干就非干到底不可。”

他忘不了再加上一句：他们击败了国际纳粹法西斯势力和国内反动派及暴政，这场战斗，不仅是艰苦卓绝的，而且是流血的。

历史的误会

一次简单的选举能称得上战斗吗？特别是局限在一个学术团体，人数极其有限——39名巴西文学院的终生院士。

我无意贬低巴西文学院选举一名新院士的影响和意义，因为它在新闻界和知识界都有反响。尽管巴西文学院具有不可否认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威望，但在1940年第二次大战那巨大的、可怕的历史性事件层出不穷的岁月里，它毕竟是个规模有限的事件。当时，所向披靡的德国国防军已经占领了法国。希特勒的空军正在对英伦三岛的城市和农村狂轰滥炸。在许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看来，民主国家的失败已无可挽回，全面崩溃的日子迫在眉睫。希特勒将宣告成立一个纳粹统治的千年帝国，我们都将是它的臣民。恐怖、绝望会铺天盖地而来。

千年，有多少代人要当奴隶啊！

德国飞机在伦敦上空遮天蔽日地连续轰炸。入侵的坦克象潮水一般占领了欧洲国家的大片领土。波兰从地图上消失了。再也听不到维也纳的华尔兹和奥地利帝国的名字。在布拉格古老的钟楼上飘扬着卐字旗。犹太人胸前的大卫之星变成了血花。鲜血与污泥，恐怖与丑恶，主人与奴隶，盖世太保，党卫军，冲锋队，集中营，毒气室，屈辱与死亡，恐惧与绝望……那真是虎狼横行、令人窒息的年月啊！

“新政”统治下的巴西，正处于战时状态。作为对轴心国节节胜利的反应，在国内实行了极其凶残野蛮的镇压。同纳粹德国的暧昧关系决定了政府的政策：对新闻实行全面检

查，毫无人身保障，任何权利和自由都不存在了，警察的权限到了荒谬的地步——为所欲为。监狱里、收容所里、警察局的地下室里挤满了政治犯。刑讯和拷打司空见惯。

就在李山特洛·勒伊特院士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告诉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诗人布鲁诺逝世的"喜讯"时，外号叫"预言家"的铁路工人埃利亚斯正被系着睾丸吊在特别警察总部的刑讯室里。作为"新政"支柱的这支突击队的大力士们希望两天前被捕的"预言家"能供出同伙的姓名和地址。令人惊奇的是，不久前在一张肮脏的油印传单上读到的几句诗，竟然使他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一言不发。而写下这些诗句的安东尼奥·布鲁诺却在沮丧和绝望的打击下死去了。

面对这不寒而慄的情景，除了一些老生常谈之外，怎么能认真看待这场简单的院士选举并赋予它别种意义呢？不错，投票人都是当今国内文化界的泰斗。终身院士、头衔、大礼服等等，使得巴西文学院每一席位的争夺都成为举国瞩目的大事，有时竞争相当激烈。这一次，咄咄逼人的纳粹势力和孱弱的民主势力围绕这场选举进行了一次众寡悬殊的殊死较量。

阿夫拉钮·波特拉院士把它称之为战斗，并声称它燃起了希望的火花，丝毫没有夸大其辞。伊万特洛·努奈斯·桑托斯是一位老作家，写过几篇关于巴西现实和巴西人的论文，以阐述透辟、思想深刻、立论大胆而为人称道。他是个极端尊重个人权益的人，决心把斗争进行到底。他对任何形式的发号施令和独断专横都深恶痛绝，以至不愿使用院士的大礼服，而宁可穿燕尾服出席重要集会。他年届七十，身材

高大瘦削，两手青筋暴露，浓眉大眼。燕尾服和他的平民意识倒也相宜。

英雄上校的素描

上校一开始翻阅校样，心中就顿感不快。他感到血直往头上冲，控制不住地发作起来。在此之前，会见的气氛虽然死气沉沉，但总算还没有撕破脸皮。“新政”独裁政权的保安头子和一个专事捣乱的记者、共产党嫌疑分子、可恶的犹太人的会面，也不可能希望有什么亲切，寒暄，彬彬有礼和笑脸相迎。

极端的愤怒使上校的脸都扭曲了。他两眼喷射着凶光，样子显得可怕而又让人捉摸不定。他向桌子对面吓呆了的瘦猴使劲挥着校样。不，应该说战壕的对面，因为上校的办公室就是战场。他声音嘶哑，大声狂叫道：

“无耻！你敢说这些东西不是共党的宣传！你把我当成什么，笨蛋吗？”他一拳打在桌子上，那无疑是一发炮弹或一枚手榴弹。

一般说来，上校的声音浑厚，讲话时抑扬顿挫，侃侃而谈，具有十足的长官派头。不管谈论在他看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或是与人论战，他的话都象鞭子一样抽在对方的脸上。语气和姿势都恰到好处，当然是那种领袖人物的风度。可现在，上校失去了自制。果敢、沉着、坚毅、干练、无畏的统帅形象消失了。坚韧不拔的、英雄的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顷刻之间变成了臭名昭彰的恶魔桑巴约·佩雷拉。

上校是个敢想敢干，经受过斗争考验的人（他总是纠正说：是经受过反对祖国的敌人的残酷斗争的考验），写过十来本颇受吹捧的书。他今年已五十岁了，但保养得相当好，皮肤是浅褐色的。当他大谈亚利安人的优越性时（“我们，亚利安人，将统治整个宇宙……”），记者沙米尔·林德曼虽然站的姿势很不舒服，但对这绝妙的议论并不感到吃惊和赞赏，反而大为不恭地想道：“这位天之骄子的蓝色血管里究竟流着多少黑人的血呢？从那有力的鹰钩鼻子和‘佩雷拉’这个姓中，难道还看不出他的犹太爷爷曾经受过宗教裁判所铁与火的锻炼而成为新教徒的痕迹吗？”

他的妻子达雅曾伏在他的脚边娇嗔地说：“沙米，你真坏。”

沙米尔尽管可以暗暗地污辱他，但对上校所谓亚利安人的纯种性是绝无讨论余地的。

明明是一个经过数代混血的巴西人，却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亚利安人。他写过厚厚的一本《为亚利安文明统治热带地区而奋斗——兼论巴西》的书，受到右翼报纸的赞扬。这本书目前被规定为官办中学“道德和公民教育”课的教材，一版再版，作者捞到了一大笔稿费。

有些女人把他捧为美男子，赞美他那宽阔的肩膀、稳健的步伐、光可鉴人的乌发和身着戎装时的勃勃英姿。乍一看，人们会把他当成某一位昙花一现的美国明星。他确实有点演员派头：善于表演，机智干练，脑瓜子灵活。在维护自己的信念时，他的声音、措辞和那明亮的目光，都显出某种做作的成份。

某些报刊在提到他的名字时，总要加上诸如勇敢、无

畏、大将风度这样醒目的、带有军人特征的形容词。一天下午，当时还是中校的桑巴约·佩雷拉率领几营特别警察和政治社会治安局的突击队，来到共和国首都里约热内卢的大街上，袭击并击败了一群吵吵嚷嚷、气势汹汹的煽动分子。这些家伙喊着口号，高举拳头，游行抗议“伊达马拉地”①在慕尼黑条约公布和布拉格被占领之后，把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财产交给纳粹德国当局。这是颠覆势力的历史性失败，使得以后很长时间内再没有发生过群众示威的事。桑巴约中校从此威名大震。

此人不仅务实，而且务虚。他写过不少理论著作，借此在文学界赢得了各种头衔和称赞：“多产而活跃的作家”，“深刻的思想家”，“出类拔萃的散文家”等等。他的文章为大国吹嘘宣传，痛斥民主国家的没落和腐败，谴责共产主义的凶残危险。

年青时他参加过“四十人协会”，是一名狂热的集权主义分子。当时，他写了不少文章。1937年的政变解散了政党，他立即放弃了集权主义，写文章说：“新政意味着集权主义思想和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政党这种结构完全成为多余。严格地说，甚至是虚伪的、挑衅性的。”

在1938年的未遂政变中，桑巴约·佩雷拉忠于政府，毫不迟疑地下令逮捕从前的同党。随后他又著书立说，建议用纯洁的集权原则和铁的纪律作为受到威胁的新政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因为在他看来，事实一再证明巴西人民缺乏把伟大的思想贯彻始终的能力，也不会识别英雄人物。一开头，他

① 伊达马拉地：里约热内卢的一条街，原巴西外交部所在地，后遂成为外交部的代名词。

就对记者沙米尔。林德曼解释说:“脆弱，朝三暮四，不死不活，总之，这些毛病是混血造成的劣根性……。”他对混血深恶痛绝。

刚从军事学校出来的前中尉还写过几首浪漫诗，后来把它们收到一本薄薄的集子里。初出茅庐的诗人当时手中还没有权柄。批评家们不知道他的存在，也没把那本小册子放在眼里。老作家若奥·里贝洛对习作者向以宽大为怀著称，常常在自己主办的周刊夹缝里发表一点评论文学新人的小文章。甚至连他也说，这些诗“只不过是意境平庸的顺口溜而已”。几年之后，当桑巴约·佩雷拉放弃诗歌，转而写政治评论时，这位老批评家不无遗憾地说：“从前他扼杀的只是韵律和节奏，而现在他却用杂乱无章的胡说八道威胁国家和人民，威胁自由和未来。”

事实的确如此。上校有许多无条件的恭顺的崇拜者。当然，也有不少恶意中伤的人。这些家伙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都不能宽容，指责他是民主和人权的掘墓人，玷污了身上的军服，为反动警察效劳，是全国第五纵队的头子，指挥政治镇压，下令拘捕拷打，引进盖世太保专家的元凶，等等。他们说，他是希特勒在巴西的代理人。

上校对这些赞扬和攻击感到骄傲。新巴西的栋梁们——久经考验的爱国者对他备加赞扬，而污辱和恶意中伤他的人统统是“自由派和共产党的恶棍”。

上峰命令

“这是上峰的命令，亲爱的，不在我，我爱莫能助。”

当新闻宣传局局长告诉他杂志的出版执照已被吊销并摊开双臂表示无能为力时，沙米尔·林德曼不肯罢休，决定亲自去见桑巴约·佩雷拉上校。命令是他签署的，一定要说服他收回成命。（沙米，真拿你没有办法，至死你都相信会出现奇迹。妻子达雅摇着栗色的卷发说。）

谈到上校，新闻宣传局局长说："我们的戈培尔是头蠢驴。"又补充说："一头嗜血的蠢驴，你要当心再次入狱。"沙米尔想起前年大搜捕时在政治警察局地下室度过的那些日子。当时，由于德军占领布拉格，几百人被捕。他和另外50名犯人被关在一个连20人也住不下的牢房里。没有卫生间，没有床，大家只好轮流睡在水泥地上，一天吃一顿令人作呕的饭。屋子里臭气熏天，因为厕所就是一只煤油筒。附近刑讯室里不时传来刺耳的惨叫声。这些不舒服的回忆并没有使他泄气。他是一家大报的时政记者，神通广大，一定会见到上校的。

"你要记住，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再把你从狱里弄出来可不容易……"新闻宣传局局长说。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位在政治上具有两重性的局长。他在政府里占据着一个要害部门，但对英国和法国却表现出明显的同情，竭力保护象沙米尔·林德曼这样的麻烦人。林德曼是不定期出版的《展望》杂志的社长，这是在新闻宣传局登记的最后一家左倾的、但现在已被勒令停刊的杂志。

上校发动了一场全面战争并为艺术制定了标准

政治上的两面派证明新政并非铁板一块。并不是人人都

甘愿为纳粹法西斯和桑巴约·佩雷拉上校效劳。自由派的残余仍在啃啮着国家的机体。但是，全部由狂热的集权主义爱国分子、纯种亚利安人组成的新政府不久就会出现。最后胜利的辉煌日子已为期不远。到那时，将要人头落地，血流成河。

上校气宇轩昂地站在挂有欧洲地图的黑板前，宣布道："我们将消灭一切敌人，一个不剩，毫不留情！"他用锥子一样锐利的目光盯着记者。"怜悯是弱者的感情，堕落的感情。"凶相毕露的上校在地图上移动着彩色图钉，一直插到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的交界处。"我们以绝对的胜利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战争。整个欧洲已属于我们。元首以其天才的本领把卐字旗插到了比利牛斯山的山顶。在西班牙，我们有杰出的佛朗哥大元帅。在葡萄牙，我们有智者萨拉查博士，那真是一颗金子般的脑袋。"

会见第一阶段到此告一段落。《展望》杂志社的社长显得兴致勃勃。在研究校样之前——沙米尔保证都是些无害的材料，上校突然发起了一场全面的、闪电式的战争，试图证明任何对纳粹的抵抗都是徒劳的。尽管德国有强大的军队，铺天盖地的坦克、战斗机、轰炸机，成千上万的人被杀、被捕，劳动营、杀人场，卐字旗到处胜利飘扬，记者沙米尔对一项理想的解决方案仍然没有失去信心。在如此伟大的强者面前，一份小小的杂志能构成什么危险呢？它只不过刊登一些报导，谨慎的国际评论——比如美国的西进政策，诗歌，小说之类的东西。记者洗耳恭听，对上校的高谈阔论不予置评。兴致勃勃的上校转而预言将要发生的事件："英国很快就会投降，之后，"他略略停顿一下，以便使自己的话显得

更有份量、绝对可靠。谁知道呢，也许这些话直接来自德国最高统帅部。

“之后，该轮到共产党俄国了。对我们的装甲部队来说，（请注意，他一直用的是“我们的”，口气极其自然。巴西难道不是第三帝国在南美的天然盟友吗？）至多一两个星期就能在俄罗斯的大草原上兜一圈。俄国将从世界上消失，共产主义将从地球上连根拔除！”

征服苏联、把世界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之后，上校踌躇满志、心花怒放地坐下来，向桌子对面——最好说战壕对面的听众投去胜利者的目光，以欣赏敌人被消灭后的狼狈相。可是，令他吃惊的是，这位可怜的犹太人并没有被消灭，那无耻的唇边浮着一丝微笑，揶揄地说：

“一个星期，上校？那要穿过辽阔的土地，拿破仑……”

“住嘴！”

那锥子一般的目光里透着恶意与困惑。上校一下拉长了脸。沙米尔后悔不已。但太晚了。（“哎，你这个人哪，沙米，你将自讨苦吃。”妻子达雅吻着他的眼睛说。）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上校抓起校样，翻了一下，立刻满腔怒火地吼道：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这里面每一行都流着毒汁……”他的目光停在题目上，扫了一眼配的照片，顺口念道：“庄园，封建残余，土匪，”忿忿地评论着：“你敢否认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蛊惑说教？贫民窟和黑人住宅的照片……难道里约热内卢就没有值得一照的、象样点的住宅吗？难道白人都死光了吗？”

“这是关于桑巴舞的报导……”沙米尔试图解释。

“住嘴！我已经说过，现代艺术是色情的！下流的！英明的元首禁止这种肮脏的东西。这种玩艺儿最能使一个国家丧失阳刚之气。法国就是因此而堕落成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国家。”

那些强壮的、精力充沛的裸体男人的图片玷污了英武的上校的伦理观念。他对这些东西从内心里予以排斥，本能地感到厌恶，认为是美的对立面。而女人的裸体照却是“真正的、充满灵感与激情的艺术品”。

沙米尔趁着上校突然发起的艺术批判，很快从慌乱中镇静下来，试图重新开始对话。他尚未来得及开口，上校却已气急败坏地对着美国总统弗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整版照片狂叫起来：

“好啊！真有你的，妙极了！”

“上校，这是美国总统……”

“总统？国际共产主义豢养的犹太人，哼！德兰诺是犹太名字，你不知道？可我们知道！”

他厌恶地把印有笑容可掬的美国国务活动家照片的校样抽出来扔到一边，抓起最后一叠校样。还没来得及对诗人安东尼奥·布鲁诺的《献给一座被占领城市的情歌》发火，电话铃就响了。这条电话线是私人专用线，知道它的人很少，只有在遇到重大紧急事件时才用。上校放下校样，拿起听筒。他情绪激动，两眼放着凶光，声音嘶哑。可是他很快平静下来了，声音不仅急缓有致、庄重、文质彬彬，而且透出恭敬，甚至是有点献媚的味道。

“至少是国防部长的电话，”记者想。

李山特洛·勒伊特院士，一位杰出的法学家和礼贤下士的朋友

记者错了。来电话的人根本不是什么部长，连半个部长也不是，而且压根儿就不是军人。对着电话机讲话的汗流浃背的大胖子，有着雄狮一般脑袋的人，原来是院士、法官、教授李山特洛·勒伊特。他虽然拥有这么多头衔，想弄到上校的专用电话号码仍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上校先生，安东尼奥·布鲁诺今天早上死了！我现在在法院里，也是刚刚才知道……”

听到这一悲伤的（应该说是大快人心的）消息，上校抑制不住激动，竟然笑了。他意识到这一点后，立即收起笑容，摆出一副听到这种不幸的（可幸的、极其可幸的）消息时应有的尊容。

“诗人安东尼奥·布鲁诺？死了？”

“我们有名额啦，上校！”

“我国文学界的巨大损失，一位有才华的抒情诗人……”

“是啊，是啊，一位有才华的抒情诗人，”李山特洛·勒伊特打断对方的称颂。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到这个秘密的电话号码，锲而不舍地和接线生纠缠，绝不是要听这些老生常谈。现在还不是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

“这些美丽的词句留着演说时再说吧，上校。”

“你说什么？什么演说？”

“我们有空缺啦！上校！”他好象在向人赠送一件极其珍贵的礼物一样得意洋洋。是啊，他忙了半天，当然不是为

了通知上校一位诗人、自己的同事去世的消息。他是在虔诚地、慷慨地向杰出的同伴和朋友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奉献文学院的空缺和终身院士的头衔。

“上校，必须立即行动，一分钟也不要耽误，立即！”他重复道。

“杰出的法学家”李山特洛·勒伊特十多年前就是巴西文学院的院士，自认为是文学院选举方面的专家。在玩权术，耍手腕，施展种种诡计使自己选中的人获胜方面是个地地道道的行家里手。作为竞选人的狗头军师，他从每一场选举中都捞到不少好处。那些爱说闲话的人——几乎到处都有，包括学术团体，断言这位贸易法教授之所以飞黄腾达，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些使人垂涎的空缺。“他是踩着死人往上爬的。”教授毫不为这些议论所动，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他以亲切的、权威的口气为竞选人制定了行动计划：“要立即让院士们知道你准备竞选，让他们知道这个空缺是属于尊贵的朋友你的。”

这位率领千军万马镇压可恶的国内敌人时英勇无畏、不可一世的上校，面对这场争夺终身院士的斗争，却突然感到有点胆怯了。他迟疑地、结结巴巴地说：

“立即到文学院去吗？过一会儿就去？他的遗体已运到那儿了？嗯……不知道。等下葬时不好吗？您不认为更合适的做法是……”

上校那双圆眼突然看到了记者，他把他完全忘记了。有这家伙在场实在太讨厌了，他用手捂住话筒，命令道：

“出去！”

沙米尔·林德曼，朋友们称他沙米卡，妻子达雅叫他沙

米，坚持不走。虽然毫无希望，但这是他的义务啊！一定履行到底！

“那么杂志的事呢，上校？通过了？”（“你是失败的冠军，沙米。”达雅微弱的声音似乎在他耳边响起。）

上校犀利的目光似乎要穿透他的胸膛：

“什么？你还敢……滚开！否则你会后悔的。趁我没把你抓起来之前，赶快滚开！”

记者垂头丧气地收起校样。会见不遂人意。禁止《展望》出版的命令没有撤销，它的社长仅仅由于偶然的原因才没有身陷囹圄。沙米卡永远不许别人在他面前说巴西文学院的坏话，这个机构有恩于他啊！

沙米尔·林德曼上衣口袋里装着这些无用的校样，怀着对诗人安东尼奥去世的痛惜之情，穿过阴暗的走廊。他同诗人只谈过一次话。他为被德军占领的巴黎唱出的歌——斗争和希望之歌，虽然用铅字印了出来，可仍然不能与读者见面。沙米卡象许多人那样，能整段整段背诵这首诗。此刻他就在心里默念着。慢慢地，他又从失败中做起了美梦：迟早有一天这份残缺的、受迫害的、被禁止的期刊会变成生动活泼的日报，它将刊载大型通讯。有知名的撰稿人（本国人，外国人），进行各种思想的自由讨论，开创国内新闻界前所未有的局面。当巴黎解放，巴西有了民主的时候……（沙米呀，你真是个至死不悟的家伙）。

乐观的前景、拉丁式的欢呼

“请再说一遍，法官先生，我听不清。你说……”

摆脱可恶的犹太间谍之后，上校听着听着禁不住喜形于色，激动万分。他不时点头，表示对有经验的选举专家的赞同。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应该进攻。重要的是不失时机。进攻，占领阵地，防止有人插进来，抢走选票。准备竞选的大有人在。”为了给自己的努力和建议增加份量，显示出指挥的必要性，李山特洛·勒伊特一开始就赋予这种竞争虽然激烈、但一般都是和平进行的选举以战斗的特点。

“先发制人是出奇制胜的关键。成败在此一举！”

上校并不争辩，应声说道：“成败在此一举！”

“我相信你，尊敬的朋友，明白你讲的道理。谨听教诲，拜托了。”

精明强干的法官诚心诚意希望上校当选。没有比他更有威望的候选人了。政府中的要员们肯定会鼎力支持，一路绿灯……真的会一路绿灯吗？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撇撇嘴巴，说什么候选人的政治地位不合适啦；但所有的人都只能嘀嘀咕咕，最终还得吞下这粒苦药丸，投上一票。当选是毫无问题的。

上校一旦当选，穿上院士大礼服，法官理所当然地要致祝辞。如果上校请别人致祝辞，那就太不近情理了。大厅里会挤满将军，部长，说不定总统本人也会光临。大使们，上流社会的贵妇们，华丽的服装，坦露的胸脯，珠光宝气，勋章，奖章。啊，那种排场，那种气派（更不用说摄影师了），然后……

啊！然后是坐收渔人之利：联邦最高法院的空缺！众所周知，投桃报李。一手交出文学院院士的头衔，一手拿来最

高法院法官的桂冠。

他俯身在电话机上，主意和计谋潮水般地涌出，滴滴汗水顺着面颊直往下流。法院的同事们背后称他为“可怕的饶舌者”。他说得天花乱坠，前程似锦，声音甜美又有说服力。上校听得都要醉了。

“当然啦，全军都会支持我竞选的，全军。部长吗？他会竭尽全力的。你说什么？对，是这样，完全正确。军队会支持我竞选，文学院目前还没有军队的代表。尊敬的朋友，你说得对极了，这是阶级的委托。”

教授继续在文学院的历史上搜集具有说服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多么聪明的头脑！上校感到自己已经当选了。

“对，法官先生，对极了。我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是这样，尊贵的朋友。这个位置历来就是属于军队的。第一位和后来的几位……你的当选意味着恢复布鲁诺当选之后被破坏了的传统。”

传统，这个词上校听起来特别舒服。他简直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李山特洛·勒伊特以美好的预见结束了这次谈话。

“唯一的候选人？亲爱的朋友，可能吗？”

噢，勇敢的上校，不必装腔作势了。在当今国内外形势下，举国上下谁有胆量敢去和保安部队头子、铁腕人物竞争呢？发疯也要有个界线。李山特洛·勒伊特一边擦着汗，一边这样想。他笑着说：

“就我而言，将竭尽全力。唯一的候选人，全票当选，我尊敬的上校！”

必 要 的 考 虑

有什么感情能象虚荣那样强烈地攫取人们的心呢？阿尔拉钮·波德拉院士说，没有。文学院的选举就是证明 。

谁不想在文学院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四十名终身院士呢？华丽的大礼服，金绶带，镶金边的袖口，礼帽，宽大舒适的法兰绒沙发。啊，为了得到这些，多少令人尊敬的、强有力的人物都不惜卑躬屈膝。粗暴的变得温文尔雅，傲慢的装出谦恭，悭吝的变得大方，不惜大肆破费，馈赠鲜花和礼物。局外人也许会以为这是耸人听闻。其实五花八门的丑闻和笑话层出不穷。遗憾的是篇幅和时间有限，我们不得不割爱了。

就说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吧。他手中握有军队和警察，呼风唤雨，掌有生杀予夺大权。部长们也会在他面前发抖。可他仍感到美中不足，希望得到院士的头衔。从他写下第一批破烂货诗歌以来，就朝思暮想，念念不忘于此了。

有一回，他无意中向殷勤的同乡李山特洛·勒伊特吐露了真情。

“这要等待时机，”考虑到事情的困难性，法官解释说。后来，他们不时就此交换意见。一天，院士对他说：“时机正在成熟。”大约六个月之前，他又宣布：“目前条件极好，我们握有全部王牌，只差空缺了。”

他们对终身院士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作了分析，发现结果是令人乐观的。有几名院士行将就木，比如大作家波希奥·梅泽斯就身患癌症。

巴西文学院院士象一座冰冷的大理石雕成的怪物。为了得到它，一位正在忍辱负重全力征服世界的亚利安军事首领和一个小小的搞颠覆活动的犹太记者一样梦寐以求，垂涎欲滴。

喧闹的吊唁

吊唁厅里挤满了熙熙攘攘、闹闹哄哄的女人们！啊，至死不改的布鲁诺，你把死亡的肃穆、沉痛的哀悼、庄重的沉默、必要的悲伤弄成什么样子啦？

院士们从汽车里走出来时，个个面色阴沉，悲悲切切。可是，吻那些楚楚动人的贵妇们的手呀，相互寒暄呀，听各方来的奉承话呀，在珠光宝气之中引用那些炽热的艳诗呀，试问在这之后谁还能保持沉重、悲伤的面孔呢？

吊唁？对，前厅确实停放着诗人的遗体。死者虽然穿着庄重的大礼服，但那张漂亮的面孔、玩世不恭的神情和他今天扮演的角色极不相称。他必须对这种轻浮的、缺乏悲哀的乱糟糟的场面负责。他生前写过一首题为《由于过度的爱情而应死三次的诗人、流浪汉安东尼奥·布鲁诺的遗嘱和守灵仪式》的诗，诗中要求的就是这种气氛。这首诗虽然是很久以前写成的，但影响却一直存在。诗人嘲笑死亡，建议在他的遗体旁用欢乐的聚会来代替哀悼。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又是眼泪，又是欢笑，而且欢笑多于眼泪。他在诗中就是这样要求的。疯狂的、漂亮的女人啊，“我要听你们那清脆悦耳的欢笑声。”“请穿上节日的盛装，我要感觉到丰满滑润的乳房。”

今天在场的女人都知道这首诗，有的还能整段整段地背诵。

“来吧！使我痛苦的，在马路边对我微笑过的女人……”

她们全都来了，象他要求的那样。叹息中夹着放荡的笑声，那是“黎明时爱的呻吟”。

大厅里挤满了人：院士，作家，政府要员，戏剧界和广播界人士，外交官，艺术家，平民百姓和一般读者。李山特洛·勒伊特法官一到，就在棺木前摆好姿势，让摄影记者拍照，并对一家电台发表了一通讲话（可以刻之金石）。然后拽着文学院院长，耳语着从秘书们进出的门里消失了。

婀娜多姿的女子们的到来，使死神带来的装腔作势的悲哀气氛烟消云散，留下的是真情、漂亮女人的爱慕、读者的景仰、亲如手足的同事们的崇敬。那些枯萎的、折损的、在吊唁中必不可少的花卉的清香也让位给了刺鼻的、名贵的香水味。

关于诗的浅见

对安东尼奥·布鲁诺的诗有各种各样的评论。自他发表第一首诗之后，新闻界和公众就称他为“情人们的诗人”。这一称呼正中他的心意。“所有的恋人都读他的诗。男人们一到十几岁就成为他的读者，而女人们则终生都读他的诗。”当他的《诗选》出版时，一位评论家在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中这样说。某些对大众文学和大众文学作家抱有成见的批评家指责他的诗浅薄、油滑。但读者却能从这些诗中发

现真实的、神奇的世界：每日每时都能在生活中遇到的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小事，蓝天白云，陋街小巷，窗台上的猫，单调的仙人掌花，都被诗人赋予了新鲜的、神秘的气息和意境。

从诗篇中你会激动地发现，撒满露珠的小径，变幻莫测的浮云和晚霞，无边的夜暮，旖旎的风光，新鲜的事物和难以言传的感情。他在诗中也展示贪恋的嘴唇、气喘吁吁的胸脯、脱衣后的猥亵胴体、亢奋的情欲、如饥如渴的云雨欢情、令人心醉的甜蜜的爱。这些诗散发着女人的馨香和气息，同时也歌唱森林和小鸟，河流和大海，虫草和民俗。但诗人最大的主题是爱，他心中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恨。

布鲁诺当过记者、司法部职员，挣几个钱也都随手花掉了，从来没有置过什么财产，常常是入不敷出，囊空如洗。19岁那年，他和法律系的同学们一起到欧洲度假旅游。他觉得只在巴黎呆一个星期简直是荒唐，所以一住就是3年。为了强迫他回国，父亲断绝了生活费的供给。但是他挣扎着过来了。他对巴黎的一切都爱之弥深，如醉如痴。他曾对知心的朋友透露，在那段日子里，除了别的职业之外，他还干过"体面的、有报酬的舞男"，陪伴那些"可爱的、有钱的老太太们跳舞"。他对文学沙龙，塞纳河上的船夫极为熟悉，深知葡萄酒和奶酪的精妙。回国的时候，行囊中带有《舞男与花》的诗稿。这本诗集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有机会，他就重返巴黎。40岁那年，巴西外交部长推荐他到使馆去担任无所事事的、轻松的文化专员工作，又在巴黎混了两年。旧日的狂热又复活了。他认为巴黎是人类最高的成就，无与伦比的城市，人道主义的祖国，美和自由的摇

篮。回到巴西之后，他又写了一本诗《巴黎一爱一巴黎》。他从来与政治无缘。当家乡的一位州长想借助他的声望，主动把他列入联邦议员名单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希望对任何政治都保持一定的距离。1937年“新政”独裁政权上台时，他虽然大为不快，但也没有表示过任何反对态度。再说，当时他正在忙于竞选文学院院士的演说。数月前，他战胜了一位能言善辩的国会议员和一名蜚声科技界并有文学天赋的医生，当选为巴西文学院院士。这名空缺是由一位老将军、狂热的腹地主义者死后留下的。这位将军生前曾写过不少有关印地安人风俗和语言的浅薄的但具有权威性的作品。

左派知识分子不止一次地批评诗人安东尼奥·布鲁诺，说他的诗脱离当今这个分裂的、不公正的、动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不少诗人正忍受颠沛流离的痛苦，有的甚至被枪杀。

诗人从水晶宫里走出来，在巴黎被杀害

纳粹分子发动战争之后，诗人布鲁诺终于感到自己的世界、文明、自由、一切所热爱的东西受到了威胁，不得不从象牙塔里走出来。“我从水晶宫走出来，由于水晶模糊，我无法看清外部世界，”在文学院发表演说时，他自我批评说。这以后，他以日益增长的激情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身临其境地体验着战争中的每一个事件。

即使德国军队进入了法国，他仍然坚信盟军的最后胜利。“法国士兵是不可战胜的。”法国的惨败对他来说太突然了，思想上毫无准备。太可怕了。周围的一切都土崩瓦解

了，预见和热情为彻底的灰心丧气所代替。到处是瓦砾和断壁残垣。他顿时失去了安全感和生的乐趣。巴黎的陷落导致了他的心脏病发作。

他在医院里写了一首肝肠寸断的诗，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把甜蜜的爱情让位给战斗的歌声。诗中充满着火与血、詈骂和诅咒，以及对希特勒之流的声讨。

为纳粹的铁蹄践踏的可爱的巴黎——人道主义和文明的摇篮——所遭受的屈辱和折磨，使诗人布鲁诺痛不欲生。他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抑制着对生活的绝望和厌恶，声言光复的日子一定会到来，那时欢乐和爱情仍将充盈于可爱的巴黎。

《唱给一座被占领的城市的情歌》以炽热的诗句号召人们奋起斗争直至最后胜利。对于一个丧失生活信心的人，怎么会有这样奇妙的勇气和不可思议的热情，实在令人吃惊。

诗的最后部分是全部改写过的。初稿中，诗人以自杀告别了这个世界。他拒绝生活在一个可怕的世界上。但是，看到那位不顾安危和名誉，心急如焚地偷偷来探望他的女人眼中的泪水——它照亮了黑暗，驱走了痛苦和死神，安东尼奥·布鲁诺不得不听从劝告，假装同情她那战斗的、坚韧不拔的真知灼见，删去绝望的、沮丧的句子，重新写出充满胜利豪情的诗行。这些长长的、严谨的、带有英雄气概的诗句虽然出自他的手笔，但灵感却来自那位带有异国口音的、柔弱的、无畏的来访者。布鲁诺把原稿交给她，她偷偷地打出了第一批副本。

当诗稿送到一家大报的文艺副刊时，检查官（严格说是自我审查）认为“污辱了友好国家的元首”而拒绝发表。但

几天之后，这首诗就广为流传，家喻户晓了。人们争相传阅油印的诗稿。后来又被印在传单上，迅速传播到四面八方。

《唱给一座被占领的城市的情歌》的成功并没有使诗人振作起来。诗中唱出的希望和热情鼓舞了千百万巴西人，可是却没有鼓舞诗人那颗颤抖的心。当布鲁诺根本不知其存在的《展望》社社长向他请求准许发表这首政治色彩极浓的诗时，他耸耸肩说："几行反对大炮和残暴的诗有什么用呢？如果人家允许，你要发表就发表吧！世界上已经没有诗的位置了，以后也不会再有。"

10天之后，在那个明媚的早晨，诗人终于倒在了巴黎那间洒满阳光的书斋里。

他是被杀死的。

叹息，玫瑰，吻，黑衣贵妇，上校和寿终正寝的诗人

"如果有音乐，简直可以跳舞了，"阿夫拉钮·波特拉院士说。

一位红颜将逝的女人默默地听着，突然想起了一次假面舞会，不禁叹了口气。高大威严的伊万特洛·努奈斯·桑托斯用老烟鬼的沙哑嗓子说：

"如果此刻布鲁诺忽然坐起来，给大家斟上香槟酒，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惊奇。我在巴黎不止一次看到他……"

两位老作家心情十分激动。在诗人、传奇式的波希米亚人、风流浪荡的大才子的棺木旁，熙来攘往的是：金发的、浅褐色皮肤的、脸上有雀斑的、半老徐娘的女人们、和那些妙龄女郎、身穿中学生制服的少女、著名的女演员、手捧鲜

花的小裁缝。

小裁缝怯生生地走到棺木前，把玫瑰花放在死者织有金色图案的大礼服上。她想起了诗人给她写的一首诗中的句子：“……玫瑰，就是你姑娘。”明星两眼噙着泪水，俯下身子吻了吻死者冰冷的前额，向那浪漫的贝都因人的容颜告别①。诗人曾声称自己是沙漠地区某位酋长的后裔。他的血管里确实流着摩尔人的血，外祖母福阿德·马鲁芙放下尺子和剪刀之后，就曾用阿拉伯文写过诗。往日的回忆，眼前的死别，使歌唱家喘不过气来，只好悄然走开。初恋时那火一般的激情——在她频繁的恋爱史上也许是唯一的一次倾心相爱，旧情复萌，使她感到窒息。

两位朋友身旁慢慢聚起一堆人。伊万特洛·桑托斯掏出手帕，擦擦夹鼻眼镜和发粘的双眼，讲起不久前的一桩趣事来。

“在大使馆里，他甚至算不上编内人员，薪水很少，但大家都把他当大使一样对待。我在巴黎呆过三个月，我们俩天天出去散步。我不相信还有人象他那样热爱巴黎。巴黎是属于他的。他沉醉于……”

激动的女歌星走过来说：

“是他引导我走上舞台的，我的艺术生涯多亏了他。他总是乐于助人……”她领受他的恩泽实在太多了，一有机会就想向别人讲述。

阿夫拉纽院士赞许地说：

“完美无缺的朋友……”笑容在他那颤抖的唇边消失

① 贝都因人，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这里指流浪者。



了，“是谁害死了他？希特勒！星期四他收到一对法国夫妇的信。信中说，他们绝望了，因为20岁的独生子被作为人质刚刚被德国人枪杀了。布鲁诺对我说，‘我实在受不了啦。’”

沉默。生活好象变得苦涩，视野也狭窄了。他扫一眼前来吊唁的人，发现一位身着黑衣、脸罩面纱、楚楚动人的贵妇。她不顾他的劝告，还是来了。她悄悄走近棺木。阿夫拉钮仔细观察着，只见她神情呆滞，双手交叉在胸前，修长的手指毫无血色，随后便悄悄地躲到一幅窗帘后面去了。

“阿夫拉钮院士，她是从奥林匹斯山上走下来的女神，我只不过是个疯狂的蠢货，配不上她，”诗人曾这样对他说。

李山特洛·勒伊特法官汗流浃背，神情慌乱地从秘书室走出来，穿过前厅，向大街上张望。文学院院长艾曼诺·卡尔莫加入了谈话的小圈子，同人们一起赞颂死者。在乱哄哄的大厅里，可以清楚地听到女歌星正以清脆的、抑扬顿挫的声音朗诵布鲁诺专门为她写的诗句。

李山特洛·勒伊特仔细地听着一阵脚步声响，便匆匆地向门口走去。

这脚步声坚定、均匀，嗵嗵作响，任何文职人员都不会这样走路。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昂首阔步地朝棺木走去。他在死者前面很响地碰了一下脚跟，笔挺地站定，啪嗒一下行了个军礼。（为了让记者拍照，他又重复敬了个礼）

“上帝！”阿夫拉钮痛苦地叹了一声。

大厅里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一股冷飕飕的阴风掠过人们

的心头。歌星的朗诵戛然而止。上校一不动动地立正站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对文学院院长说："巴西文学界的巨大损失。"同样的话他又向院士们重复了一遍，并对一些著名院士挥手致意。上校身旁站着可敬的李山特洛·勒伊特法官。他显得洋洋得意，诚然象个保护者。

在法官的一再示意下，文学院院长勉强邀请上校到二楼去。在向电梯走去时，李山特洛·勒伊特顺便又拉了两位院士。其余的人犹豫着，不知该不该上去。

"我们有候选人了！"有人这样说。

"什么样的候选人哪？"另一位补充说。

"我的上帝！"阿夫拉钮院士叫道。

伊万特洛·桑托斯戴上夹鼻眼镜，说："这不可能！"这句话与其说是否定，不如说是焦虑的询问。

黑衣夫人从窗帘后面走出来，毫无顾忌地来到两位朋友面前。她惊讶地、愤怒地问道："这家伙到这儿来是什么意思？难道有什么阴谋吗？"

大厅里失去了诗人要求的那种熙熙攘攘的热闹气氛。真诚的悲痛和深情的悼念被一股阴风吹散了。自然的、并非逢场作戏的、热热闹闹的场面消失了，再也听不到笑语娇音、深深的叹息和窃窃私语。所有的人都换上了一本正经、死气沉沉的面孔，说话小心谨慎。蜡烛和鲜花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一片冷冷清清——死亡的气氛。

第　二　部

小特利亚农之战①

关于一次有纯葡萄酒的晚宴的短讯

上校请杰出的法学家、令人尊敬的美食家、餐馆的常客点菜。法官先生向来是食不厌精，多多益善，尤其在对方请客时。上校特意要了一种南里约格朗德州产的红葡萄酒。

“纯葡萄汁酿的，美极了！”

由于意识形态和地理方面的原因，李山特洛·勒伊特本来希望品尝一下来自高贵的、节节胜利的德国莱茵河畔的美酒。现在只好用这种“纯葡萄汁酿的酒”举杯了。

“祝你竞选成功！”

“谢谢。酒怎么样？”

“真是琼浆玉液。”（烂葡萄渣酿的混帐酒啊！）

身着便服的上校似乎显得矮小了，不那么神气了。但李山特洛·勒伊特不这么认为，因为这纯粹是外表，服装不会影响主人的权势。只要望一眼旁边那张桌子就明白了。那里

① 小特利亚农：巴黎凡尔赛宫中的宫殿，此处借指巴西文学院。

坐着几个彪形大汉，在为自己的长官保镖。而且，从那天前往公墓去的路上院士们对上校竞选的反应来看，法官也感受到了这种权势的范围和份量。尽管许多人掩饰不住对上校的反感，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对这种意图说三道四，只好默默地吞下这粒苦药丸。这帮自由病深入膏肓的家伙。但必须避免有人投白票，那会给最后的胜利增添麻烦的。

“唯一的候选人是没有问题了。至于说能否全票当选，我会尽力而为的。要说服那些反叛者、BBC派……”

“什么派？”

“那些天天趴在收音机旁听伦敦BBC广播的人。我不想对您隐瞒文学院已被这些家伙败坏的事实。但是尊敬的朋友，您的威望再加上我的经验……”

他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报告初步试探的积极结果。佩雷拉上校放下刀叉，细心地听取朋友在从公墓返回的路上所听到的各种赞扬和猜测。

“院长呢？我觉得他有点暧昧，下午……”

“艾曼诺处在院长的位置上，不得不慎重从事。他不能大声嚷嚷自己倾向谁。你到之前，我曾和他长谈过。当我把你的意图向他说明后，他说：‘文学院确实需要有一名军队的代表。’后来，由院士们陪同，邀请你到二楼，这等于当众宣布支持你的竞选。为此我可作了不少工作。你也看到，另外有三名准备竞选的人也去参加吊唁，可谁也没有受到如此待遇。甚至拉乌尔·里梅拉……”

“大学校长吗？”

“好久以来人们就在谈论他的名字。文学院不乏强有力的候选人。让我来清理战场吧！我负责说服里梅拉，让他等

下一次……可怜的波希奥也快完了，没几天活了……。”他压低声音说：“肺癌。”文学院将会出现不少空缺，院士们的健康报告都有点不大妙。他断言：“阿夫拉纽·波特拉也同意我的看法，你作为候选人是无人敢反对的。虽然他是现政权不可调和的敌人，而且对朋友您也颇有烦言。”

“法官先生，我对您永远感激不尽。您知道，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那些与我亲近的人……”

说到亲近，在这山珍海味的晚宴上（法官的公开评价），候选人和推荐者一致决定用“你”来代替客气的称呼“先生”，而且还把军衔和学衔抛到一边，直呼阿纳多和李山特洛。至于说感激，院士重申绝不敢当。他支持上校竞选纯粹出于对作家作品的敬佩，和对爱国者行为的完全的、无限的支持。

最高法院只有到明年中才有空缺，因为那时文学院的同事、他的好友帕伊瓦大法官将退休。屈指一算，那正是他李山特洛发表颂辞，欢迎新院士的时候。

无论是在吊唁或是送葬时，他都隐隐地感到人们对上校的名字有一股抵触情绪。要当选还需费一番周折，远不象他想的那般容易。现在至关重要的是阻止再有人报名。为了让上校对他感激涕零，必须使他不与任何人竞争就轻而易举地进入文学院。

“下星期日将举行追悼会，届时大家将颂扬死者。然后，校长宣布缺额待补。你应该在第二天寄上一封信，声明参加竞选。亲爱的阿纳多，我希望你的竞选成为一次真正的胜利进军。”

他们再一次用南里约格朗德的红葡萄酒干杯。

“纯葡萄汁……”

“琼浆玉液！”

邻桌上，角斗士般的大力神们正在狼吞虎咽，开怀畅饮（当然由反共经费中开支）。李山特洛瞟了一眼，那大吃大嚼的样子实在不甚雅观。凭直觉，他认为有必要提醒上校，让他的私人保镖谨慎一些，在礼节性拜访院士们或到文学院去的时候，最好让那些冒冒失失的小伙子们待在马路上。吊唁那天上午上电梯时，他们就曾撞了文学院院长。文学院的元老、佛朗塞里诺·阿尔梅达大使、由40名创始人中唯一健在的瘦骨嶙峋的老头儿，被一个彪形大汉推推搡搡，弄得至今卧床不起。而李山特洛认为他是一定会投上校票的人。

孙子和爷爷

伊万特洛·努奈斯·桑托斯拄着拐杖穿过庭院的小小果树林，坐在一棵芒果树下的长凳上。圣特莱莎山那边，星星在无边的晴空中眨着眼睛。美丽的夜景并不能使老作家安宁。孙子孙女的陪伴也无法释去他心头的烦恼。

“今天，我第一次对自己活这么久感到悲哀。”

彼德罗的脸藏在树影里，他吃惊地发现爷爷今天无论是说话或是走路都完全象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伊莎贝尔拿起爷爷的手，吻了吻。她坐在爷爷脚边的草地上，把头依在老人那瘦骨嶙峋的膝盖上。她想装装笑脸，她知道此时此刻，任何言语都是无济于事的。彼德罗从树影下望着爷爷那微屈的肩，低垂的头和如银的白发。那句痛苦的话使小伙子听了十

分难过，他向来知道爷爷有那种不服老的坚强性格。孩子们理解老人的痛苦。他们也爱诗人安东尼奥·布鲁诺。下葬时，被诗人认作干女儿的伊莎贝尔难过得不得不让哥哥搀扶着。

彼德罗想起爷爷把他们带回来——那时他 7 岁，妹妹 5 岁——向在一次可怕的时候的车祸中丧生的父母阿尔瓦洛和帕帕拉吻别时的情景。那天上午，伊万特洛把独生子和儿媳的尸体运回家时，妻子阿尼达激动地说："我们必须为孩子而活下去。"她一直活到他们长大：彼德罗 16 岁，伊莎贝尔 14 岁。阿尼达感到可以脱身了，就撂下这一沉重的义务。她得了不治之症。

"我要死了，"她对老伴说。

尽管知道她得的是不治之症，伊万特洛仍然对她说："我不愿你死在我前面，我不希望到老来无依无靠。"没有什么比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狗在胡同里到处转悠，去寻求一句安慰，一点怜悯更可悲的了。没有依靠的老人不就是这样吗？阿尼达说，孩子们已经用不着她了，但是他们还离不开他。

"你以后不会孤独的，有孩子们，有朋友。"

阿尼达说得对。他不是一只凄凄惨惨、无所事事、孤苦零丁的牧羊狗。除了孙子孙女和朋友外，他还有工作。他用蝇头小字（他从不用打字机）写满一页又一页论述巴西人形成的文章。几年来，他出版了三本书。这些著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们冲破了陈腐的观念，一扫旧有的偏见，立论大胆，论述深刻，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中掀起了一场革命。他一向不参与意识形态的论争，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

的、几乎是无政府主义情趣的人。他落拓不羁，有时甚至表现得缺乏涵养，极其自信而又武断。不喜欢他的人都有点怕他。

“谁也不知道他会想出什么新点子，干出什么荒唐事。”他们这样说。

繁星密布的夜晚，花园里显得格外恬静。诗人已经下葬了。彼德罗和伊莎贝尔尽力想鼓起爷爷的情绪。彼德罗那不安的声音从树影里传来：

“爷爷，布鲁诺可不愿意看到您这样……”

“是啊，亲爱的，”伊莎贝尔从阿尼达死后就以“亲爱的”称呼爷爷。

“不是因为他的死我才伤心。从他第一次从心脏病发作，我就估计到他活不长了。他难受的是另一件事……”

“什么事，爷爷？”

“你们知道在这场战争中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对纳粹是多么痛恨。他是因为绝望而死的。可你们知道，谁将接替他在文学院的位置吗？”

“已经有人选了？”

“桑巴约·佩雷拉上校，一个纳粹分子。”

“谁？阿纳多上校？第五纵队的头子？这太令人难堪了，爷爷，这怎么成？”

“就是他将占据布鲁诺在文学院的位置。为什么要我活着看到这种卑鄙的丑事呢？”

一颗流星划过夜空。伊莎贝尔大声说：

“让他作梦去吧，您是不会答应的，是吧，亲爱的？您不会允许他们对我的干爹干出这种勾当。”

彼德罗笑笑，充满信心地说：

“当然不会，爷爷有办法。”

他还不是一只被遗弃的、孤独等死的老牧羊犬。他抬起头，听到伊莎贝尔说：

“要想点办法，亲爱的。”

“我们无能为力，这家伙是巴西的铁腕人物。在举行葬礼时院长和他密谈过，试问谁敢反对他？谁敢和他抗争？”

彼德罗大声说：“爷爷，您可从来没有逃避过斗争。”

是啊，他从来没有逃避过斗争，甚至主动挑起过许多次斗争。缺乏敢作敢为精神的人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院长先生，您错了，会有人站出来反对这无耻的提名，反对对文学院的亵渎和对布鲁诺灵魂的污辱。他丢掉手杖，挺挺高大而瘦弱的身躯，威严地站了起来。

“说得对，孩子们。要有所行动，我现在就给阿夫拉钮打电话。”

伊莎贝尔站了起来，把胳膊伸给爷爷，但老人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彼德罗看到他大步穿过花园。谁说他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呢？彼德罗赶紧拿起爷爷丢下的拐杖，追了上去。

阿夫拉钮先生想离开文学院

阿夫拉钮·波特拉家的餐厅布置得富丽堂皇，五光十色的玻璃杯盏，各种细瓷碗碟，古色古香的陶制器皿，墙上挂着名家的画。一切都那么高雅，又那么不合时尚。女仆撤去在烛光下进餐后留下的杯盘。阿夫拉钮晚餐吃得很少。他默默地坐在那里，茫然地望着窗外佛拉门戈海滨马路上往来穿

梭的汽车。罗莎丽妞——马丽娅·罗莎丽约·辛德拉·马加良斯·波特拉，忧心忡忡地建议他是否服一片药。在40年的夫妻生活中，他很少看到丈夫象今天这样垂头丧气和郁郁寡欢。

安东尼奥·布鲁诺不仅仅是一位普通朋友。到里约上大学之后，这位对文学着了魔的青年一天晚上未经邀请便闯进当时已是名作家的阿夫拉钮家里，把自己的几首诗歌拿给同乡批改。诗写得不错，可歌却糟糕透了。当女主人再摆上一副刀叉时，阿夫拉钮这样评论说。自那以后的三十年中，那个位置一直都是布鲁诺的。夫妇俩没有儿女，就把这位冒昧闯来的青年收为义子。罗莎丽妞太太决定不参加吊唁和送葬。她宁可留在家里，回忆他在餐桌旁高谈阔论，声称自己对巴黎的爱忠贞不渝的情景。

“要不要给你……”

“让人拿杯白兰地来，我要喝酒。”

阿夫拉钮缓慢地讲述了吊唁和送葬时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他是里约热内卢最健谈的人。“如果他能用谈话时的风趣写小说，那将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小说家，”一位同事这样尖刻地说。这是浅薄的偏见。尽管最近几年阿夫拉钮的小说在现代派运动和30年小说的鼓噪声中有点被人遗忘了，但批评界仍然盛赞这位创造了“阿特丽娅”形象的作家，把他看作是20年代里约社会的大胆而尖锐的剖析家。在一个小说家贫乏的时代，他的作品以精彩的心理分析、流畅明快的语言，以及对上流社会的温和态度而饮誉文坛。他是巴西第一个对男女主人公采用心理分析方法的作家，诩诩如生地刻划和塑造了许多在偏见中挣扎的妇女形象。

他的第一部小说描绘了家乡矿工的劳动环境和他们的喜怒哀乐，充满着生动朴实的感情冲突、野性的爱、悲凉的气氛。在他众多的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这部薄薄的作品日渐为人们所重视。那位衣衫褴缕、天真无邪的马路小天使越来越为读者所喜爱，而其它九部小说中那些感情细腻、缠绵悱恻的名门闺秀却在情人的香巢中枯萎了。

1928 年他发表了《镜中女人》，情节竟然和在帕拉伊巴州出版的一位不知名的作家若瑟·阿梅利戈·阿尔梅达的小说《货车箱》有不少雷同之处。这件事使阿夫拉钮放弃了小说，转而从事评论和文学史的写作。一位自以为是的评论家断言，正是因为这一巧合才使得"佛拉门戈海滨"的作者热烈欢迎并真诚的支持帕拉伊巴州新出现的东北部小说家们。此后，他接连出版和发表了论卡斯特洛·阿尔维斯、戈利戈里约·马托斯、托马斯·安东尼奥·贡萨卡的专著或文章。一些同事和读者亲昵地称他为"德阿夫拉钮大师。"①

罗莎丽妞夫人听着丈夫绘声绘色的讲述，觉得他的话越来越慷慨激昂，越来越幽默刻薄。她知道，在文质彬彬的外衣下，丈夫是一个倔犟的、难以对付的内地人。

丈夫停顿一下，说：

"现在，你准备听一个令人厌恶的消息吧！"

罗莎丽妞很奇怪，丈夫那通常是温和的声音里今天为什么有点阴阳怪气，一定出了什么事，使得布鲁诺的逝世更加令他悲伤。

从丈夫的讲述中，这位举止高雅的太太似乎听到了橐橐响的脚步声，看到重复行军礼以便让记者拍照的丑态。长期

① 德阿夫拉钮：在葡语中，名字前加"德"，含有尊敬之意。

生活在丈夫身边，罗莎丽妞深知文学院的各种内幕。她密切关注着每一次的选举，有时甚至施加点自己的影响。

“你想他会竞选？他竟敢……”

“候选人已确定了。李山特洛·勒伊特在送葬时对我说，上校是无人敢反对的。他说的有道理。你能设想佩雷拉会赞扬《唱给一座被占领的城市的情歌》的作者布雷诺吗？”

“太可怕了。这……”她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他会把马靴和院士礼服一起穿上的。”她呆呆地望着阿夫拉钮难看的脸。

“你呢？你打算怎么办？”

“我当然投白票。必须有三、四个人投白票。我不去参加就职典礼，选举之后也不准备再踏进文学院的门。太不象话了。”

罗莎丽妞没来得及发表意见，女佣人说马丽娅·曼奴艾拉夫人在门口，问波特拉博士是否能接见她。

“你和我一起见见她好吗？”

“不，我不在她可能更随便点。你忘了我什么也不是呀！”

不速之客

面色苍白、气喘吁吁的马丽娅·曼奴艾拉夫人被邀进宽敞的、四周摆满书架的书房里。她不愿坐下，目光灼灼地盯着这位布鲁诺的老朋友。他是可以信赖的人，她和布鲁诺的事他全知道。今天早上他从电话里听到伤心的啜泣，想安慰几句，又不知从何说起，只好一任她痛哭流涕。他劝她克

制，谨慎，特别是不要忘记自己面临的风险。他答应尽快找她聊聊，共同回忆那欢声笑语、趣事和诗篇。

“我来是要求你……请答应我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没有能阻止他死去，但你能使他的灵魂免受污辱。”她哽咽难言，充满激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里斯本口音。

“当然，我是一个外国人，可是国界早已打破，战争使各国休戚相关了，”她垂下高贵的头。这位“从奥林匹斯山下凡的女神”，风姿绰约的30岁少妇的乞求，渐渐变为强硬的要求：“我来是要从这儿听到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一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纳粹分子，竟然要接替安东尼奥……”她极力抑制住悲泣说，“这无异于再次杀害他。”

上帝啊！人们还说他写过足足十来本描述女人感情的书呢……

“你是怎么知道的？”

“吊唁时我就有些怀疑了，想和你讲。刚才从广播里又听到了。我无能为力，但你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波特拉刚刚在饭桌上对罗莎丽妞说过，如果那家伙当选，他就不再进文学院的门。而种种迹象表明，上校当选将是确定无疑的。他原以为这样就足以表达自己最强烈的抗议，最坚定的决心。现在听了马丽娅·曼奴艾拉这一番话，他才明白自己采取的立场原来只不过是一种被动的、毫无意义的逃避。一阵歉疚的心情油然而生。他怎能置朋友于不顾，把他的亡灵交给一个杀人凶手呢？

“我不知道能否做到，但我向你保证将尽可能努力……”

“包括不可能的努力……”

“好吧，包括不可能的努力。”

年青的女郎、“曼奴艾拉小姐”走到老作家身旁，吻了吻他的面颊，朝门口走去。阿夫拉钮陪着她到前厅。

荒唐而无奇不有的世界。谁能想到葡萄牙大使馆参赞的夫人、萨拉查政府外交部长的女儿，出身名门世家的银行老板的千金竟是现政权的敌人，社会主义的同情者，注定要进监狱和集中营的人呢？从他们的罗曼史一开始，布鲁诺就说：“我想她是半个共产党。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她的确非常迷人。要说服她不抛弃丈夫而和我同居，真是费了不少劲。阿夫拉钮先生，你想这会引起多大的轰动啊！瞧，我的处境多尴尬。”

回到餐厅之后，阿夫拉钮·波特拉对坐在收音机旁听BBC广播的罗莎丽妞说：“她来求我……”

“这也正是我要求你的。不能让这个刽子手当选，我可不愿放弃参加文学院聚会的机会，我太喜欢这样的聚会了。你现在给伊万特洛打个电话，他正要和你谈谈这个问题呢。”

她象初恋时那样，朝丈夫会心地嫣然一笑。想当年，富有的双亲还坚决反对女儿和一个身无分文、其貌不扬的文人结婚哩！

伛偻独行的老人

“昏头昏脑的老家伙。”阿夫拉钮一边沿着通向文学院的路伛偻独行，一边嘀咕着。他想见见伊万特洛·桑托斯。是啊，谁敢公开站出来反对新闻宣传局、政治社会保安局和名目繁多的秘密警察机构呢？谁又敢和通天的国家保安头子、“国家有生力量”、新政独裁政权、正在全世界胜利进

军的战争狂人们推出的候选人分庭抗礼呢？

这位缺乏自知之明的老人踯躅在冷冷清清的大街上，弓着背，略带倦意的眸子里闪着捉摸不定的光，口角不时浮现出狡黠的微笑。过路的行人准会说："瞧，这老头儿一定活得挺惬意。"

谨慎与王牌

伊万特洛·桑托斯和阿夫拉钮·波特拉约好在文学院见面。他在院长办公室大发议论，滔滔不绝地、慷慨激昂，猛烈抨击桑巴约·佩雷拉的候选资格，力陈政治上和道义上的种种理由，认为他无法令人接受。

"这是对文学院的污辱，亵渎！"

"你以为是我弄出来的候选人吗？你以为我喜欢他，乐意接受他吗？"艾曼诺·卡尔莫想起前天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当时两名保镖硬挤进电梯，推推搡搡，毫无体统。为了不火上浇油，他没有提这件事。只是无可奈何地说："我怎么能阻止呢？"

这句话在室内久久回荡。伊万特洛·桑托斯嘟嘟囔囔地说，不管怎么样，总得想个办法。

院长说："文学院的章程规定候选人必须出过一本书，这家伙出过好几本，你知道吗，他还出过一本诗集。我暗示李山特洛：有些院士在考虑费利希安诺，认为接替布鲁诺的理想人选最好是一位诗人。他就向我提起这本诗集，并且说他推荐的这位诗人比起费利希安诺和布鲁诺绝不逊色。那好象是些青年时期的浪漫诗篇。他还有这张王牌呢。"

“王牌加流氓……”

“可其他人……你瞧瞧李山特洛那副得意样子。他一张一张地往外掏王牌：什么军队候选人呀，政府要员呀，威望高呀，等等。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理由：布鲁诺的位置历来属于军人，传统必须恢复。老兄，我看不出还有别的出路。如果有，那就请明言。我可看不出有别的办法。”

“哎呀，你自己说的，把费利希安诺抛出来……”

“你以为他敢接受，敢站出来反对桑巴约·佩雷拉吗？我表示怀疑。当然，这个位置属于军队的说法不能不说是一个理由。开始，我也赞同军队的人出来竞选。你知道，文学院一贯是，也应该是由各个阶层的杰出人物所组成。”

“至于说杰出人物……”

“那要看每个人从什么观点出发了，对吗？”院长不想自找麻烦。

伊万特洛·桑托斯啜完最后一口咖啡，把空杯放下。阿夫拉钮·波特拉还没到。要解开疙瘩并不容易，可他不怕麻烦。

“这个丑类别指望我投票赞成他进入文学院。”

品茶时的密谋

阿夫拉钮·波特拉和李山特洛·勒伊特从不同的方向同时来到文学院门口。法官浑圆的脸上显出得意的笑容。

“阿纳多竞选院士的消息已经在新闻界和私下里传开了，”法官只称呼上校的名字，而且语气中含着自豪，这足以证明他和上校之间有着令人羡慕的亲密关系。他虽然没有

透露消息的来源，但小说家不难猜到，李山特洛也在加紧游说。

来到院长办公室后，法官一屁股坐在沙发里。阿夫拉钮赶紧迎上清癯的伊万特洛·桑托斯，以免这位咄咄逼人的老头儿对那位善于拍马钻营的法官讲出实情。

“我们到‘科伦波’喝茶去吧，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说话，躲开这个李山特洛；那里还有漂亮女人，让你这个老色鬼饱饱眼福。”

阿夫拉钮以前常常在安东尼奥·布鲁诺陪同下出入“科伦波”咖啡馆。现在，他要伊万特洛也按这种习惯和爱好行事。诗人安东尼奥和咖啡馆对面二楼上的服装店的女孩子牧歌式的恋情，使小说家在出版《镜中女人》十年后又重操旧业，写出了轻松的、扣人心弦的小说《五点钟茶点》。

茶桌上，伊万特洛显得忧心忡忡，情绪消沉。他抱怨院长赞成上校竞选的立场。

“赞成？他昨天挨了撞还会赞成？”

“挨了撞？怎么回事？”

“过一会儿再讲。我想知道艾曼诺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赞同军队的人出来竞选，以便恢复所谓传统。”

“他是一般谈到军队候选人，还是指名谈到佩雷拉上校？阿纳多，象李山特洛称呼的那样，现在都着迷了……”

“他是泛泛而谈的……”

“老兄，这两者区别大了……”阿夫拉钮和罗莎丽妞是伊万特洛的儿子阿尔瓦洛的教父和教母。

“我告诉你，我也赞成由军队的一位名人出来竞选，”他狡黠地笑着说。

这位朋友兼干亲的话有时会激怒伊万特洛，尤其在有关文学院的选举问题上。他们虽然支持同一个候选人，可在竞选活动中的作法却截然不同。伊万特洛常常是直言不讳地为自己支持的人吹捧，到处和人争论，而阿夫拉钮则悄悄地私下活动，不慌不忙，背后使劲。因此，人们认为他是文学院最可怕的选举专家。现在，即使在阿纳多·戈培尔·佩雷拉（上校在一篇引起争论的文章中说，他以自豪和光荣的心情接受祖国的敌人赠与的想丑化污辱他的这一“巴西的戈培尔”的外号）参加竞选的可怕威胁下，阿夫拉钮仍然显得心平气和，胸有成竹。此刻，他显得很开心，高兴得直搓手。伊万特洛不耐烦地喊道：

“你最好还是快点告诉我，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只感到气愤，心里啥都没有了。”

阿夫拉钮详细介绍了他紧张活动的情况，并且不时停下来和熟人打招呼，或是提醒伊万特洛注意某个走过来的漂亮女人。

同法官李山特洛一样，他也是不失时机地投入了紧张的活动。头天下午和伊万特洛谈过之后，他马上和一些院士通话，交换意见。他习惯早起，早早离开了家，一上午拜访了四位院士，并同第五位罗德里格·伊纳休共进了午餐。随后，他到佛朗塞里诺家去。可怜的老人昨天在电梯上被重重地推搡一阵之后，回去就卧床不起了，因此没能赶上和伊万特洛的约会。根据电话和拜访中收集到的情况，他得出结论说：

“对桑巴约·佩雷拉的名字存在着明显的抵触情绪。”

“普遍反感……”实际上，伊万特洛也有抵触。

“老兄，我们不能夸大其辞，还是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

为好。有抵触情绪，一些人表现得还相当强烈。这家伙名声很坏，形象很糟糕。在他眼中，连耶稣也得怀疑。罗德里格告诉我，新闻检查甚至禁止《星期六杂志》刊登《登山训词》①，这家杂志的社长吉尔·戈斯特洛找到新闻宣传局，因为他以为删除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波蒂纳里的一幅现代派插图引起的。当得知主要原因是圣经的内容时，他感到无法相信。一位工作人员纠缠不过他，便向他透露了命令的来源：原来来自桑巴约·佩雷拉办公室。这是罗德里格亲耳听吉尔说的。”

“谁会投票赞成这种家伙呢？”

“也不要太乐观了。如果我们不能见机行事，他仍然会当选。正象阿尔康达说的那样，人们会捏着鼻子，怀着厌恶的心情投赞成票，一定会的。李山特洛手中的王牌不是假的，他也不傻。我得知佛朗塞里诺被撞之后，就去了他家。进门后第一眼就看到一大篮水果：苹果、梨、葡萄，旁边是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的名片及签字，而词句和字体却是我们的同事李山特洛的。”他笑了笑，接着说：“伊万特洛老兄，要在这场竞争中获胜，需要有魔鬼般的机灵，魔鬼般的！”他重复了一下这个形容词，然后严肃地说：“我们必须找一个候选人……”

“除了费利希安诺，不可能有更合适的人选了。他是大家都欢迎和承认的诗人，人也不错。”

“老兄，光有这些条件还不够。我们需要一个院士们投票时不害怕报复的人，一个敢于对抗阴险狠毒的铁腕人物桑巴约·佩雷拉的任何报复企图的人。这就排除了文人入选的

① 登山训词：圣经中的篇章。

可能性，不管是谁。伊万特洛老兄，我们要抬出一个军人来竞选才行，一位军衔比佩雷拉高的军人，就是说，一位将军。”

伊万特洛是个顽固的文人执政派，曾写过一本论述拉美国家历史上军国主义弊端的书，在本大陆颇有影响。听到这话，老头儿立刻火冒三丈：

“你别给我来这一套！什么属于军队的席位……”

“不是这个问题，”阿夫拉钮不象刚才那样轻松了，“为了防止一个和纳粹有勾结并且亲自参与拷打政治犯、迫害作家和记者，以及对布鲁诺的死负有间接责任的家伙参加竞选，继承布鲁诺的位置，坐在我们中间出席文学院的全体会议，成为你我的同事，我们必须如此。”

沉默。

伊万特洛仔细咀嚼着小说家的话，点点头说：“对，你说的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我不能保证一个非军人候选人能得到四、五张以上的票。我们俩，罗德里格，还有……”他提到另外两个人的名字。“如此而已！而一位将军，弄得好，则有可能取胜。我们急需一个至少出过一本书，而且反对纳粹和新政独裁，愿意和桑巴约上校一决雌雄的将军。尊意如何？”

“同意。困难的是怎么能找到符合这些条件的人……”

“会找到的。你老兄总爱走火。对你来说，凡穿军装的一概是混蛋。丘八中也有许多正派的好人和民主人士，而且多数是好人。听着，现在我讲讲推搡人的故事。”

还没开口，他就忍不住大笑起来。阿夫拉钮·波特拉兴致勃勃，他对一切可以寻开心的事都是不肯放过的。

将军在等电话

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不耐烦地丢下报纸，看了看表，从躺椅上站起来，穿过小小的花园，朝大厅门口走去，他讨厌不守约的人。可以猜到，塞西丽娅正在电话中谈情说爱。可恶的牙科医生，好象别的事还不够使他心烦似的！

"哎哟，怎么会呢？"姑娘笑得前仰后合。

"塞西丽娅！"

将军的喝斥打断了女儿的笑声。她用手捂住话筒，娇嗔地乞求道："一会儿就完，爸爸。"

"立刻挂掉！"

"马上就完，爸爸。"

殷勤的萨伯沙在电话里说，同费利克斯·利尼亚斯博士谈完话，得到必要的赞同之后就来电话了。他们约定午饭前在教堂见面。以旧约全书中的故事为题材的多产小说家在附近有个诊所，顺便处理一些里约热内卢州文学院的日常事务。他已连续五届担任院长了。早餐时，将军曾禁止家人在十点前使用电话。妻子和女儿总是整小时整小时地占用电话。贡塞桑太太唠唠叨叨地抱怨物价上涨，而塞西丽娅却在电话中卿卿我我，海誓山盟。

克拉第诺·萨伯沙对将军的文学创作十分敬佩，特别对他发起的纯洁祖国语言的运动更是推崇备至。将军写过《葡萄牙——巴西文学读本》，编过《里约热内卢作家作品选》，《语法教科书》。萨伯沙在州文学院院士中大肆活动，已取得明显进展。对将军的名字一般都颇有好感，认为可以接

受。另一位竞选者弗朗西斯·拉德拉名声欠佳，他写的帕那萨斯诗① 的价值还有待探讨。此人奸诈刻薄，常在二流刊物上发表文章，无情地嘲弄州文学院院士，现在却厚着脸皮到处拉选票，试图跻身文学院。结果如何还取决于州文学院院长的态度。

费利克斯·利尼亚斯医道高明，信誉卓著。他的病人多半是有钱有势的人，他们提供的资助和方便使得他领导下的这一文学团体得以存在。除正常会议外，他们在州政府所在地还有一处办公室。虽然常常推迟，但在州政府的印刷所还能免费出版期刊和院士们的书，例如克拉第诺·萨伯沙的“选集”。州文学院有两名职员：一名勤杂工，一名女秘书。这位女秘书年轻漂亮，而且十分随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州文学院的空缺也为人羡慕、垂涎，互相争夺。

将军对形势至今还不明朗，对迟迟得不到确切答复感到心烦意乱。弗朗西斯·拉德拉是个既尖刻又糟糕的诗人，城府极深，差不多对所有的人都讲坏话，但从不批评利尼亚斯博士小说中的圣经人物。（这些人物是值得批评的！）这种姿态肯定会感动院长先生。明争暗斗使将军精神十分紧张。

把电话从女儿手中解放出来之后，将军重新回到花园树荫下的躺椅上。1937年，由于忠心耿耿的萨伯沙的四处游说，他差一点当选为州文学院院士。可那时，他正为最高层的政治军事利益忙得不亦乐乎，整个身心都投入了阿曼多·萨勒斯·奥利维拉竞选共和国总统的活动中。他是如此卖

① 帕那萨斯：希腊南部的山，古时作为太阳神和艺术女神们的圣地。作为诗的流派，是属于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诗人的一派，又称高踏派，其特点为忽略内容，讲究形式美。

力，以至报界多次提到他的名字，认为反对党如果获胜，国防部长非他莫属。爱出风头、想入非非的贡塞桑太太一连好几个月都为这灿烂前景而心醉神迷。哎，几个月之后的十一月，通过一场政变建起的“新政”独裁政府，解散了议会和政党，取消了候选人和竞选运动，未来的部长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退休了；他穿上旧式睡衣，全力投入了文学领域里和平、勤奋的创作。

在《里约邮报》上，阿曼多在竞选期间中断了的《保卫葡萄牙语》专栏又恢复了。他完成了《巴西历史故事》第三册的编写工作。不久前，这本讲述军事故事的书出版了，当时恰逢州文学院出现空缺，这使得他的朋友萨伯沙重新活跃起来。如果院士们支持，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选举赞助人和利尼亚斯约定在这天上午会面，决定他是成功还是引退的命运。

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上午过去了。萨伯沙为什么还不来电话？是会见推迟了，还是狡猾的利尼亚斯决定支持弗朗西斯·拉德拉，以免遭到这家伙的恶意攻击和诽谤？将军对自己的心脏非常担心，专家告诫他要避免过份激动。

他似乎听到电话铃响，但竭力克制住不跳起来跑过去。

贡塞桑太太从大厅门口喊道：

“莫列拉，你的电话。”她总是称丈夫的姓，以表示尊敬和忠诚，“一位院士打来的……”

“知道了，是萨伯沙……”他站起来说。

“不是，不……”

“不是萨伯沙？谁……”

“说是巴西文学院的小罗德里格·伊纳休博士，要你定

个时间接待一个院士拜访团……”

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感到困惑不解。一定是拉德拉这个坏蛋在冒名打电话，他常常干这种恶作剧。

“莫列拉，电话等着呢！”

肯定是恶作剧。将军绷着脸朝电话机走去。哼！如果真是冒名电话，拉德拉这个流氓当心付出昂贵的代价！他虽然已经退役，境况不佳，但捉弄一位将军必须受到惩罚。

选择拿破仑牌白兰地

小罗德里格·伊纳休知道了有关计划并参加密谋之后，他想起了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的名字。阿夫拉钮儿经努力毫无收获，已经准备向伊万特洛认输，伸出手挨板子了。要找到一个出过书，公开反对纳粹，同“新政”没有瓜葛并且愿意和桑巴约·佩雷拉抗衡的将军，谈何容易！反纳粹的人很多，反独裁的人也不少，但都是在字里行间隐隐约约表达的，没有人敢公开表态。出过书的人只有几个，这些人中又有谁敢对抗上校的权势而参加竞选呢？在小说家的书房里，两位朋友一边啜饮着地道的法国白兰地，一边逐个排除表上的候选人。

“我说阿夫拉钮，出过一本数学著作是不能算数的。”

“这位永远也不会答应和桑巴约对抗。”

“如果他不是少校而是将军就好了……”

小罗德里格·伊纳休是个与世无争的人，也应邀参加了讨论，他笑容可掬，钮扣上有一朵荣誉军团的玫瑰花图案，这是他参加过抵抗运动的标志。他吻了吻罗莎丽妞太太白皙

的手，说道：

“女将军，我是你丈夫麾下的一名小卒。这些活动是荒唐的，但也许会使布鲁诺的在天之灵得到慰藉。”

“荒唐，为什么？荒唐的是战争！”伊万特洛反驳说。

罗莎丽妞拿起瓶子给新到的院士斟上酒，说道：“罗德里格，把手伸进你的背心口袋里，你准能摸出一个称心如意的将军来，你知道要什么条件……”

“遵命，罗莎丽妞。我提议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

“瓦尔米罗·莫列拉……听说过这个名字，”阿夫拉钮竭力回忆，“什么地方人？我的上帝！”

罗德里格几天前收到莫列拉将军新出的一本书。将军写过好几本厚厚的书，名字并不陌生，在政治、军事方面有一定的声望。在罗德里格被介绍给将军的时候——当时阿曼多正在竞选总统，他的名字也常常见诸报端。他们曾见过三次面。在一次为候选人举行的宴会上，两人曾谈论过文学和政治。将军不喜欢现代派，批评它对国粹无知，但在政治斗争中，他却是个温和的民主派。正因为这样，“新政”政权才把他转到预备役。将军是个亲盟国的反纳粹分子，这只要看看他在《里约邮报》上发表的评论战争的文章就知道了。他对希特勒大为不敬，称他为“疯子”、“下流坯”。

“他很偏激，甚至闭眼不看事实，不愿意承认纳粹的胜利。”

“问题是他愿不愿意竞选？”

阿夫拉钮受命收集详细情报，二十四小时后回来说：“毫无问题，我们的人！”

他们在书房里一边饮着烈性的拿破仑牌白酒，一边讲述

将军的为人和优点：参加过立宪革命；为阿曼多的竞选奔走过；被独裁政权转入预备役；他出过五本书：三部历史故事、一本语言问题文集、一本有关1932年在米纳斯前线军事行动的小册子（已绝版）。他被认为是一个有胆识、敢议论、坚持己见的强硬人物。

“在目前情况下，这倒是个优点。”

“你想他会参加这场斗争吗？”伊万特洛问。

阿夫拉钮用狡黠的眼光望望两位同谋者，说：“我想他会。我相信你们猜不到他目前在想些什么……他正在……”他故意卖关子，喝了一口酒，接着说：“竞选里约州文学院院士！”

“胡说！开玩笑！”

“千真万确。你们想不到建议他竞选巴西文学院士时的情景，他简直受宠若惊。桑巴约·佩雷拉对他也奈何不得，因为能干的坏事都干尽了。罗德里格猜中了，他是我们的人。”

伊万特洛低声问：“那么书呢？书怎么办？”

作为对职业的忠诚的证明，罗德里格浏览过刚刚出版的那本书。

“虽然有点自我炫耀，但还读得下去。语句通顺、讲究语法是他的信条之一，风格清新，懂吗？”

“清新？哼，你是说纯洁吧？”

“对，他入选里约州文学院倒很合适。可除他之外，我找不出别人。”

阿夫拉钮赞同说：“我也这么想。那天我看了他的四本书。卡洛斯·里贝洛为我弄到了那本绝版书，而且还提供了

不少有关将军的情况。”

里约热内卢这位出色的书店老板常常戏称自己是“旧书贩子”。经常出入他那家座落在圣若瑟大街上的书店的有来自四面八方、三教九流的读书人。所以没有谁能比卡洛斯·里贝洛消息更灵通了。

阿夫拉钮开心地笑着说：“不过，老兄，每本书我都买了两册，一册是我的，另一册给你。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候选人的著作，以便为他捧场。”

伊万特洛老头儿不肯就此罢休：

“如果需要捧场，我会捧场的。战争中可以不择手段，现在用不着谨小慎微。至于说读他的书……，这未免太过份了。我了解这类著作，其实，读的越少，倒越能吹捧它们。”

漂亮的文辞是万应灵药

当部长的美梦破灭之后，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被从现役转到了预备役。他决定重返文坛，享受从中得到的小小的然而足以令人欣慰的荣誉。可惜一开头就不大顺利。

自从开辟维护语法规则专栏之后，他不断收到一些语言学家的书信，并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火气很盛的作者对人们不注意基本语法感到震惊，现代文学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把安哥拉卡宾达地区的土语“纳戈”写成“吉朋多”。当他正专心致志地校对《巴西历史故事》第三册时，欧战爆发了。他的写作活动被迫转入了军事问题的研究。

将军涉猎面很广，是语言学权威（《语言学概要》一书

的作者利瓦达维亚·彭代斯称他为"有真才实学的语言学家"），在军事科学上也堪称泰斗。他是法国教官团的得意门生，实践演习中的常胜将军。

他每星期日在《里约邮报》上发表关于写作知识的文章和简短的《战争每日谈——分析与预见》，后者综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署名"W．M将军"。

可惜作为战略家的成绩，他不如在语法方面成就辉煌。希特勒的坦克部队把躲在马其诺防线后面的这些分析和预见压得粉碎。战争完全不理睬军事科学的框框，每天下午的报导都否定了评论家上午的分析和预见。卡迈林①使W．M将军失去了地盘，而维甘特②更让他威信扫地。随着盟军接二连三的失败，将军的军事评论也寿终正寝。失望之余，只好以新闻检查作借口，结束了他和报社主笔的协议，这使后者大大松了一口气。

《巴西历史故事》一书颇受欢迎，评论界反应也不错，于是他再次借写作以自娱。忠诚的萨伯沙发表长篇文章捧场，而巴西文学院的名人阿尔底诺·阿尔康塔拉则写信"感谢尊敬的同行寄来的新作。此书不仅文字流畅优美，而且洋溢着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描绘了永垂青史的英雄业绩。"这番话摘自前途无量的马乌罗·梅拉先生主编的《晨报》专栏《作品与作者》。

难以排解的是家庭生活中的不快。水性杨花的女儿塞西

① 卡迈林(1872—1958)，法国将军，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任盟军总司令。

② 维甘特(1940—1941)任法国国防部长，1942年作为贝当元帅在北非的代表被俘并被押往德国，1945年获释。

丽娅抛弃了在库里底巴的丈夫——一位埋头苦干、行为正派的大尉，只身跑到里约热内卢这个大都市来鬼混。将军是个说话算数、讲究信誉的君子，对此不能不感到气愤。

里约州文学院的空缺以及获得这一称号的可能性成了治愈这些创伤的灵丹妙药。因为战争评论所引起的闲言碎语（在桑巴约·佩雷拉上校的办公室里，人们一边读《战争每日谈》，一边大声叫喊："笑死人啦！"）终于渐渐地消失了。对于将军来说，这些议论无异是骨头卡住了喉咙。至于塞西丽娅的"爱情"——将军很不愿意用这个圣洁的词儿，交给她妈妈贡塞桑·布拉多·莫列拉太太去管吧！将军在三十岁时死了前妻，膝下无儿，耐不住独身的孤苦，便在马多格罗索州的军旅中与贡塞桑结了婚。

贡塞桑夫人出身军人世家。丈夫的武断专横对她毫无影响，常言道，习惯成自然。在这之前，她住在哥哥家里，郁郁寡欢，受到诸多限制，直到有幸和莫列拉相识。结婚不仅使她摆脱了狭小的生活圈子，也使她从嫂嫂的虐待中解脱出来。塞西丽娅很象父亲：固执，对任何劝说和威胁都不屈从。将军是个完人，贡塞桑太太温顺贤良。女儿的轻浮、放荡、风流是从哪儿来的呢？天知道。

将军如果按事先约定接到萨伯沙报告院长赞同的电话，就可以安安分分地吃顿午饭，然后心情愉快地躺在安乐椅上睡个午觉。他告诉朋友傍晚再一起商定竞选和就职的细节。突然，一切都变了。打电话的不是州文学院院士、选集和教科书的作者克拉第诺·萨伯沙，而是巴西文学院院士、《他人回忆录》的作者，大名鼎鼎的罗德里格·伊纳休。

将军的心几乎承受不了这一冲击。贡塞桑太太赶紧拿来

药和一杯水。

“午饭还没好，你干吗不躺会儿，莫列拉？”

每天都十二点端上的午饭，这天推迟了。

可能性极小而且莫明其妙

由巴西文学院院士组成的代表团专程登门拜访！罗德里格博士在电话中一本正经地说：请尊敬的将军在最近几天定个日子接待院士代表团。对方谈起那次难忘的宴会上两人谈话的内容，消除了任何冒充的嫌疑，绝不可能是可恶的拉德拉在捣鬼。

但罗德里格对拜访的目的却只字不提，将军自然也不便询问。他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地说一定遵命，时刻恭候。

“巴西文学院代表团！贡塞桑，你想想看！他们来干什么呢？”

太太把药递给他，安慰说：“我去端午饭，你为什么不躺一会儿？”

躺一会儿！怎么可能呢！他不需要床、沙发或躺椅。电话一定是弄错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谁知道呢，也许不错。他们是否在考虑授予他马萨多·阿西斯文学奖。这是文学院对作家颁发的一年一度的最高奖。过去曾出现过这种情况：两位候选人实力相当，陷于僵局，只好把奖金授予第三个意想不到的人。将军对文坛内幕颇为了解，对巴西文学院的有关规定和习惯做法也很熟悉。如果是关于阿西斯奖的事，那么他就是院士们试探的对象。这种试探自然有某种保留。可他从来没听说过院士代表团到候选人家里问他是否愿意

接受令人垂涎的崇高荣誉和大笔奖金。如果不是阿西斯奖，又是什么呢？这真是个让最冷静的人也会发疯的问题。将军将度过二十四个小时的焦虑和不安，因为罗德里格博士建议第二天下午六点会见。严格算起来，还有二十九个小时的痛苦等待。

将军以均匀的步伐在客厅里踱着步，他身材魁梧，脸膛红润，头发象刷子一样齐。睡衣并不能掩盖他军人的风度，他浑身上下包括每个动作都表明他的个性。巴西文学院的代表到他家来究竟搞什么名堂呢？

他知道诗人安东尼奥·布鲁诺死后留下了空缺，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把拜访同空缺联系起来，脑子里甚至从来没有闪过这种非份的念头。不管他愿不愿意，这一可能性现在已搅得他心烦意乱了。塞西丽娅听到电话里约定拜访的消息后，一下子从房间里冲出来：

“爸爸，他们要把你安置在刚死的那个人留下的位置上了！”

哎呀，将军的心脏！

“别胡说八道！”

“要不他们就是带单子来为其中的那位塑像募捐来了，他们成天就是建塑像。”

“塑像！你真会瞎扯！”

贡塞桑太太叫他们吃午饭。天哪，比平时晚了半小时。将军不高兴地望望天天一样的饭菜，觉得一点胃口也没有。

他放下叉子去接电话，是萨伯沙打来的。萨伯沙为电话打迟了表示歉意，并解释了他同利尼亚斯约会推迟的原因：院长正在守护一名病人，根本没到文学院去。“尊敬的朋友可以

放心，再过二十四小时，你的候选资格会得到必要的支持而确定下来。"将军努力克制紧张的心情，故作热情的表示感谢。

餐桌上，贡塞桑太太正和塞西丽娅讨论用什么招待巴西文学院的大人物。他们是不朽的终身院士。有权穿大礼服和领取丰厚的薪水。1937年第一季度，杰出的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和高贵的夫人受到邀请，出席过圣保罗政治家阿尔康塔拉博士令人难忘的、庄严的就职典礼。

"令人眼花缭乱，孩子，简直象王宫一样。"

巴西文学院当然不错。费点时间，耗点心血，争夺空缺时卖点力气，是值得的。但这对莫列拉来说，未免有点高不可攀。他正在为进入半吊子文学院寻求支持，胃口还没有那么大。这个小小的文学院座落在尼特洛伊区，院士们没有大礼服和津贴，照片也不登在报纸上。贡塞桑太太的这些想法没有说出来。莫列拉今天情绪不佳，塞西丽娅又毫无头脑。也许女儿说得对，他们是登门为死去的诗人塑像募捐来的，据说那家伙是个风流情种，专会和女人厮混。下葬时一大群女人跟在后面哭哭啼啼，好在塞西丽娅不认识他。

"我拿什么招待他们？啤酒还是瓜拉那葡萄酒？要不要弄点点心和鸡腿之类的东西？"

"最好什么也不要。你在什么地方见过用啤酒招待人？"将军粗暴地打断她的唠叨。

"那至少也要准备点果子酒，或是茶？他们在文学院不是常喝茶吗？"

"妈妈，为什么不招待他们一杯咖啡呢？"

将军同意女儿的意见，不光是同意她用咖啡招待客人的主意，而且惴惴不安地、满怀希望地同意她得出的第一个结

论：“他们要让你占据死者留下的位置。”

二十九小时的等待。他整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如果心脏能支持下来，那将证明医生和心脏病专家都是地地道道的江湖骗子。

候选人跳芭蕾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正式成为里约州文学院院士候选人。附有报名申请的信交给竞竞业业的克拉第诺·萨伯沙。九点钟在文学院得到利尼亚斯院长的赞同后，他立即赶往将军在格拉扎乌的家中报告这一喜讯。那天上午，他忙得连报纸都没来得及看。

八小时之后，即下午七点，将军答应了杰出的院士代表团的邀请，又成了巴西文学院院士候选人，并把报名信交给了小说家阿夫拉钮·波特拉。将军从来没想到他会是自己作品的读者。但《镜中女人》的著名作家却表明他对将军的作品非常熟悉。他详尽地分析了三卷《巴西历史故事》中塑造的人物画卷以及将军在《语言学初探》中读到的论点。

阿夫拉钮说自己是将军的老读者，一直从一本本书中注视着“您辉煌的创作历程”。他大段大段地背诵将军的著作，一字不差地复述对人物的描写和他们之间的对话，而给人的印象却是：他刚刚读完这些东西。

“多么惊人的记忆呀，大师！”将军激动地叫出来。

“我读过您的作品，不是一遍，而是很多遍，”阿夫拉钮·波特拉毫无愧色地笑着说。

伊万特洛·桑托斯的目光从同伴身上移开，心里想：战

争总归是战争，可以不择手段。他用强烈的形容词诸如“令人赞叹”、“无与伦比”、“出类拔萃”等等来附合伙伴的吹捧。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散文家真是出口成章，字字珠玑。另外三名院士也争相赞扬。将军昏昏然如坠五里雾中，不知如何感谢才好。他发现自己以往全是妄自菲薄，低估了自己的作品。

他把妻子和女儿叫来，让她们亲耳听听这些有极高声望的院士们是如何赞誉他的，听听他们对丈夫和父亲的作品的高度评价。贡塞桑太太感动极了，塞西丽娅简直如醉如痴。

院士们坐着两辆大卧车走了，四十分钟之后，将军终于在电话中找到了萨伯沙，把里约州的空缺奉还给他，并要求收回报名信，说有振奋人心的喜讯要告诉他。

“你晚饭后来一趟，有些情况会使你大吃一惊。”

“这么说您不打算竞选院士啦?”萨伯沙莫明其妙。费了那么大劲才得到院长的支持，而且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我当然竞选，只是不竞选里约州文学院……”

“我不明白……”

“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告诉利尼亚斯，感谢他的邀请，不过他可以另作选择。”

邀请？萨伯沙被弄糊涂了。那里是什么邀请呀！只有他才知道费了多么大的劲才说服了死硬的利尼亚斯。如果不是出于对将军的尊重——军衔必竟是军衔嘛，他真要在电话中破口大骂。但他没有骂，只是伤心地放下听筒。为了张罗竞选的事，他才有机会进出那个令人神往的家。那里，“梦一般的蝴蝶，飘飘欲仙的塞西丽娅燃起了爱的欲念。”克拉第诺·萨伯沙才会偶尔发发这样的诗兴。

初 步 估 计

一星期之前悼念布鲁诺时，他们还只有两个人：阿夫拉钮·波特拉和伊万特洛·桑托斯。很快又拉上了小罗德里格·伊纳休。到将军家里时，已有五个人。除上述三位之外，还有传记作家亨利克·安拉德和剧作家小费格雷多。后者的作品以前各剧院竞相上演，“新政”之后，就从演出海报上消失了。他的作品取材于社会生活，剧中人物——不管是希腊人还是巴西人，都喜欢鼓吹自由和人权。

追悼会前后进行的试探，使阿夫拉钮·波特拉确信会有七、八个人支持将军。伊万特洛保证有十二名支持者。老散文家容易得意忘形，他的估计不那么可靠。

至于上校，波特拉算来算去认为他肯定会得到十五票。如果行动迅速而有力，这一数字还可能大大增加，能确保获胜。而如果将军的支持者们迅速果断，手段巧妙，那么这个数字可能会增加不多，甚至失去原来的一些支持票。

将军的八票加上上校的十五票，共二十三票。文学院有三十九名院士，就是说还有十六票未定，有待双方争夺。这次竞选活动后来被人戏称为“小特利亚农之战。”①

“要迅雷不及掩耳，要不择手段，”初步估计之后，阿夫拉钮定下了这样的行动方针。

在拜会将军时，有一点使小说家感到吃惊：他们的候选人好象正等着和阿纳多·佩雷拉上校较量。他们之间肯定有宿怨。波德拉天生好奇，总想把将军这种好斗的怒气弄个明

① 小特利亚农，法国凡尔赛宫中的一座宫殿。

白。晚饭时，三杯两盏下肚，说话就随便了。

为了制定作战计划，罗莎丽妲太太说“我想见见你的这位将军和他的夫人”。瓦尔米罗·莫列拉夫妇应邀到波特拉家用晚餐，届时伊万特洛和罗德里格将出席作陪。宾主名单中没有塞西丽娅，但她毛遂自荐，执意要去。她不能失去见识一下“弗拉门戈海滨那所文明宅第”。扎辛多·特罗姆斯基和其他社会新闻专栏作家屡次提到它。还有罗德里格博士，他那西班牙贵族风度，花白的两鬓、精心保护的双手以及高雅的英国谈吐，几天来一直在塞西丽娅梦中萦绕，翻腾，使她临水嗟叹，对月长吁。啊，塞西丽娅的梦！如果我们详细描写，那么这本有关文学院的小书将会成为轰动的畅销书。

对理解故事必不可少的、对竞选文学院院士的人十分有用的情报

现在有两个人报名竞选，这就需要作点解释，否则对以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和这篇荒唐的故事的情节会难以理解。这段题外话并非多余。谁知道呢，也许对有朝一日想涉足文学院的某一位会有所裨益，使他熟悉有关的规定，得到必不可少的知识。

终身院士死了，埋葬了，他所占据的位置在他死后的第一次全会上——即上面提到的追悼会上，正式宣布空缺。四个月后选举继任人。

从追悼会到选举前的两个月内，任何愿意竞选的人都可报名：条件是：男性巴西公民（该院成立三十六年后才允许妇女竞选）；出版过至少一本著作。两个月之后，报名截止。

其后的两个月，竞选者为争夺选票展开激烈斗争，院士们则权衡自己的投票对象。

候选人必须在四轮投票中得到全体院士的多数（半数加一）选票才能当选。投票是秘密的。院士们把选票投入票箱，唱票后立即销毁。缺席者可以把选票装在信封里寄到文学院，并附上缺席原因的说明。

院士可以弃权，也可以投白票。前者表明对候选人的资格不予承认，后者则强烈多了：它不仅是一般的反对，说明投票人认为候选人根本不配与自己为伍。候选人如能得到其余的选票，一人弃权并不妨碍他被认为是全票当选。而出现白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选举结束，院士们蜂拥到新同事家祝贺。他们通常会看到摆满各种食品和饮料的餐桌，这是候选人为庆祝预料中的胜利而准备的。众多宾客：知识分子，政治家，政府官员，同乡，朋友，崇拜者纷纷前来向新的终身院士祝贺。香槟酒，威士忌，觥筹交错，通宵达旦地欢庆胜利。

在前往祝贺当选者之前，两三名院士还有一项尴尬的任务：前往落选者家中表示慰问，说些诸如“等下次吧”之类的客套话。据罗德里格·伊纳休说（他被认为是这套礼仪方面的权威），所有承担这一使命的成员，都不应去动摆在桌上的点心、咸食和饮料，以示对失败者家庭的尊重。因为院士们偶尔也会碰到尚未来得及撤去的、为庆祝当选而摆满食品的餐台。

战斗的阶段

“小特里亚农之战”持续了两个多月。因诗人布鲁诺之死巴西文学院补选报名日期截止十天之后，这场斗争出乎意料地结束了。只有两人报名竞选：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和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按报名先后）。没有一个非军人敢于问津。人们普遍认为：这一位置传统上属于军人，以前只是由于军队莫明其妙的疏忽，才被落拓不羁的破落文人布鲁诺窃据了。

从报名截止到选举之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和阿夫拉钮·波特拉指挥和设想的斗争风马牛不相及了。正规战争演变成了游击战，小说家只不过是个副官而已。伊万特洛·桑托斯老头儿成了抵抗力量的最高统帅。他执着地要证明，文学院根本不存在属于这一团体或那一团体的保留席位，不管它们是什么性质。

为进军文学院而展开的两个月零十天的激烈争夺战明显分为三个阶段：前二十天中，主动权掌握在瓦尔米罗·莫列拉一派手中。他的报名所产生的震动（认为佩雷拉上校是不会有对手的唯一候选人的大多数院士们不禁大吃一惊，并暗暗为之高兴）以及按阿夫拉钮的命令而发动的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使将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得到了从敌人营垒中叛逃出来的新的支持者。上校由于对胜利过分自信，相信必定能一帆风顺，使他推迟了对院士老爷们的礼节性拜访，而到南方的圣卡塔丽娜视察去了，那里发生了不能容忍的骚乱。随后，他又去了南里约格朗德州。阿夫拉钮·波特拉乘机发起

猛烈进攻。

莫列拉初战告捷，在忠于阿纳多·佩雷拉上校的营垒中引起巨大震动。从晕头转向中清醒过来之后（“唯一的候选人”已成泡影），李山特洛·勒伊特立即拉拢外围势力：争取那些最有影响的、足以改变斗争进程的人的大力支持，迫使将军的竞选失败，使他的选票减少到无足轻重的半数以下，并对一些举棋不定的投票人施加压力。

如何回敬恼羞成怒的李山特洛在斗争的第二阶段使用的这种里应外合的伎俩呢？波特拉毫不迟疑，立即发起了诡谲的、不择手段的反击，采用（几乎是滥用）各种狡诈的、荒谬的手段。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最后二十天混战中，双方形成了相持局面，力量大致平衡。彼此的军事地图上（院士们的名字、地址、电话都以秘密符号标出）常常出现相同的战绩：至少有十来个名字同时出现在双方的名单上。按李山特洛的估计，这些人肯定投上校的票，而波特拉坚信他们是赞成将军的。在这一互有攻守的阶段，双方都采用了巧妙的诡诈手段，散布流言蜚语，从威胁到吹捧的把戏应有尽有。

当战斗正在残酷而激烈地进行时，文学院竞选终身院士的争夺却突然结束了。获胜者一方欢呼胜利，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圣卡塔丽娜事件

紧张而接连不断的外部支持对上校的竞选十分有利。至少有一次，将军也从中得到好处：即圣卡塔丽娜事件发生的

头几天。他可以不慌不忙地、从从容容地进行策划，这真是天赐良机，因为桑巴约·佩雷拉上校不得不放下学术问题而应付他直接负责的其他战线。众所周知，他是独裁政权的栋梁之一，第三帝国和巴西“新政”联盟（虽然是非正式的、但却在全速运转）的牵线人。若阿金·戈拉瓦达大尉（在圣卡塔丽娜服役的东北人）却不知道这一点，在文学院斗争的第一阶段，无意间保证了将军及其支持者的活动得以充分展开。

“新政”诞生之后，在全国范围内任何政治示威均被明令禁止，一切政党——不管它属于什么意识形态流派，都被宣布为非法。“新政”超过所有集权政府，解散了唯一的一个老党。若阿金·戈拉瓦达大尉是一位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军官，对有关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事极其敏感。他曾在亚马逊的丛林里服过役，时刻警惕着反击不怀好意的邻居对边境的任何侵犯。这位在北部边陲地区久经考验的爱国者在圣卡塔丽娜也表明是一位铁面无私的执法者。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有人企图把死守法律条文和政治敏感混为一谈，但终因缺乏证据而搁置起来。珍珠港事件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急转直下，巴西和德国之间的卑鄙联盟已寿终正寝。若阿金·戈拉瓦达大尉被派往意大利战场，并在那里得到了军功章。

戈拉瓦达大尉从边境的土著人中间调往布鲁梅诺，负责指挥驻扎在这个德国移民城的连队。开始，他似乎觉得自己到了异国他乡。这不仅因为那里的亚利安人皮肤白皙、碧眼金发和令人不快的德语对葡萄牙语的优势，更主要的是他们对政府制定的法律公然藐视，经常违抗。不管好坏，它毕竟是南美洲一个独立国家——巴西的政府啊！

直到几年前，布鲁梅诺还是巴西的一座和平城市。战争开始后，德国移民大量涌入。大尉是塞吉伯州人，没有种族偏见，对在这里耳闻目睹的一切深恶痛绝。德国人时常在俱乐部、学校、教堂、大街上和广场里举行政治集会，大张旗鼓，吵吵嚷嚷。他们举着旗帜、卐字标和元首画像在城里横冲直撞，庆祝纳粹军队的胜利。还有各种准军事游行，穿着党卫军和冲锋队的制服、棕色或黑色衬衣的年青人，鹅步走在街上，平举手臂向长官致敬，高呼“希特勒万岁”。在花园或公园临时搭起的台子上，他们发表激昂慷慨、咄咄逼人的演说，那种巴伐利亚方言听起来蛮横而令人无法忍受。

一切公开的、秘密的政治性集会已明令禁止，党派毫无例外地被取缔。但总部设在柏林的德国国社党却在这个城市公开活动。

若阿金·戈拉瓦达大尉和他指挥的部队认为这座城市仍是巴西的领土。他要维护法律，因此找到市长，希望采取联合行动。老市长在战争一开始就被撤职了，新市长也是国社党的地方首脑。他对这位不识时务的混血儿大尉的幼稚感到可笑。禁止政治集会的法令不涉及德国侨民庆祝国防军胜利的活动。至于国社党，由于它是德国纳粹党，巴西法律也无可奈何。他笑了笑，似乎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大尉对他的解释和微笑十分不满，决定单独行动。

他收缴了各种旗帜、卐字标、徽章、大批德文书籍、标语、元首画像和武器。关闭查封了国社党党部。市长煽动游行示威，大尉驱散了他们，并把几个过激分子逮捕下狱。

这一事件在国内的报刊上几乎毫无反应。一两家报纸虽作了简短报导，但新闻检查禁止透露任何细节。接踵而至的

是佩雷拉上校匆匆造访该市；戈拉瓦达大尉立即被调走并接受军法审讯；卐字旗又在喧嚣声中到处飘扬；纳粹式的平举手臂敬礼随处可见；充满“希特勒万岁”的演说和叫嚣震耳欲聋。

当上校在圣卡塔丽娜恢复秩序和权威、继续对南里约格朗德视察以防发生类似事件、亲自为巴西——德意志联盟的巩固奔忙时，将军却马不停蹄地拜会文学院的院士们。每到一家，他都把精心准备的说词背诵一遍：“作家、军人、将军、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为竞选传统上属于陆军的杰出人才的席位，前来请求您——杰出的终身院士阁下的支持。您的支持将至关重要。”

对有些院士来讲，他是个难得的候选人。否则，他们除了投可恶的纳粹分子的票外，别无选择。对另一些人来讲，却意味着节外生枝。如果没有他，上校将是唯一的候选人，没有选择余地，可以心安理得地投票支持这个权势显赫的保安头子，用不着去担心各种批评，指责和恶意影射。

要说若阿金·戈拉瓦达大尉搅进了文学院的竞选而和文学院又毫无牵连，这也不完全正确。诗人安东尼奥·布鲁诺的名字对他并不陌生。他曾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肮脏的手抄本上读过《献给一座被占领的城市的情歌》，从中得到鼓舞和斗争的激情。当调到也是被占领的城市布鲁梅诺之后，他就决心解放她。

波尔图葡萄酒和英国饼干

鉴于桑巴约·佩雷拉上校为了国家安全突然神秘地离开

里约热内卢，去向不明，李山特洛·勒伊特甚至无法使他精神上有所准备。法官徒劳无益地到处打听在哪儿，怎样才能和上校取得联系。

离开首都之前，上校曾给他打过电话：

“因为公务紧急，我必须离开这里几天。拜会大使先生的事不得不拖到我回来再说了。”

“放心吧，我会亲自向弗朗塞里诺解释的。等亲爱的阿纳多归来之后，我们一起制定一个拜会日程表。唯一的候选人有这个特权，用不着太匆忙。”说完之后，他仍感不足，又加了一句：“我在这儿时刻警惕着呢！”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的。

上校的报名信是追悼会之后交给文学院秘书处的，无疑会震动全国，任何人也不敢再报名和政府及掌权者分庭抗礼。

开头几天，每次从法院下班后，他都顺便到文学院走一趟，和院长聊聊，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新闻。慢慢地，他觉得无需这么紧张，完全放心了，去文学院的次数也减少了。他需要腾出时间和文学院的同事们通通电话，并且保证说，桑巴约·佩雷拉上校一旦当选，光荣的文学院将出现一个辉煌的时代。

尊敬的阿纳多走后的那天傍晚，法官根据事先的约定，来到弗朗塞里诺·阿尔梅达大使家里。一位年老的女佣人照料大使的起居，后者称她为“女管家”。法官准备转达上校推迟拜访的原因，希望重新约定拜会日期，以便候选人亲自向院士表达自己的愿望并求得支持。弗朗塞里诺是文学院创始人中唯一健在者，候选人通常总是首先拜会他，以示对这

位元老的崇敬和尊重。

当他遵照女管家的吩咐在客厅等候时，忽然看见一只漂亮的篮子，里面装满进口水果、英国饼干、瑞士巧克力、葡萄牙的波尔图葡萄酒和五盾牌开胃酒。旁边的桌子上放着全市最好的食品店“拉莫斯·拉莫斯”的发票单和一张露在信封外面的名片，上面写着：“致杰出的文学家、外交家弗朗塞里诺·阿尔梅达大使。”落款是“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谨致深切的敬意。”

法官听说过将军的名字，但那字体一眼就看出是出自狡诈的阿夫拉纽·波特拉的手笔。他的字体别人是模仿不了的。法官十分吃惊，这么满满的一篮贵重礼品意味着什么呢？他也给弗朗塞里诺送过一篮礼品，但要少得多，便宜得多。礼单上签的是上校的名字。这个鬼波特拉，他也会来这一套！

喜欢吹吹拍拍的、爱献殷勤的、讨人喜欢的食客弗朗塞里诺·阿尔梅达，在外交生涯中颇为顺遂，他当过驻比利时、瑞典和日本的大使，担任过外交部秘书长的职务，文学院帮了他的大忙。二十八岁那年，他靠着有限的著作——一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和一本有关马萨多·阿西斯作品的随笔成了文学院四十名创始人之一。在当时，这实在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小小的文学院还非常寒酸，很少人知道它，连固定的地点也没有，更不要说津贴了。三十年之后，弗朗塞里诺又出版了一本关于日本风土人情的散文集《日出的国家》。他至今还是一个老光棍，但在他所有任职过的国家里，都留下了“情王”的美名。

英国女王陛下派驻日本的大使安托尼·洛克子爵退出外

交界后曾撰写过一本轰动一时的回忆录，其中多次提到阿尔梅达——他是发现东方的夜生活和寻花问柳方面的“无与伦比的密友”。在日本任职的五年中，阿尔梅达和洛克使整个外交使团大为生色。他们在那些寻欢作乐的场合进进出出，名声四扬，直到“情王”阿尔梅达调走为止。英国子爵对此颇为惋惜。而阿尔梅达在关于日本风土人情的著作中，却只字未提安托尼·洛克子爵和夜生活的事。

大使先生来到客厅会见文学院的同事。女管家端着托盘，托盘上有一瓶波尔图葡萄酒，两只酒杯和一碟小点心。这位元老静静地听着，对以上校的名义所作的解释表示谅解。

“他什么时间方便，再约个时间吧！明天不行，我已答应莫列拉将军前来拜访。李山特洛老弟，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文学院最大的好处就是选举。候选人个个都殷勤厚道，慷慨解囊。如果不是选举，谁会理我这样一个退休的大使、无用的老家伙呢？我每月从外交部领取一点可怜的退休金，而且还不是硬通货。亲爱的，谁也不会巴结我的。但文学院一出现空缺，你瞧吧！不到十天，我就收到两篮水果、酒、点心，而且还是最好的进口货。”他把英国饼干蘸了波尔图葡萄酒放进嘴里，激动地说。

“你是说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也要竞选？”

“你还不知道？刚刚报名，我的朋友。他是个强有力的候选人呢！”

礼品送来后，将军的漂亮女秘书曾来和他商量过日期和时间，以便这位新冒出来的竞选布鲁诺留下的位置的候选人前来进行礼节性拜访。对此，他只字不提。迷人的、落落大方

的女秘书口齿伶俐。在愉快的交谈中，她暗示自己对当今那些淡而无味的、不懂礼貌的青年男子毫无兴趣。象外交家弗朗塞里诺·阿尔梅达这样彬彬有礼的男士实在太少了。

李山特洛告辞时说，上校回来后再电话联系吧！一跨出大使家门，他就匆匆赶往文学院。

“唯一的候选人”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

勾 引 者

“我什么事没为她干过呀！”

波特拉坐在冷饭店一张不引人注意的桌子旁，微笑着回忆起诗人布鲁诺向他讲过的这句话。对面坐着的“玫瑰姑娘”①听后羞得面孔通红。她长着一头长长的、乌亮的印地安人式的黑发，黑人式的厚嘴唇和白人式的蓝眼睛。

“当一切都过去之后，他仍然定期给我送玫瑰花。没有谁能和他相比。”罗莎说。

阿夫拉钮·波特拉向她说明了当前的形势：保护布鲁诺名誉的必要性以及争取四十名文学院创始人中唯一健在的弗朗塞里诺选票的重要意义。大使一生喜欢讨好权贵和女人，而桑巴约·佩雷拉上校就是一个大权在握的权贵。

“你是说让我勾引一位老人？”罗莎吃惊地问，“象他这种年纪，眼睛还会盯住女人？”

“是的，毫无疑问，我可以作证。”

几个月以前，他和布鲁诺曾在文学院门口看见过颤颤巍巍的弗朗塞里诺使劲盯住一位年青女郎的白皙大腿，眼里射

① 这是诗人布鲁诺生前对罗莎的一句赞美与讨好的话。

出贪婪的光。诗人对波特拉的辛辣讥讽不以为然，并且声称将来他即使变成皤然老翁，也要坐在公园阳光下的长椅上怡然自得地欣赏过往的女人。波特拉和罗莎都沉浸在回忆之中。他思念自己的朋友，她缅怀自己的情人。

罗莎喝完了杯中的牛奶。

在她十八岁那年，差不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勾引上了一个比她大三十岁的中年男子。她对他一见钟情，常常一边为贵妇们缝制衣服，一边从窗口向坐在咖啡馆里的布鲁诺频送秋波。

小 裁 缝

罗莎读过阿夫拉钮·波特拉写的《五点钟茶点》，这是一篇以她和布鲁诺的恋情为素材的充满激情、生动感人的小说。故事跌宕起伏，曲折浪漫，但纯属杜撰。有些情节确有其事，比如求婚一场，但和真实情况出入很大。据小说家的描写，似乎冲突是在唐·璜式的花花公子和一位天真无邪、想入非非、被玩弄于诱奸者股掌之间的少女中展开的。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罗莎即使吐露真情，又有谁会相信那些有悖常情的荒唐事呢？阿夫拉钮·波特拉素以了解女性心理著称，连他也难以相信这位普通的裁缝女会干出那样的事。罗莎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那样做，而且也不想弄明白。她绝不是个疯疯癫癫、水性杨花的放荡尤物。她对他只有爱，象日行中天、月满中秋一样地爱。

这种爱使人震惊、令人目眩，象徒然抛起的狂浪把大地淹没；象划破长空的闪电使石破天惊。她无所畏惧，甚至厚

颜无耻得象个女光棍。谁能想到她会那样大胆妄为而又心怀赤诚呢？

在城外的公路上，罗莎常常碰见一群向她讨好、献殷勤、挤眉弄眼的小伙子，她也无动于衷。就连被邀请到“波达弗戈”去踢球的“马杜列拉俱乐部”的有名中锋杰昂也徒劳无益地每天在胡同口等她。看到她终日一本正经、心神不定地盯住“科伦波”咖啡馆里坐着的那位先生，邻居们都说她是个高傲的、固执的蠢丫头。在她心目中，咖啡馆里那位先生比任何电影明星都迷人。她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位诗人，更不知道还是一位知名的诗人。她只是爱这个人，后来才知道他会写诗。上帝真是太慈悲了。

“我老是看他，他终于抬起头，看到我正在窗口穿针引线。”诗人的目光落在二楼的窗台上，姑娘正在对他微笑。他迟疑一下，似乎在打量她。手中的酒杯慢慢放在桌子上，转过身继续听朋友讲话。窗台前站的那个女人一定很年轻，很漂亮。

他来咖啡馆没有什么规律，也不是天天来。罗莎常常站在窗前，急不可待地、心不在焉地等他，手中的针老是刺破指头。一天下午，郁郁不乐的诗人站起身来准备离去，偶然向楼上的服装店望了一眼。罗莎向他挥挥手，表示再见。他笑笑作为回答。第二天，罗莎用手指放在唇上，向他作了个飞吻的动作，她真是越来越大胆了。她很朴实，几乎不施脂粉，不佩首饰。都十八岁了，可从来还没认真恋爱过。他点燃的欲火在吞噬着她，使她完全变了，就象远方一声霹雳燃起了一片森林大火。

有一阵子，她一星期多没露面。她把活计带回家，想弄

点外快，买本书。时装师毕克太太发现自己的助手所注视的目标后，说："我的小宝贝儿，那可是一位大诗人呀！所有的娘儿们都想和他睡觉呢！"

罗莎在附近一家书店的橱窗里看到了再版的《舞男与花》，知道很贵，决定加倍工作。她在学校里并不出众，可现在几乎不费什么劲儿就能整首整首地背诵诗。罗莎整天痴痴迷迷地读着诗，逐渐发现这位风度翩翩的绅士原来是个放荡不羁的抒情诗人，无可救药的浪子，令人着迷的情种。为了勾搭上他，这位乡下长大、性情随和的姑娘冲破了各种世俗偏见的束缚，变成了一个咄咄逼人而主动委身的妖女。

当布鲁诺再次出现在咖啡馆，抬头向对面的窗台望去时，罗莎招招手，拿着他的诗集跌跌撞撞地冲下楼来。看到眼前这位气喘吁吁的姑娘，诗人惊得目瞪口呆，没想到她是如此光艳照人。每当他和来自下层的读者谈话时，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宽慰。他的诗不仅为上层人士喜爱，也深受普通人，比如这个迷人的天使般的小姑娘的欢迎，为此他深感骄傲。

他邀请的朋友还没来，就请她坐下，问她想喝点什么：茶还是甜酒？他津津有味地啜饮着黑茶蔗酒——这习惯是在巴黎圣日耳曼的咖啡馆里养成的。姑娘望着他，摇摇头。

"我叫罗莎·梅莱斯·恩卡那桑，你叫我罗莎好了。"

布鲁诺拿起钢笔，用几乎象绘画一样的字体写起来。

"给罗莎……"他停下笔，开玩笑说："给罗莎什么呢？"

"一个吻。"

布鲁诺开心地笑了。罗莎目不转睛地望着白纸上那只保

养得很好的手写下的优美字句。一切都那么完美无缺。他亲切地、热烈地说："你为什么不坐一会儿呢？"

"这里不行……"她痴痴地望着他说。

"那么在什么地方呢？"他惊奇地、揶揄地问道。

"随便哪儿都行。"

"什么时间？"他狡黠地说。

"如果你愿意，就在今天，我六点下班。"

姑娘穿一身自己裁剪的朴素而大方的衣裙，显而易见是个贫家女。她可以作他的女儿。他虽然可以随意支配她，但他觉得没有权力欺负一个弱女子，更不应该滥用由他的诗句激起的姑娘的感情。如果她的年龄再大些，或者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名媛淑女，他将毫不迟疑。但面前站着的是一个头脑单纯、靠给时装老板当助手餬口的可怜丫头。放过这样一位亭亭玉立、光艳照人的混血儿太可惜了。但她的处境使他不忍心亵渎她。在各种各样的沙龙里，同样漂亮、富有而又放荡的女人有的是。他推辞说：

"亲爱的，今天不行。我和别人约好吃晚饭的。"

"那么明天好了。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我六点下班，而且可以旷工。那么就明天，好吗？"两只有神的蓝眼睛，半闭的小嘴唇、乌黑发亮的秀发，她整个身心似乎都在渴望着他指定幽会的时间和地点。

布鲁诺不再感到开心了。在他的风流史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这样赤诚相见、随时准备委身于他的女人。防线崩溃了。既然她心甘情愿，他为什么要躲躲闪闪呢？要退缩，还有时间。

"好吧，那就明天。你六点下班时，我在书店门口等

你。"

他把签过名的诗集交给她。罗莎不肯罢休：

"我可以回你一个吻吗？"

诗人那具有阿拉伯血统的面颊上印上了姑娘的厚实的唇印。她和他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同样来自非洲和东方。

想起过去，罗莎不禁自问：到底什么是她的真面目呢？现在的这个被情欲燃烧着的骚货呢，还是往日那个腼腆的、正经的小姑娘呢？真有意思。阿夫拉钮·波特拉在小说中塑造的是往日那个住在马杜列拉的纯洁、文静、朴实的小姑娘。

首先谈到爱情的是她。她不得不千方百计挑逗他，因为这位情场老手，放荡不羁的风流才子只不过把她当成情窦初开的、被几首诗迷得神魂颠倒的天真小姑娘而已。他忐忑不安，不知道怎么做才能使她既不失望又不受到伤害，造成无可弥补的后果，毁了她的前程，甚至酿成终生不幸。他带她散步，到僻静的餐馆吃饭，游览市容和名胜古迹，赠给她自己的或别人的诗集，送她玫瑰花，象明信片上印的那种小市民过星期天一样，在植物园的大树下卿卿我我，吻那被针刺得斑斑点点的纤手，褐色的面颊和蓝眼睛。她偷偷对阿夫拉钮说，她正经历着一场和以往任何恋情迥异的、荒唐的、使人激动的恋爱，象诗一样的、纯洁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罗莎象一团火。布鲁诺的每句话，每个动作，轻轻的抚弄——摸摸头发，吻吻脖颈，都会触动爱的琴弦。她不满足于这些，于是献上嘴唇，诗人情不自禁地吻了她。也许他先吻了她，所以她可以投桃报李。罗莎决定成为他的女人，而不仅仅是恋人。

她无法忍受他设置的那种文质彬彬的、躲躲闪闪的障

碍，要求带她到圣亚历山大他的住处去看看。不久前，《星期六杂志》上有一篇报导，附有这所房子的照片：室内墙上挂着各种流派的油画，诗人从国外带回的纪念品；天花板上悬吊着小天使；常春藤爬满了正面的墙壁；庭院里的玫瑰花姹紫嫣红，诗人懒洋洋地依在门口的台阶上。

"你不害怕？"

"恰恰相反，急不可待。"

他们手挽着手穿过花园。他信口胡诌些什么"蜗牛与昆虫向你致敬"之类的诗句。他让她坐在客厅里，想向她解释一幅超现实主义油画。可是她来时已下定决心，径直朝卧室走去。欣赏油画有的是时间。

当罗莎拉着他的手宽衣解带，滚到床上时，他心里想："哼，肯定和别人睡过，而我这个傻瓜还一门心思地以为她是个纯洁高尚的贞女呢！"

他错了。罗莎是个处女。除了别的美德之处，她还是个勇敢和完美的姑娘。

诗人象个半羊半人的农牧神一样，痴痴迷迷地走到花园里，采下一大把玫瑰花。罗莎象一尊铜塑，赤裸裸地躺在刚刚被玷污了的雪白床单上，似乎在向上帝谢恩。安东尼奥·布鲁诺把花瓣摘下来，撒在那微微颤抖的玉体上。

布鲁诺也许从来没有真正理解她，全部占有她。罗莎奉献给他的爱以及他回报她的爱——如饥似渴、温柔多情，正如阿夫拉钮初次见到她时说的那样，没有比她更温柔的姑娘了——没有任何低级趣味。这使他隐隐感到内疚。罗莎虽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但这改变不了赤裸裸的现实：她仍然是个穷裁缝，天真无邪的少女。如果不遇到他，她会结婚，生

孩子，建立家庭，过着平静而又体面的生活。可现在她却成了他的情妇，这无疑改变了她的命运。等待她的不体面的、难以预测的未来使他深感愧疚。

几个月后，他遇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女人。这件事使他心有所悟，认为应该向罗莎提出结婚的建议，以便她不再处于一种无依无靠、无所归宿的境地。

布鲁诺对她毫无隐瞒，没有恶意，也从来不躲躲闪闪，这是很清楚的。可是罗莎拒绝了。她虽然一句没问，但知道他为什么提出结婚。她不能同意。

“能作你的女人就足够了。你生来不适合结婚有老婆，你是个糟糕的丈夫。”

还没等到彼此厌恶，互相欺骗，她就走了。没有解释，就象当初突然闯入他的生活中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分手之后，他仍在三个固定日子给她送去玫瑰花：初次相会，在撒满花瓣、点点血迹的床上占有她，以及最后一次在颠鸾倒凤、甜蜜疯狂中告别。他为罗莎写了一组《亚马逊的埃塞俄比亚人》。这些诗极其离奇古怪，荒诞不经。“你身上的一切都是幽暗的奇迹。”等等……

以前的唯一候选人

唯一候选人和全票当选的前景已不复存在。李山特洛焦躁不安，不停地搔着头，把手指插进雄狮一般披散的头发里。如果上校得知不久前兴致勃勃的选举专家向他许诺的两项最为鼓舞人心的前景已成泡影，事情会是什么样子呢？

法官希望从这位有影响的、呼风唤雨的人物大获全胜中

得到好处：如果不是唯一的、起码也是主要的受益者，所以他不愿别人插手，自己一手包揽起桑巴约·佩雷拉的竞选运动。最初的乐观估计失败了，责任当然应由他一人承担。可恶的波特拉！李山特洛劝说大学校长拉乌尔·里梅拉退出选举，等待下一个空缺，因为波希奥已经不能出门，医生不再为他动手术，肺癌已大面积转移扩散；这时候该死的波特拉却弄出来一个有好几本著作，象运动员一样好斗的将军！他从一家匆匆赶到另一家，力求尽快拜访完所有的院士。

对于"讼棍"这一称呼，法官当之无愧。他绞尽脑汁试图证明出现竞选对手有其有利的方面。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从南方粉碎了祖国(不，应当说是独裁政权和元首)的可恶敌人返回之后，法官向他阐明了这一论点。

"斗争全面展开了。卑鄙的敌人甚至渗入了巴西文学院，他们抛出了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供院士们选择，妄图减少亲爱的朋友您的选票，真是愚蠢至极。它丝毫也动摇不了上校的牢固地位，更不会威胁到您的当选。恰恰相反，他们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由于新人报名，阿夫拉钮·波特拉，伊万特洛·桑托斯以及费格雷多之流的顽固派们非但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而且还会作茧自缚，使自己无法再投白票。院士投赞成票仅仅表示倾向，而白票却是对候选人的极大污辱，现在使人声名狼藉的白票危险消除了。"

"敌人的白票只能使我感到高大，而不会声名狼藉。"上校不同意法官的看法。这消息使他颇为不快，法官的解释也难以令人信服。

"当然，如果尊敬的朋友您能向您的战友——将军施加压力，迫使他退出竞选，那么我李山特洛就可以设法争取几

位自由派院士的支持，让最顽固的家伙们不投白票而投弃权票。”

“对莫列拉施加压力？毫无用处。他恨我，认为是我积极活动把他弄到预备役里去的，这不是无稽之谈，不过，真会有谁投这个可怜虫的票吗？一个被挤出《里约邮报》的无能的军事评论家，微不足道的、食古不化的自由主义者、傲慢自大的蠢家伙！”

“毫无疑问，他最多能得七、八票，绝不会超过十票。”

“那么多？”上校绷着脸问。

“我们还可以再争取回来两、三票，我已开始作这方面的工作。”

“需要这样。怎么能让‘马奇诺防线’得八票呢！绝对不行。法官先生，这就全看你的有效努力了。”

上校没有称呼他李山特洛，也许是深感失望的缘故。法官从这种直呼其名改为以职衔相称的演变中觉察出上校的不满。但他没有泄气，一定要重新赢得信任和亲密。

“放心吧，鄙人有经验，一定尽力。如果您同意，我们现在可以安排一下头几次拜访的日程。实际上您这趟出差使我们失去了一段宝贵的时间。亲爱的阿纳多，让我们补回来吧！”

“对，来吧，李山特洛朋友。”

法官松了一口气，打开皮包，从中抽出两张印有院士名单的纸，把其中一张交给上校，说：

“进攻吧，上校先生！”

工 作 日 程

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参加竞选，使桑巴约·佩雷拉上校十分倒胃。在拜访前五名院士中，他愈来愈烦躁不安。对于一个开始竞选时没有对手、可望全票当选的人来说，此时前景突然变得飘忽不定，灰暗朦胧起来。他并不担心失败，因为胜利是有把握的，但不会是在院士们热烈掌声中的凯旋式的胜利。种种迹象表明，可恶的“马奇诺防线”将会超过十票，如果不是十二、十三票的话。必须同李山特洛认真研究一下，制定出新的行动计划，发动一次真正能粉碎敌人企图的反攻。据他所知，莫列拉这个招摇撞骗的家伙正在到处信口雌黄，大谈自己的胜利呢？

五名拜访过的院士中，两名向他明确表示无条件的支持，其中一位还提供了客观的、有价值的情报。

遵照李山特洛的建议，上校把那些虎背熊腰的小伙子们（从特种警察中严格挑选出来的）留在马路边的汽车里。他身着戎装以突出作为军队候选人的特点。问候寒暄之后，他也象莫列拉将军一样宣读自己的声明。两人的说辞大同小异（形式上有微妙的差别，一位受阿夫拉钮·波特拉的影响，一位受李山特洛的指教）。他们具有文人和军人的双重条件：既是作家又是高级军官，争夺的也是传统上属于军人的空缺。桑巴约·佩雷拉说，他之所以报名竞选是因为受到以国防部长为首的战友们的嘱托。作为身处领导地位的现役军人，他只有服从。他还透露一些细节，这对起草欢迎辞的人无疑颇有参考价值。他声称自己是一位抒情诗人、政治评

论家——有十二本著作为证，完全有资格竞争布鲁诺留下的空缺，因为死者基本上是一位散文作家和诗人。上校有一本爱情诗选，作为布鲁诺的继承人名正言顺。

两名保证投赞成票的院士中，有一位还表示了对上校的热烈崇拜，着实恭维了一番，对收到十二本大作深表谢意（报名之后，上校向所有的院士寄赠了有题词的著作）。院士献媚地说，其实这些著作大部分他都有，因为他是上校的忠实读者，而且对杰出的思想家的论点深为赞同。在闲谈中，他暗示上校的竞选活动有点问题。“李山特洛老兄尽管非常勤快、忠实、令人钦敬，但却犯了一些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他忽略了重要的方面：不是盯住危险区——军队，而是担心根本无意竞选的拉乌尔·黑梅拉！你说说，现在谁在我们国家说了算。感谢上帝，是军人！军人把我们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给国家带来秩序和体面。所以，只有军人出来竞选才能给尊敬的上校带来麻烦。将军是不会取胜的，但他能得到选票。好些本应属于你桑巴约·佩雷拉的选票，由于李山特洛垄断了你的竞选活动，其他崇拜你的人无法竭尽绵薄之力。”

上校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对阴谋家和告密者一向非常尊敬，因为他每天进行的反颠复活动依靠的就是这种人。

“鄙人的竞选仰赖所有的朋友，不仅仅是法官先生一人。他作了许多工作，我不胜感谢。但对他的能力，坦率地说，我开始有点怀疑。亲爱的朋友，您对我有什么指教呢？”

“请部长给各位院士寄张名片，给认识的人通过电话。谁能拒绝国防部长的请求呢？”

另外两人几乎以同样的理由、同样的托辞拒绝投他的票。"非常遗憾，上校先生迟了一步，我已答应了另一位杰出的军人、作家、陆军中将瓦尔米罗·莫列拉。"在这两家中，桑巴约·佩雷拉都象挨了一记耳光。因此拜访之后，他情绪很坏，但竭力不在告别时流露出冷淡和不快。他掩饰不住对李山特洛·勒伊特的不满。在法官拟定的可能支持无耻的"马奇诺防线"的八名院士名单上，并没有这两个家伙的名字。

上校命令法官在私下活动中展开外围战：去运动部长、参谋长和各部要员，给他们许愿，如果有必要，可以暗示将来是要报复的。

外　交　官

两票赞成，两票反对，一票摇摆不定。这后一票就是按惯例首先拜访的弗朗塞里诺·阿尔梅达大使那一票。

老态龙钟的外交官用点心和红葡萄酒极其客气地接待他。院士感谢送来的一篮水果（幸亏他那些冒冒失失的保镖撞了体弱多病的老头儿后，李山特洛出了这个主意），对上校大加赞扬，但始终没有明确表示投他的票。当然，也没有拒绝，而是闭口不谈投票的事。这纯粹是一次漫无边际的闲聊，弄得桑巴约·佩雷拉只好开门见山地提出来：

"我希望有幸得到您的选票。"

"那当然，放心吧！你一定会当选的，没有我这一票你也一样当选。"他把土耳其香烟套在长长的烟嘴上，这种讲究很使上校讨厌。

这种典型的模棱两可的外交语言，谁能弄懂呢？上校是个毫无耐性的人，被这位颠三倒四、闪烁其辞的瘦老头儿弄得糊里糊涂，茫然无措。看来莫列拉拜访过他，大使已不止一次不指名地谈到将军。这种守口如瓶意味着什么呢？鬼知道。谈话进行得十分艰难。大使常常顾左右而言它，赞扬红葡萄酒、点心、摆弄烟嘴。在对颠覆分子的审讯中，上校对那些不肯交待的家伙总能及时抓住契机和把柄，远比进行这种对话带劲。弗朗塞里诺极其客气地把他送到门口："阁下可以着手起草演说了。你有布鲁诺的书吗？一位诗人，见了女人就没命！"说着，很响地咂了一下舌头。

看样子，他准备投上校的票。但为什么不明说"我的票是属于你的"呢？李山特洛竭力安慰上校，保证大使的诚意是可靠的。他说话历来就是这样模棱两可，让人捉摸不透，也许是多年外交生涯养成的毛病。你不必担心，弗朗塞里诺任何时候也不会拒绝政府看中的候选人。他有什么理由去投莫列拉将军的票呢？除了阿夫拉钮·波特拉送去的那篮子酒和点心，他还能提供什么呢？礼品虽然很丰盛，但不足以改变奸诈的外交家的选票。

即使如此，在法官的建议下，心怀疑虑的上校还是适时地订了一打香槟酒送到大使的府上（钱自然出自反共产主义经费）。

"有一种圣保罗州产的香槟，牌子叫……"

李山特洛想起了曾喝过的南里约州产的被称为琼浆玉液的纯葡萄酒，立即提出异议："最好不送圣保罗州或是南里约州的香槟酒。不要忘了，弗朗塞里诺曾在国外呆了三十年。"

“嗯？”

“还是送法国香槟为好。”

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无可奈何地垂下肩。反共产主义的经费实际上已经用得太多了。

“什么牌子由你酌定。正是这种奢靡才使巴西种族腐化和堕落！”

午餐前的参谋会

警报是由亨利克·安拉德发出的。无论从倾向和家庭背景看，他都是个自由派政治家。他的父亲当过州长、参议员、部长，由于议会解散而赋闲在家。他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写过巴朗·里约·布朗科的传记，在文学院院士中，是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投桑巴约·佩雷拉上校票的人。作为莫列拉将军竞选的参谋，他处事稳健，到处游说，但极少吹捧。亨利克交际广泛，包括对手营垒中的人也有关系。在国内，他素以消息灵通著称，善于分清那些是真实情况，那些是耸人听闻的谣传。据说他目前正和保守派、自由派和左派串连反对新政权。他是阿夫拉钮·波特拉的同乡和知交（在同另外两名强有力的对手竞争院士的选举中，波特拉帮了他的大忙）。他建议召开一次抵抗运动的最高参谋会议，一起分析当前的困难形势。罗莎丽妞太太对参预这项密谋颇感兴趣，当即决定在弗拉芒戈的家里吃午饭——用巴伊亚州的饭菜招待《路易·巴波沙生平》一书的作者。午餐只邀男宾，如有夫人光临，罗莎丽妞太太会另外准备一个房间，使她们无法接触到有关选举的秘密。

就连一向乐观的伊万特洛·努奈斯·桑托斯也忧心忡忡起来。李山特洛·列伊特带着国防部长和其他军政要人的亲笔信走访了院士们。这些信一致推荐桑巴约·佩雷拉竞选。除他之外，还有两个混蛋也投入了这一肮脏的勾当。在提到自己不喜欢的人时，老作家常常丢掉客气用语。他们正在得逞。按伊万特洛的要求原来答应投莫列拉将军票的马孔德院士现在也倒戈了。马孔德接到农业部长的无法拒绝的请求——请求？不，应该说是命令，是威胁！他在农业部占据着一个待遇丰厚的职务，是羊业促进会的成员。他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部长说，如果他的好朋友和有力合作者坚持投将军的票，支持现政府的铁杆敌人，那将被视为敌视政府的行为。如果这样，部长将无法保留他在特别机构中的职务，而这一机构的有效运转完全仰仗部长的幕后活动。马孔德走投无路，只好屈服。他不能丢掉委员会的肥缺，只好如实地向伊万特洛说明食言的苦衷。

“政府已经把桑巴约·佩雷拉的当选看成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亨利克·安拉德说。“新政不容许任何反对派，它要控制一切。由于其威望和选举新院士将要产生的影响，文学院也在劫难逃。你们知道巴伊马一周之内收到多少为佩雷拉游说的信吗？五封！”

上校和他的谋士们到处活动。头天傍晚，安拉德在教堂里亲耳从红衣主教那里听到李山特洛拜会他的详情。他们企图让教会向一些同宗教关系密切的院士施加压力。主教拒绝和他们合作。不正是阿纳多上校应该对拷打政治犯、夜闯民宅、抢劫公共和私人图书馆、在众目睽睽之下焚烧书籍和无休止的暴行负有直接责任吗？就在头一天，他还收到累西腓

和奥林达两地主教的报告，叙述了伯南布科州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可悲事件。他宁可避开文学院的竞选，也不使宗教权威受到损失。据亨利克·安拉德讲，外交部长也不想卷入这场“闪电战”。外长虽然是个显赫人物，但并不赞成治安机关胡作非为。他对桑巴约·佩雷拉深恶痛绝，因为上校曾下令对外交部和因不同意亲纳粹法西斯轴心国的政策而辞职的前外交部长的住宅实行电话监听。

“莫列拉将军虽然不是什么令人讨厌的人物，可他算什么文人呢？你呀，罗德里格……”

“那么请你另选高明吧！他的作品没有才气，这我同意。但他是个坚强的人，有不少长处。”

“这位宝贝将军最大的长处是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千金，”费格雷多说，“请罗莎丽妞太太原谅，我想她可能派上用场，如果她愿意合作的话。那姑娘甜极了，而且长着一副来者不拒的脸蛋。”

“别没正经了，费格雷多，”罗莎丽妞打断了他的话，“别打那姑娘的坏主意。不管文学天赋高低，将军毕竟是我们推出的候选人。我请你们到这儿来，不是让你们说人家坏话的。我要知道你们准备如何击败这个……”她从来找不到一个适当的词来称呼桑巴约·佩雷拉上校，只好向伊万特罗这个活字典求教。

“我们怎么办，可怜的家伙们！”波特拉叫道。

在文学院之战的第二阶段，面对敌人处于优势的局面，阿夫拉钮·波特拉宣称必须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从基于事实的指控到施展美人计。“费格雷多的建议是可行的，我波特拉已经……考虑过。但只能使用那些能干的、有经验的、

无所顾忌的女郎，而将军的女儿目前正在热恋中。"

"阿夫拉钮，你是怎么知道那位姑娘的私生活的？"罗莎丽妞吃惊地问道。

"我的情报……我需要知道有关候选人及其家庭的一切情况。你不能随意猜测我知道的事情是……"

现在已经无需谨小慎微了。纳粹分子入选将是巴西文学院的奇耻大辱。这家伙即使不是焚毁书籍，引进盖世太保专家指导全国警察拷打政治犯的元凶，起码也是主谋之一。无论如何要击败他，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国内还有正义存在，文学院是独立的、光明正大的团体，不允许对它随便戏弄。人们的自由和生命正在受到威胁。

伊万特洛准备到累西腓旅行，要在那里的法学院讲演，所以想知道红衣主教所指的发生在伯南布科的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听说在禁止一场演出时逮了人，"亨利克说，"详情不太清楚，也不知道桑巴约·佩雷拉是否与此事有关。伊万特罗可以就地了解一下，然后给我们讲讲。"

午饭前，参谋会议充分交换了意见并做出了决定。

在吃过一道接一道佳肴——木薯鱼肉汤、鸡丝、鱼丸、馅饼、烤鱼之后，无法再讨论问题了。抵抗运动最高司令部的成员们酒足饭饱，象莽蛇一样需要休息了。

伯南布科事件

如果不算戏剧家阿利台乌·阿拉保亚在奥林达电台的讲话和被扣发的卡鲁阿鲁市《闪光报》，伯南布科事件在国内

报刊和电台上可以说毫无反应。尽管声明的发起人在文化界颇具声望——也许正因为如此，新闻检查才禁止它发表，而且还不许提到任何与此有关的背景情况。卡鲁阿鲁市这家周报发行量和篇幅都十分可怜，以至州新闻宣传局的值班官员竟忘记把禁令通知它了。这样，《闪光报》才能至今还把独家刊登这项知识分子的声明引以为荣。声明登在头版头条，因为签名者之中就有这家报社的社长、民俗学家若奥·孔德。当然，报纸被扣发，值班官员受到申斥。《闪光报》执照被吊销，州新闻宣传局值班官员成为新宪法177条的牺牲品。按照这条严厉的法规，任何官员都毫无例外地被立即辞退或被迫退休。

事情是由阿里约·巴斯托惹起的。这个外号叫“走狗”的家伙和几名军警把市郊一个正在上演木偶戏的小棚子给捣毁了。那是一个工人和甘蔗园种植工混居的贫民区。上演的小滑稽剧讲的是一家工厂的工人受凶残乖戾的糖厂主迫害的动人故事：这位厂主占有大片土地，在警察和地痞的支持下为非作歹、横行霸道。布鲁约沙庄园的监工强迫一家之主的若奥尼约·恩巴布萨道日夜不停地在蔗园干活，而管家萨达那斯则试图让工人的美丽、正派的妻子奇卡投入好色的庄园主兼糖厂主的怀抱。

工人们饥肠辘辘，孩子们嗷嗷待哺，居然以土块充饥。若奥、奇卡和别的小伙子们只能乞求圣母玛丽亚的保护和依靠自己的机智与敌人周旋。

尽管糖厂主有钱有势，但这出风格粗俚的戏的作者却通过巧妙的安排，使恩巴布萨道最后取得了胜利。足智多谋的若奥死死缠住监工，并从庇护神圣母那里得到启示，奇迹出

出现了：好色淫恶的庄园主中了邪，得了阳痿症。那些体壮如牛的警察挤眉弄眼，个个象女人一样尖着嗓子说话。庄园主由于冥顽不化，最后和他的同伙们一起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看戏的穷哥儿们开心极了，一边笑一边鼓掌。他们从中看到了希望。累西腓及其附近的市镇、种植园和糖厂里几十个木偶剧团争相在破木箱和硬纸板搭成的简陋舞台上演出这一讽刺剧，因为它反映了现实，创造了奇迹，给人以教益。

不知道是谁告发的。臭名昭著的、在那一带令人闻名丧胆的"走狗"巴斯托中尉——不少女人靠挣他的钱生活的家伙，有一天突然带着四名丘八捣毁了戏台，把老板和助手（父子俩）毒打一顿，挥捧赶散观众。

拘留几天后，木偶表演家被释放了。他们向戏剧家阿利台乌·阿拉保亚诉说了事情的经过。

父子俩向作家讲述了他们的遭遇并让他看了惨遭毒打的伤痕。好几天，他们是和骗子流浪艺人关在一起。作家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在电台一个听众极多的节目中揭露了这一事件，痛斥军警和"走狗"的暴行。

阿拉保亚愤怒的谴责立刻引起反响：奥林达电台受到新闻宣传局警告，节目被迫停播。军事警察在伯南布科州，特别是累西腓、奥林达以及周围城镇发动了一场闪电式的行动对付木偶戏和木偶演员。舞台被捣毁，木偶被没收，演员被追得四处奔逃。

阿利台乌·阿拉保亚是个性情强悍的腹地人，断然决定反击这一突如其来的暴行。他联合了在各界都颇有威望的伯南布科业余剧院的院长瓦尔德马尔·奥利维拉，决定举行一次声援受迫害的木偶艺人的演出，把令人啼笑皆非的木偶故

事搬上圣伊莎贝尔剧院的华贵舞台，同时上演的还有阿拉保亚专为此事而编写的独幕剧《上帝的木偶剧》，收入用来资助恢复被捣毁的可怜剧场。

鉴于戏剧界两位名人的声望，检查官感到左右为难：是允许还是禁止上演呢？由于拿不出主意，他们只好报联邦审查机关去决定。安全部门的人卷入了这一事件，他们把问题提到军界上层人士那里。案卷最后到了桑巴约·佩雷拉上校手里，他立刻意识到木偶戏的敌对气味，认为它是为国际共产主义服务的。演出具有明白无误的颠复性，于是下令禁止演出，并指示新闻宣传局重申报纸和电台要保持沉默的命令。

由于官僚程序的延搁，演出组织者利用这一机会作好了各种必要的准备：确定了演出日期，入场券被抢购一空，可以说万事俱备了。里约没有答复，说明演出没有问题。州检查官决定同意上演并签发了许可证。

圣伊莎贝尔剧院座无虚席，大幕就要拉开。这时，一群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突然包围了剧场。观众被轰走，木偶家被逮捕。阿拉保亚和业余剧院的院长被带到保安处。经过激烈的争辩后才知道，警察原来是在执行里约来的由桑巴约·佩雷拉上校口授的命令。命令说，肇事者如果胆敢反抗，将按国家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严惩。他们庆幸没有受审，但却不知道自己已被记录在案：胸前佩带号码被拍了照，并且留下了指纹手印。

这些伯南布科冥顽不化的知识分子哟！他们居然还不就此罢休。阿拉保亚和其他一些人一起起草了一项告全国同胞书，签名的有作家、音乐家、艺术家、演员、大学教授、政

界和宗教界人士。为首的竟然是杰出的社会学家、国之瑰宝埃萨·格洛斯①生平的作者、著名的共党分子。

宣言叙述了木偶表演者和支持他们的戏剧家所受到的粗暴对待，并且点了两个人的名：布里奥拉庄园主忠实的走狗、臭名昭著的皮条专家巴斯托中尉以及该事件的幕后支持者桑巴约·佩雷拉上校。

宣言虽然只在《闪光报》上发表，但它却通过私下渠道迅速传开了。一些签名者随之被捕。《埃萨生平》一书的作者也收拾好睡衣、牙膏牙刷和箱子，随时准备进监狱，他已不止一次身陷囹圄了。许多住宅被搜查，书籍被没收。公开盘问更是屡见不鲜。一位在欧美都颇有声望的学者，他住的一幢漂亮庭院的围墙上都被用沥青涂满了肮脏的下流话。这位学者被许多人视为巴西文化的杰出代表。

在法学院作完报告之后，伊万特洛·桑托斯应邀同社会学家共进午餐。这时他才得知累西腓发生的事件。对涂在墙上的那些脏话深表愤慨。他设法弄到一份油印的宣言，在上面看到文学院候选人桑巴约·佩雷拉的大名。回到里约之后，他又翻印了许多份，在星期四的茶会上散发给院士们。

情　妇

上场演出之前，玛丽娅·若昂又刻意修饰了一番。

"那时我真象一条疯狗。"

"那时？"波特拉院士唇边浮起了善意的、揶揄的微笑。

① 埃萨·格洛斯：葡萄牙著名作家。

“有天晚上，我故意折磨他，刺激他的嫉妒心，漫不经心地提到一些事，使他听出弦外之音。我还不时谈到一些男人的名字，惹得布鲁诺突然照我脸上狠狠打了一拳。”

“使布鲁诺如此粗暴，你一定是太过份了。”

“是太过份了。当我说他生来就是一个窝囊废、老乌龟时，他就给了我一耳光。我也越发放肆地破口大骂他是‘老山羊’，‘大笨鹿’，‘头上长角的人’①。可怜的人十分后悔打了我，尽力克制自己不要失去理智。但当我用法语高叫“乌龟，乌龟王”时，布鲁诺抓住我，啊，那顿揍呀！拳头，耳光劈头盖脑朝我打来。两人滚成一团。说不清什么时候，拳打脚踢变成了温情脉脉。那一晚真是令人销魂。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们海誓山盟，生死相依。我全身都被我的诗人摩挲和亲吻得通红。”

她站起来，半开的宽松的上衣里露出了丰满而美丽的乳房，她从来不用乳罩。两周前由费格雷多翻译的易卜生的话剧今天首次公演，她在剧中扮演赫达·卡布勒。

“阿夫拉钮先生，为了他，我可以把自己出卖给魔鬼或是巴列多·诺杰托，这后者比魔鬼更可恶。”

斯特钮·巴列多是个腰缠万贯的富商，在戏剧界向以“诺杰托”闻名②，专门用重金收买漂亮的女演员。至今为止，他已“收藏”了不少本国和葡萄牙的女明星。马丽娅拒绝了他提出的一切条件。她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出于天生的叛逆性格，也许是希望巴列多把条件提高到难以想象的高

① 老山羊、笨鹿、头上长角等，都是巴西人用来污辱那些妻子有外遇的男人的。

② 诺杰托：葡萄牙语，肮脏，令人恶心的意思。

度，谁知道呢！此刻“诺杰托”也还以在豪华区提供五间一套的住房和在伯托波利斯度周末来引诱她上钩。

阿夫拉钮把一张文学院院士的名单递给她：

“上面划×的是我们的人，都有把握。标有N的是对方的人，难以争取。什么标记也没有的是犹豫不决者。这些家伙不容易接近，你能从中为莫列拉将军拉多少选票呢？”

马丽娅·若昂半身已化装成赫达·卡布勒，半身还未着装。小说家以内行的眼光打量着她，认为五间一套的房子值得。岂只是值得，简直太便宜了！她看了看名单，说：

“两个人是有把握的。等一等，不是两人，而是三人。罗德里格已是我们的人，太遗憾了。我和他有过一段很短的厮混，真想再重温一下旧梦。”

“他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坚定得把全部时间都投到了莫列拉那位疯疯颠颠的女儿身上，弄得她无法为父亲工作。若昂齐娜，这些公子哥儿就是这么自私。那三个呢？”

有人敲化妆间的门，告诉马丽娅·若昂五分钟后上场。她匆匆化好装，用走向斯堪的纳维亚浓雾中的赫达那悲剧式的手势，指着名单说：

“这些……巴维尼亚已被标上N字，说明是对方的人。但如果我提出来……你希望得到他的选票吗？”

“当然。不过，即使我知道你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也不相信你能征服他。”

“要打赌吗？”她咬着指头说，“这亲爱的老头儿是只温顺的小绵羊，他会在我手上吃草。我的任何请求他都不会拒绝的。”

“你真是一只狐狸。”

“说起来笑死人啦！”

她笑得象小姑娘一样开心。谁会相信她已是四十岁的半老徐娘呢！当她风韵十足地从化妆间向舞台走去时，阿夫拉钮先生心里想，爱情真是灵丹妙药！她不仅依然身段苗条，楚楚动人，而且浑身散发着生命的欢乐。

大　明　星

“狂欢节余兴”皇后选举在圣若瑟剧院进行。参加评选委员会的有狂欢节组委会主席特恩斯·帝亚伯，企业家塞克列托，对三教九流极为熟悉的专栏作家若达·艾费哲以及巴西当代红得发紫的话剧大明星伊达莉·法乌斯达。

安东尼奥·布鲁诺年方三十五岁，正处在事业的顶峰。他的处女作一版再版，销量逐版增加，而且又连续出版了《十四行诗》、《安东尼奥船歌》和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汇编《赤裸裸的真理》。评论界热情赞扬他是“年轻的大诗人”，“无与伦比的十四行诗里手”，“使诗歌发生了革命的抒情诗人”，“花鸟、树木、女人和爱情在安东尼奥·布鲁诺的豪放、真挚的诗歌中获得了新的诗意。他的散文简直就是日常生活的叙事诗”，以及诸如此类的溢美之辞。当然，也不乏尖刻的批评，把他的诗和散文称为“反复咀嚼的泡泡糖”，“无视诗的新领域”，“迎合娘儿们的伤感”。

那些舞文弄墨，嫉妒别人成功的家伙感到内心深处受到了伤害：布鲁诺的书受到广泛赞扬，不断再版。募捐演出中，著名的女明星走上台去朗诵他的诗，大学生们在文艺晚会上朗诵他的诗，女人们在家庭聚会上也朗诵他的诗。

为了弥补作为司法部秘书处小官员的微薄收入，布鲁诺不得不从事各种活动：在俱乐部或沙龙作报告，在报刊上写文章，为剧院写台词，写歌词。二十岁刚出头的无名作曲家赫克尔·塔瓦雷斯有一次请他为自己刚作的曲子写几段词。我们歌曲中的不朽之作《戈鲁比昂》就这样诞生了。列奥波尔多·弗洛埃斯宣称不久将出版布鲁诺以里约热内卢生活为题材的喜剧作品。他不仅作为诗人声誉雀起，而且作为一个人也名扬四海。《贝督因人的罗曼蒂克肖像》被拍成照片，绘制成画像，油画和漫画。在《丰丰画报》上看到他的尊容，那些名媛淑女，已婚贵妇人，情窦初开的妙龄女郎和巴尔扎克式的半老徐娘，一个个长吁短叹，悔恨自己红颜薄命。他手托下巴，目光炯炯，留着马斯卡尼式的头发。1921年，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巴西人民正在准备庆祝祖国独立一百周年。

啊，"狂欢节余兴皇后"！多么令人垂涎的桂冠。除了金灿灿的皇冠、丝绒披风和奥维托尔珠宝店赠送的海蓝宝石戒指外，还可以在新闻界大出风头：采访呀，报导呀，登照片呀，更不用说伙伴们的羡慕了。所以报名的人很多，竞争十分激烈，简直象巴西文学院的竞选一样。话剧演员，歌唱演员，戏剧明星，甚至业余剧团的那些不知名而野心勃勃的姑娘们，都跃跃欲试，梦想得到桂冠，以便跻身迷人的职业演员行列中。职业演员收入虽然不高，但一旦成功，出了名，有了荣誉，少挣点钱也值得。再说，不是还有斯特纽·巴列多那样的"收藏家"和奈杰恩托斯那样有钱好色的老头儿们吗？

由于企业家的活动，四名评委中有三名决定投热情奔放

的马丽卡莉塔·维拉尔的票。姑娘长着一双修长迷人的腿，金色的秀发让人销魂。她声音热情奔放，是“马希塞和瓦达巴小姐”剧组的台柱子。这出活报剧演出已超过一百场。

在候选人列队从评委们面前走过时，诗人的目光落在一个不知名的、梦想一鸣惊人的姑娘身上，竟看呆了。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他竟然一见倾心，疯狂地、不要命地爱上了她。这位身段苗条，亭亭玉立的姑娘，有一头透亮的金发，凝脂似的皮肤，宛如一朵出水芙蓉，在哪儿见过呢？肯定是在哪幅名画上，在哪个博物馆呢？是那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在几世纪前就预卜先知地绘出了她的丽姿倩影呢？墨玉似的眼珠闪着卖弄风情的光，性感的嘴唇，婀娜的臀部，高耸的乳房。布鲁诺感到头昏目眩。这女人真是不可思议。

由于诗人的票和其他评委们相左，选举陷入僵局。好在评委们都是好朋友，彼此关系不错，为了马丽卡莉达·维拉尔能全票当选，他们决定另设“公主”称号，授于那位不知名的姑娘。

布鲁诺并不认识她。如果说先前见过，那不过是在画上或梦里罢了。对于她的年龄、姓名、职业，一无所知。评委宣布名单时，才知道她叫露西娅·佩尔梯尼，祖籍意大利。从姓氏看，大概和大明星弗朗西斯卡·佩尔梯尼有点血缘关系，因为她同那位超级电影明星来自同一村庄。姑娘大约二十一岁，这是竞选规定的年龄，在坎波斯有一点演剧的经验，是凤凰业余剧团的成员。她来参加比赛时由一位堂兄陪同。这位沉默寡言的青年坐在剧院的最后一排。

布鲁诺的兴趣和评委授与她的称号使她沉浸在喜悦中。看到他同其他评委走上舞台，她立刻从《家庭生活》上的照

片和《编织》上的漫画猜想到他是谁。画中的诗人手握一枝笔，用特有的字体写下一本书名，是什么名字呢？船……什么船？安东尼奥船曲？对，正是这个好听的名字，可那是什么意思呢？

评选委员会的工作在热热闹闹中顺利结束了，胜利者受到雷鸣似的欢呼。布鲁诺想同“公主”出去走走，当天晚上就满足一下那噬咬着他的强烈欲望。但是“公主”殿下非常严肃正经，断然拒绝了。她必须同堂兄一同回去。

“父亲非常严厉，没有堂兄陪同就不让我来。他不知道我是来参加选美的，如果知道，说不定会揍我一顿，把我关在家里。”

他们约定第二天在里约广场旁的一家冷饮店会面。美酒，甜言蜜语，娓娓而谈，从头天发现她时的激情中流出的诗句，翩翩的风度以及关于他的种种传说征服了她，使她胸中燃起了火一样的情欲，几乎透不过气来。她承认自己是在撒谎。其实，她根本不是从坎波斯来，而且从来也没上过舞台，也不叫露西娅·佩尔梯尼，更不是出生在意大利人家里。姓和血统是从邻居那里借的。她本名叫马丽娅·若昂，父亲给起的名字。他是葡萄牙人，早已去世。“多难听的名字，是吗？”

“不，没有比这更好听的名字了，我就叫你若昂尼娅吧！不管你愿不愿意。”

她失去了主见，布鲁诺要怎么样她都百依百顺。她没想到会和他萍水相逢，更不敢想象他竟然在彩虹电影院的黑暗处吻了她。简直象电影上一样，没完没了的亲吻。诗人的手不停地摩挲着她上衣下面未带乳罩的乳房。

两人从此开始了一段疯狂的、暴风雨般的爱。由于彼此强烈的占有欲以及随之而来的醋海兴波，说谎，呕气，当众吵架已成习以为常的事。在差不多两年的相处中，布鲁诺始终未能分辨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她胡编乱诌的，哪些是耸人听闻，故弄玄虚，哪些是真情实意。

她说的堂兄根本就不是什么堂兄，而是她父亲死后商店里留下来的伙计。这家商店由她兄弟和另一个人合伙经营。她和母亲、弟弟靠微薄的收入生活。分红时，叔叔和妹夫分毫不让。至于年龄，她一点点减少，甚至说她刚满十七岁。那个假堂兄是第二个占有她的人。第一个占有她的人才真是堂兄弟，一个比她还小的十五岁的孩子。两人发生关系之后，小家伙居然想娶她，想想看！她讲的很详细，一点不知羞耻，说起来还滔滔不绝！如果没什么讲的，她就胡编乱诌。

在“魔鬼中尉剧院”举行的“加冕”盛大舞会上，她第一次大打出手。评选结果宣布以后，向获胜者发奖。她得到一个比“皇后”略小一点的桂冠，一件华丽的缎披风，而不是典雅庄重的丝绒披风，和珠宝店赠送的一枚小巧的蓝宝石戒指。她挎着布鲁诺的胳膊穿过大厅，象“皇后”一样受到欢呼。诗人可以感到她剧烈的心跳。马丽娅·若昂生来就适合欢呼和出风头。

“我的小女皇，我也有件礼物要送给你，但却不能在这里，也不能是现在。”

布鲁诺的礼物是一只心形的首饰盒，上面系一条很粗的、作为葡萄牙古代艺术品的赤金链子。这是在一家古董店发现的。老板自称从未骗过顾客，其实无异于强盗。为了买

它，布鲁诺不得不向阿夫拉钮·波特拉告贷。

他打开盒子，展示一下礼物。尽管对首饰的价值和质量不甚清楚，但马丽娅·若昂立刻意识到它很贵重，戴上它一定很漂亮。“值不少钱呢！”她心里想。

“送给我的？我不信……”

她想戴，他却不让。

“等你到家脱光后再戴。我想把它戴在你的乳房上，这是我的新婚礼物。”

“可那样谁也看不到……”

“我看得到，还不够吗？至少有一次是只戴给我一个人看。然后，随你戴到哪里都行。”

她似乎看到了那种场面，咬着嘴唇笑了。她闭起眼，痴痴地走去跳舞。两个人自始至终都是一对。

“我想要你一张照片放在盒子上。”

作为巴黎夜总会里出色的舞伴，布鲁诺发现马丽娅·若昂是个十分用功的学生。她很快就可以和他跳各种不同的狂放的舞。

舞会中间，她以愤怒的、轻蔑的眼光盯着向诗人频送秋波的女人。有些女人不断向他投过嘲讽的微笑。

乐队休息时，演奏员纷纷去喝饮料。“公主”趁机溜到盥洗间。等她回来时，舞会早已开始。布鲁诺搂着珠光宝气的“女皇”马丽卡莉达正在跳狐步舞。愤怒超过了蔑视，文静的“公主”一下子变成了母夜叉，朝着这对舞伴冲去。还没等“女皇”陛下弄清怎么回事，她的皇冠已被扯掉在地，高贵的丝绒披风也被扒下。马丽娅·若昂向话剧明星猛扑过去，抓住她的头发。

马丽卡莉达对黄铜制作的皇冠特别爱惜，它在大厅里经灯光一照显得格外耀眼辉煌。她还从来没有感到象那天舞会上那么光艳照人呢！

“不要脸的老妖婆，不许你和他动手动脚！他是我的，谁也不许动。”

选美舞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为了把她拉出大厅，布鲁诺不得不采取暴力。马丽娅拚命反抗，咬他的手，直到咬出血来。

“放开我，我不要再看到你！你去找那个女流氓吧！把礼物送给她，我要回家去了！”

他们一起回到他的寓所。那天晚上，他们颠鸾倒凤，极尽云雨之乐。沉重的金链挂在她的脖子上，金线制成的心形首饰盒放在两只乳房中间。她的肌肤美如凝脂，浑身都象用金子铸成的一样。

直到清晨，他们还象饿狼一样气喘吁吁地狂吻着、噬咬着、翻滚着，简直是一场肉搏。天亮时，她说：

“原谅我吧，亲爱的。我生性如此，凡属我的，只能属我一个人，绝不和任何人分享。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打发我走……”她笑着伸伸懒腰，“只是我不走，再也不从这儿走了。”

布鲁诺是情场老手，可任何一次艳遇都没有象这一次激起他如此强烈的如醉如痴的热情。他们相处了差不多两年。有时候，他真的以为自己就要疯了。马丽娅是他唯一狠狠揍过的女人。他的感情完全被她征服了，疑神疑鬼，满腹醋意代替了脉脉温情。她也推波助澜，肆意发泄。实际上，她常常无事生非，考验布鲁诺的爱情。两人不断吵架，而且愈演

愈烈，几乎到了天天呕气的程度。当狂风暴雨过后，可恶的肉欲又使他们如胶似漆，舍命相陪。

马丽娅·若昂见不得他同别的女人说说笑笑，常常令他十分难堪。同时，她还会装作无意中提到别的男人的名字，暗示她有外遇，或者故意把一张白纸片掖掖藏藏的，让他意识到那是情书或约会的条子等等。象舞会上发生的那种场面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

布鲁诺被嫉妒吞没了。这个美丽的躯体上附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一个是温柔甜蜜、痴情如水的姑娘马丽娅·若昂，另一个是桀骜不驯、乖戾暴虐的妖精，他叫她马丽·约翰①。这两个女人床上的功夫都无与伦比。

布鲁诺为列奥波尔多·弗洛埃斯剧院写了一出诗剧，名叫《马丽·约翰》，条件是让马丽娅·若昂扮演主角。在此之前，他曾让她以露西娅·佩尔梯尼的名字演出过几个短歌舞剧。

马丽卡莉达·维拉尔宽宏大量。不记前嫌，不止一次给她机会，两人竟成了朋友。马丽娅·若昂虽然容貌美丽，身段迷人，具有女性魅力，但缺乏演员天赋。一天，布鲁诺绝望之余突然大叫道："对，你是一个天生的喜剧角色，我要专门为你写一出喜剧，《马丽·约翰》。"

他天生是个诗人而不是剧作家。演出中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那些优美的诗句和演员的精采表演。她以杰出的才能把那个满脑子都是美国电影，一心一意模仿好莱坞明星的习惯和姿势的多情而迷人的巴西姑娘的矛盾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① 马丽·约翰，是英美人的名字，相当于葡萄牙语国家中的马丽娅·若昂。

安东尼奥·布鲁诺再也没有写过其他剧本，而她却一鸣惊人，再也没有演过配角。她一下子成了明星，大演员，一位新的伊达莉·浮士特。

她和布鲁诺分手之后仍是好朋友，虽有两次旧梦重温，但时间都很短。

消 耗 战

艰难的、恼人的、费力劳神的第一阶段竞选运动逐渐接近尾声。候选人可以自由报名的两个月期限将要截止。争夺日益激烈，但谁也没有料到它会如此结束。

惯于发号施令，让人绝对服从的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十分恼火地发现，对他竞选终身院士的计划存在着一种毫不掩饰的、无声的抵抗。李山特洛·勒伊特吹嘘的胜利进军现在已成了障碍赛跑，简直可以说是一场可怕的消耗战。

在令人不快的礼节性拜访中，他不得不卑躬屈膝，刻意逢迎。有十次他不得不强压怒火，默默聆听着带有污辱性的陈词滥调："不胜遗憾，上校，鄙人的选票已另有所属。说来也是巧合，他就是你的一位军界同仁，陆军杰出的人物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

他们用词不尽相同，但内容却都一样。总之早已对莫列拉那个蠢货作了许诺。他发现有两名院士明明在撒谎，说什么早已和"马其诺防线"谈妥，可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拜访过他们。这是对他和他代表的力量的公然对抗。十次打击！仅仅从这一数字上就可看出事态的严重性：祖国的敌人已把

触角伸进了巴西文学院。

巴西文学院不仅是文坛上，而且也是其他领域内——从法律到政治，从宗教到军队，从外交到医学，从科学到新闻——群英荟萃的地方。它虽然具有保守传统，但上校怎么也不会想到它会受到腐朽的、乱七八糟势力的如此巨大影响。这些势力对以元首和领袖①所代表的革新的、战无不胜的思想极尽反对之能事。

文学院已为腐朽的自由思想所侵蚀，共产分子所渗透。他们指责他是第五纵队头子，这一点他知道。好吧，一旦他当选，就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给这个病入膏肓的机构注入新鲜健康的血液。每个名额都是一次更新。未来的终身院士必须逐个严格挑选。

在他拜访过的院士中，有十五人答应投他的票，其中两三人还准备和李山特洛一起积极参与他的竞选活动。有两名院士（一位退休后住在米纳斯州，另一位是驻墨西哥大使），由于不能亲自参加投票，答应把选票和信直接寄到文学院。当他在法官的配合下，亲自把自己的全名和军衔打在纸片上寄给上述两人时，他的兴奋是难以形容的。为了胜利，他必须忍受屈辱，卧薪尝胆。

二十五票已经确定：十五票赞成，十票反对。还有十四票归属不明。十四票，不，应该是十三票，因为将军竞选活动的发起人阿夫拉钮·波特拉是桑巴约·佩雷拉的头号敌人。对小说家电话的监听表明这家伙每天都在向其他院士游说，用他的话说是“阻止盖世太保进入文学院”。上校同李山特洛一起反反复复地对十三人逐一进行分析，对各种可能

① 元首指希特勒；领袖，指墨索里尼。

性进行猜测。根据法官的经验判断，他们都将无一例外地投亲爱的阿纳多的票。但亲爱的阿纳多不再盲目轻信亲爱的李山特洛的所谓经验和预测。他是如此失望，以至把弗朗塞里诺·阿尔梅达老头儿也列入不可靠分子的名单中，尽管他后来给大使送去了水果和法国香槟。

三十九名院士中尚有三人没有拜访，其余的他都按规矩走了过场。这当然谈不上什么轻松愉快。他必须亲赴圣保罗去向《颂歌集》的作者、诗人马里奥·布艾诺致意，到贝洛奥里藏特向巴西银行前行长、半瘫的退休教授、薄薄的鲜为人知的故事集作者拉选票。他从米纳斯回来时口袋里装着后者的一封信。而圣保罗的诗人只接待了他很短时间，客客气气地保证选票将直接寄文学院。马里奥·布艾诺对所有的候选人都彬彬有礼，绝无例外。他的选票从来都是直接寄往文学院，究竟选谁，无人知晓。根据这种情况，上校只好也把他列入不可靠分子之列。至于驻墨西哥大使列那多·维埃拉，只好通过西部电讯公司发一封热情的、长长的电传信了。对诸如此类的小小开支：书信来往，旅费，旅馆费，给十五名无条件支持者之一的女儿结婚送的贵重礼物，当然都从反共经费中开支。

维埃拉是小说家、诗人，上校并不认识他。他那杂乱无章的作品令人难以卒读。不久前，批评界曾称为神童的作家声称是桑巴约·佩雷拉无条件的崇拜者。“您的不朽作品和杰出榜样以叔本华所梦想的新世界价值激励着巴西青年。”

有两次会见缺乏起码的礼貌，令人气闷不快。无礼的伊万特洛·桑托斯拒绝在家里接见他，约定在一家出版社和他见面。桑托斯脸色阴沉地、一声不吭地听他讲话，然后声明

自己支持另一位候选人，挥挥手杖把他打发走了。剧作家费格雷多竟敢质问他为什么要竞争这一空缺。说什么鉴于他的思想和在政府中担任职务的性质，实在难以理解他对巴西文学院的这种兴趣。剧作家露骨地暗示他是法西斯分子和保安部队的头子。这些恶毒的话使他喉咙里象吞了一只癞哈蟆一样难受。

接下去还得拜访文学院院长卡尔莫，杰出的、奄奄一息的物理学家波西奥·梅泽斯和小说家阿夫拉钮·波特拉。

如果不是李山特洛一再劝告，他决不去拜访古怪的、堕落的自由派分子、“马奇诺防线”竞选的炮制者波特拉。李山特洛说，弃权意味着报复。终身院士们都十分敏感，他们可能认为这是对礼仪的不可容忍的破坏，会影响到所有的人。亲爱的阿纳多尽管有把握获胜，也不应制造可能减少选票的麻烦。再说，波特拉是个寄生虫，喜欢交际，同伊万特洛和费格雷多不一样，会很客气的。谁知道呢，说不定会见还会很愉快。

在康德拉亚教堂参加星期日望弥撒时，桑巴约·佩雷拉碰到了艾曼诺·卡尔莫。他本来已定下接见上校的日期，但尚未会面。此人虽然极表敬重，但上校却觉得他过于谨小慎微。李山特洛解释说，职务要求他如此。院长必须遵守规矩，不得事先透露自己准备投谁的票。他虽然保持缄默，但仍会以奇特的方式表明态度。怎么表明呢？上午接见其余的候选人，每人招待一杯咖啡，而下午则同他要选的人共进晚餐。

波希奥·梅泽斯是具有国际声望的专家，曾在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合作者马利埃和皮埃·库利门下学习，是

高能和天体力学教授，超现实主义诗人。他的夫人安东尼达·诺娃伊斯是位钢琴家。这位物理学家对他的求见竟然不予理睬。科学家身患癌症，而且已经扩散，日夜靠大量的吗啡来减轻痛苦，好几个月来都没在文学院露面，只是偶尔在家接见最亲密的朋友。“可为什么他接见了‘马奇诺防线’呢？”“将军早约下了拜会日期，这位杰出的人物是从不爽约的。一旦他身体好转，就会接见亲爱的阿纳多。”头天在电话中谈到拜会日期时，他是这样说的。“更重要的还是他最后那句话，实际上等于提前表明了态度：‘我无论如何要见见他。’”

上校虽然对胜利坚信不移，但总觉得有点丧气，心里空荡荡的。抵制，暗算，欺骗，模棱两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这一切都令人疲惫不堪，心身交瘁。如果他不是贪婪地追求头衔、称号、大礼服、终身院士的身份——竞选愈激烈，这种欲望愈令人欲罢不能，他真想放弃争夺，退出选举。眼前他终日惶惶不安，忧心如焚，自信心动摇了，总之精神被搞得支离破碎。

颠覆分子和可疑分子必须为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的诸多不快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要报仇雪恨，拿他们出气，以惩诫那帮可恶的院士们。他们居然敢不投他的票，为了一个混蛋而把他踢开，用冷淡、嘲讽、厌恶来污辱他，而更可恶的是——当然要等当选以后才能以胜利者的姿态这样讲，他们装腔作势，用漂亮的、闪烁其辞的高谈阔论让他惶惑、迷茫、不知所云。

拍桌子，吼叫，威吓，对下属下达凶狠的命令，那些天从他手中经过的囚犯和嫌疑分子真如进了鬼门关，吃尽了苦

头。

夫妇（和女儿）

“李山特洛，你为什么老是心事重重的样子？”马乌丽西娅太太问，声音温柔动听。

当法官介绍自己的妻子时，人们常常会大吃一惊。和他那胖得流油、不修边幅、咋咋呼呼、过份亲热、自私圆滑、八面玲珑的样子完全不同，她妻子身段苗条、举止娴雅、衣着入时、笑容可掬、殷勤周到，而且仍然婀娜多姿，楚楚动人。他们有五个儿女，四男一女。四个儿子都已毕业：两名律师，一名医生，一名工程师，且已结婚。只有女儿布鲁（她讨厌这个名字）尚未婚配，是法律系四年级学生，出落得象妈妈一样漂亮，但比爸爸还要奔放、随和。马乌丽西娅已有七个孙子，仍然美丽娴雅，完全不象快满五十岁的女人。

她同丈夫相敬如宾，谈到女儿布鲁时也总是和颜悦色，尽管她不同意丈夫的观点和态度。他们一起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想当年他们生活非常艰难，李山特洛不得不象一头狮子那样拼命工作，以养活妻子儿女。他是一个多情的丈夫，自爱而慈祥的父亲，关心孩子们的前途。他辛辛苦苦工作，不顾脸面，无所顾忌，一切为了给家庭提供舒适，为儿女造福。感谢上帝，多亏他善于钻营，费尽心机，他们如今都成了家，日子过得不错。家里只有布鲁还是学生，衣食住行尚不能独立。但是女儿十分任性、倔犟，不许父亲干涉她的行为，而且准备一有条件就独立生活。她开始在一家律师事务

所帮忙，不挣钱，主要是为了取得经验，尽尽义务。这家律师事务所专门在全国治安法院为政治犯辩护。

李山特洛坐在妻子旁边。

“这次选举糟透了。我原想阿纳多的竞选轻而易举，但我错了。”

从恋爱到如今的漫长岁月里，他对马乌丽西娅一直怀着感恩戴德的心情。以前，他虚胖，两手经常出汗，胡子拉碴，不喜欢运动，舞跳得很糟，是个不讨姑娘们喜欢的小伙子。她至今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她在毕业舞会上答应了他的求婚。很难相信，一位区办学校的备受欢迎的女教师会真心实意同他结婚。显然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物质引诱促使她这样做，因为李山特洛出自一个比她家更穷的家庭。为了上学，他不得不在课余干活（直到取得奖学金），为一家服装店收账（那些最难收的陈年老账）。这些她都毫无怨言地接受了。他觉得一生都对妻子欠了账。

“许多人反对他吗？”

尽管李山特洛为文学院竞选空缺的事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一般说来妻子对此不感兴趣。她接待前来作礼节性拜访的候选人，文学院举行什么仪式或圣诞节前举行茶会也去出席，同其他院士的夫人们周旋。她的朋友大都是法官们的妻子和儿媳们的亲戚。

“不少。比我想象的要多。阿夫拉钮·波特拉这个老东西……记得他吗？一个刺头 。”

“知道，挺和气的。我读过他的小说，很喜欢。《阿德莉亚》写得不错。”

“和气？你知道他干了什么？”

“讲讲看，”妻子多情地拉着那双汗津津的手。

“他弄出个将军来和阿纳多竞争还不够，居然让马丽娅·若昂到处去拉选票。”

“那个剧院的演员？效果怎么样？”

“看看帕伊瓦就行了。我们这位可爱的大法官本来是投阿纳多的票的，现在却想食言。真没见过这种事情，简直是对文学院的亵渎。”

太太笑着说：

“我可以发誓，你绝不会袖手旁观。你的候选人有失败的危险吗？”

“不，他会取胜的。”

“那你还愁什么呢？”

“因为我需要的是完完全全的胜利。哼，现在冒出个可恶的波特拉和什么将军，把事情全搅乱了。”

“每次都这样，你死我活的争夺。”

“马乌丽西娅，我想在巴西再没有什么比文学院的大礼服更让人垂涎了。文学院是人们企望的圣殿，什么都无法跟它相比，因为我们只有四十名上帝的选民，不朽的终身院士。”

“李山特洛，可你已登上了高峰。我很骄傲。不过，真的那么难吗？我都不记得了。”

“机会难得。我当初之所以能当选，是双方妥协的结果。我费尽了心机，帕伊瓦也帮了大忙。”

他沉默了，想起了十年前的那场战斗。啊，为了进文学院，他真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在大礼服带来了一切，把创伤掩盖了。他深情地望着妻子：

“如今你是一位巴西文学院院士的妻子啊！”

“很多人都毫不掩饰的表示嫉妒。‘你丈夫是院士，对吗？真了不起！’我成了人们的话题了。”

“你应该看看阿纳多，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他的名字使很多人闻之丧胆，‘新政’的铁腕人物，却不得不向退休的、一无所有的大使弗朗塞里诺老头儿送成箱的法国香槟酒。”

“你为什么为这位上校竞选呢？我读过一些有关他的东西，令人发指。布鲁偷偷带回的这些印刷品上就有。”

“我对你说过，布鲁和共产党搅到一块儿去了。总有一天会被发现，这事我都不愿去想它。我的女儿被关在监牢里，哼！我真是罪孽深重！”

他在文学院自己的办公室里看到的伯南布科知识分子的宣言却在家里出现了，而且就放在他研究案件的书桌上。肯定是女儿干的，这无异是对父亲的一种批评。布鲁还带回了安东尼奥·布鲁诺那首歌颂巴黎的诗，并且在旁边写道：“一个纳粹分子不能继承一位属于自由的诗人。”这简直是造反，竟然公开指责起他来了。假如有一天上校怀疑起来，试问谁能把她从监狱里弄出来？

“别管布鲁了，就象我不管你的事一样。不过，请告诉我，既然上校仅仅是一位朋友，那你为什么支持他竞选，而且如此焦虑呢？”

“马乌丽西娅，因为他有权。在他上头就只有国防部长和总统了。阿纳多可以随意任命任何人。亲爱的，我欠你的恩情太多了。你如今是院士夫人，我还要你当联邦法院大法官的夫人呢。”

桃花粉面、温文尔雅、光彩照人的马乌丽西娅把头依在

丈夫的肩上，说：

“现在我懂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她把嘴唇凑了过去。

电话上的对话

“好消息，尊敬的李山特洛。”

“请讲，亲爱的阿纳多。”

“我刚接到卡尔莫院长的电话，约我明天拜会他。”

“院长的电话？太好了！还有呢？”

“他邀请我和我的夫人到他家吃晚饭，还要我不对任何人讲。”

“我说过，邀请后选人共进晚餐就意味着投赞成票。”

“人们都这样说，所以我想立刻告诉你。”

“谢谢。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明天？让我看看……星期四。”

“不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四。明天报名就正式截止了。从星期五开始，谁也不能再报名竞选了。”

“院长是不是也接见了‘马奇诺防线’莫列拉？”

“据我所知，院长还没有接见莫列拉将军。”即便是政敌，李山特洛也不敢随便在一位高级军官的名字后面省去职衔。在他看来，愈是用贬意的外号称呼他，上帝愈会帮他的忙。

“我对敌人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将军恐怕只能喝杯咖啡啰！”

“明天晚餐后我们碰个头，通报一下情况，可以吗？”

“当然，请你定个时间。我时刻听命，我是你的勤务兵，上校。”

“不，是最高统帅，我极其尊敬的李山特洛。”

他应该说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才对。

有关说明

诗人布鲁诺的追悼会开过整整两个月之后的星期四，文学院召集了全体会议。宣读完备忘录，工作正式开始。院长向全体与会者宣布“我们亲爱的同事安东尼奥·布鲁诺逝世后留下了空缺，报名竞选今日截止。两名作家按规定要求填写了有关表格。他们是：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两人均出版过多本著作。选举将在两个月之后，即1941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也就是文学院休假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举行。”

晚餐

文学院院长夫妇在乌尔卡区颇为现代化的家中请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和夫人赫尔米妮娅共进晚餐。赫尔米妮娅看起来比丈夫年纪大些，她称他桑巴约。她不善言谈，对院长夫人的话总是哼哼哈哈。但在最后上甜食时，她一反常态，喋喋不休地称赞起菜肴和点心来。“全都很精致。”她说。

晚餐开始后气氛很平静，后来慢慢热烈起来。艾曼诺·卡尔莫追述了自己的记者生涯。他从下层开始，当过听差，

送过稿子，把编辑部的校样送到《商报》的印刷厂（他后来成了这家报纸的社长和老板）。在当选文学院院长之前，他是巴西新闻协会的主席。

尽管院长竭力避开有争议的话题，仍然无法阻止对战事的评论。女主人以敬佩的口吻谈起英国人对德国野蛮空袭的抵抗，甚至提到了丘吉尔。上校忍无可忍，在吃完糖醋鱼，就要上牛排青菜时，好象充当起德国空军统帅的角色来了，似乎他一下子就能把伦敦从地图上抹掉，随即又占领了英国，并把丘吉尔投入监狱 。

吃甜食和水果时，他们又回到了心平气和的话题。赫尔米妮娅太太莺声燕语地赞扬鱼、肉、甜食。她对甜食喜欢得要命，但不能再吃了，她已经太胖了。随后出人意料地说：“桑巴约喜欢胖女人。”上校立刻证实说：

“狗才喜欢骨头。”

上校夫妇走后，院长夫人问丈夫：

“他会当选吗？”

“是的，虽然这很不幸。值得欣慰的是他当选时，我已不是院长了。”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指责白发苍苍的、高傲的老伴儿说：

“你是有意谈到丘吉尔吧？简直是闯祸！”

“既然你不打算选他，为什么又请他吃饭？”

“不打算选他？你怎么知道？”

连她也知道丈夫只请准备投他票的候选人吃晚饭。

“我怎么知道？一个正派人是不会选这种希特勒的私生子的。”他用手臂搂住妻子的腰说：“下星期二，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和他的夫人也来吃晚饭。”

"另一位候选人？你搞什么名堂？"

"不用到酒窖里折腾了。现在法国酒挺贵，也不好弄到，还是用今天的这种智利酒。"

妻子的脸上泛起了会心的微笑。

"明白了。邀请两个候选人意味着你要投白票。"

"你倒挺会猜。"

他们手拉着手走到小花园里。茉莉花正开，夜晚的空气中漂散着幽香。

讲座、报告会、风流女郎

院士们的报告。

巴西文学院1940年民族文学方面的年度讲座题目是"取消运动和共和运动中的诗歌"。听众大多是年青人，特别是大学生，除此之外就是每讲主持人的崇拜者。名人报告时，大厅里常常座无虚席，大学教授、出版家、作家、书商、贵妇人，挤满一堂，场面热烈。

自从报名竞争安东尼奥·布鲁诺留下空缺之后，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还没有拉下过一次这样的报告会。他总是坐在前排，面前放着笔记本和笔，而且不停地记着。克拉第诺·萨伯沙总是陪着他。自从将军打了那个电话，毫不顾忌地把里约州文学院象破烂儿一样丢开之后，萨伯沙有好长一段时间都颇为不快。但是，这位热恋中的情人终于克服了酸溜溜的醋意，重新围着新的令人羡慕的候选人转起来，成了他能干的义务秘书。这样，他又可以出入格拉扎乌那个好客的家中，向仍是待字闺中的塞西丽娅大献殷勤。

将军的这位千娇百媚的女儿曾出席过罗德里格·伊纳休的报告会。她的过份热情的鼓掌使报告会大为生色，也使好人儿萨伯沙十分忧虑和嫉妒。他虽然是候补情人，但也不该受到这样的轻蔑。当她和这位终身院士在单身公寓里明铺暗盖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把其他候补情人冷落到如此地步。哎，命该如此。她的风流韵事时间都很短暂。她善于勾住男人，弄得他们神魂颠倒。但男人们很快就发觉她淡而无味，不能保持一开始点燃的欲火，深深的失望使爱情之花很快枯萎。她耐不住寂寞，只好求助于候补情人。有一次牙科医生当场抓住她和罗德里格院士在汽车里拥抱亲吻，就这样失去了一位候补情人。这家伙最后一次打电话时表现得偏激而俗气，为了污辱她（他说是为了“正名”），使用了“淡而无味”这个词儿。

看到莫列拉将军不停地记笔记，听到精采段落时带头鼓掌，匆匆退场以便第一个向报告人祝贺，赞扬其学识渊博，语言精练，弗朗塞里诺·阿尔梅达老头儿向包括阿夫拉钮·波特拉和亨利克·安拉德在内的同事们讲起了一件有趣的事。这件事的主角就是他和当初取胜希望极小的候选人李山特洛·勒伊特。

有一段时间，外交家每星期五傍晚都在笔会俱乐部作关于日本古典文化的报告。由于题目枯躁无味，听众寥寥无几。李山特洛·勒伊特搜罗了大部分的听众。他威胁学生说，如不参加报告会，贸易法课将不让及格，而去听讲的人下次考试可以得到好分。就这样，驻“天国”的前大使那些古里古怪的报告才有了捧场的听众。在倒数第二次报告会上，除了李山特洛和被恐吓的学生外，只有两名听众：笔会主席

和公务员。由于职务所迫，他们不得不呆在场里。听众刚刚能坐满小会议室的头两排。最后一次报告会的前一天，文学院举行了选举，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李山特洛在第三轮中取胜了。投赞成票的人中就有弗朗塞里诺。在三个候选人中，他当然选经常讲他的报告，会献殷勤的人。但最后一次报告时，听众只剩下笔会主席、公务员、四个殡葬工人、一个门房和一个巡夜的更夫——都是临时拉来凑数的。李山特洛既已当上了院士，当然觉得没有义务再去受那个罪了，更无需强迫他的学生去应付差事。

"我倒想看看这位将军选举后会怎么样。如果他当选，我们就失去一位听众。不过，他也有可取之处，虽然另一位在政府里有权有势。争夺是艰难的。两虎相斗，必有一伤，不是吗？"

人们散去，弗朗塞里诺·阿尔梅达也准备告辞："谢谢，亨利克，我城里还有个约会。"

"幽会？"亨利克·安拉德故意打岔。

老头儿没听出弦外之音，说："我对将军倒颇有好感。"

其实莫列拉将军并无令人喜欢之处。文学院这位元老之所以对他日益看好，原因在于那位真裁缝、假秘书。此刻她正向希奈兰地的"巴西餐馆"走去，预计要会见前巴西驻日本和瑞典大使。这将是一次愉快的谈话，他会介绍许多东方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逸闻趣事。这位情场老手，尽管于已抖抖嗦嗦，却依然风流不减当年。

"我的娘子军在蚕食着敌人的力量，"波特拉一边钻进亨利克的汽车，一边说。他们准备到"乌卡尔游乐场"同罗莎丽妞和朱丽叶·安拉特两位夫人共进晚餐。著名的卡洛

斯·马萨多交响乐团将演奏《巴西小夜曲》，还有那个年轻而出色的“奥赛罗”，真真是个天才。

邀　　请

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不是象以往那样坐在自己发号施令的办公室里，虎视眈眈地望着坐在“战壕”另一边的垂头丧气的敌人。今天，他和自己竞选的支持者坐在办公室一角的宽大皮沙发上亲切地交谈着。墙上挂着欧洲和非洲地图，黑色的图钉一直插入英伦三岛。在非洲，则布满了整个大沙漠。在这个前沿指挥所里，似乎可以嗅到火药的味道。

“在听取有关晚餐的通报之前，请允许我向亲爱的阿纳多转达一个好消息。波西奥的秘书打电话来，要我转告你，他下星期一晚六点恭候大驾光临。”

“在哪儿？”

“家里。他已不去以往会见客人的物理研究所了。他现在住在科斯莫·维洛。”

“我知道，名单上有地址。”

“他将亲自把文学院最使人渴望的一票交给你。有一次，我听到一位候选人说，失败无所谓，重要的是我得到了波西奥·梅泽斯的票。亲爱的阿纳多，你将是最后一个得到这位世界科学界名人、天才的大科学家赞赏的人。历史学家将来会把这事载入史册。”他给上校足够的时间去认真思考体会行将就木的科学家的赞成票以及由他安排的这次历史性会见的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吃饭！”

“等一等。我也有件事要告诉你，尊敬的李山特洛。”他站起来，完全是一派庄重的军人风度。激动的法官赶忙跟着站起来。一种预感，陡然升起的希望，难道是他梦寐以求的任命？上校激昂的声音在他听来如同来自天堂的福音。

“我就职时将请您——我忠实的朋友致欢迎辞。请勿推辞。”

“我？欢迎亲爱的朋友你？不胜荣幸之至！我太激动了，阿纳多。请允许我拥抱你！”他声音哽咽。

他在生活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含辛茹苦抚养大了孩子，一步步爬到目前的高位。此刻，他为左右这次选举和发表欢迎辞可能把他推上更高的高位而头昏目眩。布鲁诺死得太是时候了！

在生死相依的拥抱后，他们重新坐下来。李山特洛说：“真没想到你会如此尊重信任我。开始，我仅仅从学术角度出发，反复拜读你那无与伦比的大作，研究它，试图写篇论文。致辞中，我将引用我的一些读书笔记，阐明它们在巴西现代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我手头还缺少你的诗集，甚至在卡洛斯·里贝洛书店也弄不到。”

“那不过是年青时的即兴浪漫之作，你顺便提一下书名就行了。我看能不能弄一本给你。”其实他无意履行这一诺言。那本过时的浪漫诗，和一位领袖的身份太不相称了。李山特洛克制住激动：

“晚宴情况怎么样？我知道你们不会谈到选举问题，因为这对文学院院长来说是个禁区。不过，邀请本身就说明他会投赞成票。”

“是的，没有谈到选举和投票的事。我严格遵从你的指教。他谈到年青时当过报社的杂役，后来成了报社的老板。你猜猜，他夫人后来赞扬起谁来了？竟然是那只异教徒的英国狗丘吉尔！”他洋洋得意地笑起来。“于是我就给她上了一堂战争课……”

“你们讨论了战争问题？”李山特洛惊惶地问，“我们不是商定避免谈政治问题吗？”

“别着急，一切都很好。对我的话她无言以对。再说也不是我主动要谈的。亲爱的李山特洛，对这种人必须加以教育。”

法官欲言又止。大错已经铸成，他不愿再提出异议和批评，说他无用。丘吉尔，戴高乐，法国游击队，坚韧不拔的英国人，无畏的伦敦市民，所有这些人都是和将军的政治倾向一致的，而直接威胁着上校。尽管如此，谈话结束后，李山特洛仍然预言桑巴约·佩雷拉将以二十八票对十一票获胜，这对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已绰绰有余。

“最好是二十七票对十二票，我始终认为会比‘马奇诺防线’的票多出一倍，否则我将会有失败的感觉。”

特　权

星期天是休息日，可李山特洛却在家忙着炮制欢迎辞。桑巴约·佩雷拉突然来电话找他。从声音就知道，上校有什么不愉快的消息。他说：“我刚得知，院长也邀请了莫列拉进晚餐。这是搞的什么鬼把戏？叫人无法忍受！”

“因为您谈到了丘吉尔……亲爱的朋友……”

“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他老婆先谈起来的。我认为卡尔莫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这是嘲弄、戏耍我们。混账东西！”

骂了院长混账之后，桑巴约·佩雷拉上校并未感到舒心。他本来就象吃了一只癞蛤蟆，现在更象吞了一条剧毒的响尾蛇。

“别急，不要发火，我们谈谈。即使对他指望不上，我们仍可有二十七票对十二票，比对方的两倍还多三票。这还不算波西奥的那一票，他的一票足抵五票。

李山特洛头天就知道了院长对将军的莫明其妙的邀请，他相信上校那天关于战争的议论使院长改变了初衷。亲爱的阿纳多不明白文学院候选人是不能有自己的见解的，更不能公开表达。他们只能洗耳恭听，如果不能表示支持和赞同，就应该满脸堆笑，装聋卖傻，不能争论和反驳。院士们手中握有选票，永远有理，这就是终身院士的特权。

葬礼进行曲

一个端庄、大方的姑娘，不知是佣人、秘书还是家人，凝视着从车上跳下来的几个保安人员，齐刷刷地站在门前，不禁吃了一惊。她作了个请进的手势。阿尔纳·桑巴约·佩雷拉上校身着军装，胸前挂满了奖章和勋章，跟着她穿过光线暗淡的走廊。

他被引进了物理学家的书房。房间四周摆满了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书，几乎挨到了天花板。地上摆的、椅子上放的，笨重的写字台上堆的，全是书。在两扇窗子的空档处挂

着三幅很大的油画，柱台上摆着圣母哺婴的古老塑像，乳房露在外面，正给圣子喂奶。墙角放了一个画架，上面有一幅弗拉维奥·卡瓦略给波西奥·梅泽斯画的画像，色彩对比强烈，用笔苍劲有力。物理学家头发蓬乱，胡须不整，两眼炯炯有神，象太阳般炽烈，如月亮般明亮，似金星一样光芒四射，又若祝融星一样令人胆寒。桌上有一个水晶花瓶，瓶里插着鲜花。

上校心神不定，一种自卑感陡然袭上心头。为了摆脱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他开始聚精会神地倾听从隔壁传来的钢琴声。他知道这个曲子，在哪儿听过呢？对，在圣卡塔丽娜的一次联欢会上。他和同伴们一起听过德国音乐会，知道元首欣赏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谁知道呢，也许最后胜利之日会演奏瓦格纳谱写的这首进行曲。

“请坐吧！教授马上就来。”

“这首曲子……是瓦格纳的吧？”

姑娘对他的问题似乎有点吃惊，眼睛盯住那些闪闪发光的勋章好一会儿才说：“瓦格纳？不，是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交响曲。”她怕他还会提出问题，赶紧补充说：“诺娃伊斯夫人在弹琴，真好听。您先坐会儿，我马上来。”

佣人？家人？秘书？狂妄至极！居然用教白痴ABC的口吻对他讲话。她对那些勋章又看了一眼，走了。

他独自呆在书房里，四周的气氛使他感到自己的卑琐渺小。名曲，而且是由出色的钢琴家安托妮达·梅泽斯夫人所弹，也算是荣幸。李山特洛曾告诉他，物理学家的夫人已离开乐团和舞台多年，当初她是个名噪一时的演奏家。

实际上在这种光线暗淡的气氛中，完全没有理由感到局

促不安。这里每件东西都显出智慧和崇高的情趣，广博而不炫耀，庄重而不压抑。如果知道他大驾光临，夫人一定会亲切地欢迎，然后坐在钢琴旁为他演奏。他是来接受事实上已属于他的选票的，因为学者曾暗示法官，他希望亲手把选票交给上校。为此，上校今天特意着了戎装，佩上勋章和奖章。这是给杰出的科学家一点面子。波西奥·梅泽斯的一票顶五票呀！但是，军礼服和勋章在书房里显得极不协调，特别是和那些油画以及圣母像。也许遵从李山特洛的劝告就好了。他说："穿便装吧，这样更好一些。"如果穿便装，他也许感到自在一些，不那么压抑、局促不安了。

贝多芬也许很有名，但元首喜欢的是瓦格纳。这其中必然有一定道理，元首从来不会搞错的，无论是对战争还是对艺术。难道战争不是最高的艺术、最美的东西吗？音乐停了，上校以厌恶的目光望着画架上的画像——低级的艺术。他移开目光，但没有用，似乎仍能看到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在盯住他。

琴声又响起来，但曲子变了，是葬礼进行曲的旋律。强烈的声音使他从画架上抬起眼睛，突然看到门口出现了一张死神似的画像，那火一般的目光使他哆嗦了一下。

他步履蹒跚，目光冷峻，时间好象一下子凝固了。这位形容枯槁的巨人从前是个满不错的运动员，而现在却成了皮包骨头的病秧子。原来长长的胡须和蓬乱的头发已残留无几，一双手成了一把骨头，宽大的衣服里形销骨立，干瘪的面颊象死人一样腊黄。

波西奥·梅泽斯一步步走过来。上校惊恐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弄得勋章、奖章在胸前直晃荡。葬礼进行曲虽然显得

遥远了，但仍能听到。

“坐吧！”沙哑的命令声象从坟墓里传来一样。

他没有伸出手——那实在应该称为干瘪的爪子。桑巴约·佩雷拉感激地想，他或许不想让客人握手时有不愉快的感觉。老人在上校面前一个有靠背的藤扶手皮坐垫的椅子上坐下，挥挥手，示意上校讲话。巴西文学院的竞选人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竭力克服不知所措的惶惑情绪，开始宣读对这位与死神相差不多的终身院士的颂辞。

天体力学教授明亮的眼睛半闭着，一声不吭。琴声时高时低。断断续续地传来，干扰了候选人的讲话。如果真的想给他面子，弹钢琴的人为什么不挑选一首瓦格纳的曲子呢？

上校终于犹犹豫豫地道出自己的请求：希望有幸得到杰出的院士那一票，相信他还没有对别人作出许诺。

“我的一票早就决定了，”声音低哑而迟缓，似乎每吐一个字都很吃力。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投你的对手的赞成票，虽然将军几天前来过。我本人对他并无恶意，但他的作品低劣不堪，所以我不会投他的赞成票。”声音虽然不高，但对上校来说却如饮醍醐。“我活不了多久了，但死前想见见你。对阁下的情况我略知一二，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

从进入这所宅第之后，上校第一次松了一口气。宣布支持的庄严伟大时刻就要到了。事先准备好的、由秘书打字的信也许就在桌上放着。他紧张地期待着，尽量不去听那不时飘来的可恶琴声。

波西奥·梅泽斯抬起颤抖的手，指着上校挂满勋章的胸前问：

“哪个是铁十字勋章？”

他不容回答，就用手指着上校惊呆的脸说：“那应该是你胸前挂的唯一勋章。你应该穿盖世太保的制服，而不是巴西的军装。”

上校懵了，结结巴巴地说：

“您这是从何说起？”

波西奥·梅泽斯用手按着座椅的扶手象死神一样站起来。

“你居然会指望我的选票，纳粹分子！你是文化的死敌，巴西人的败类！”

葬礼进行曲又响起来。那发自肺腑的死神一般的怒吼，每个字之间令人丧胆的可怕停顿，这一切都足以置人于死地。

“我们大家都有两面：好的一面，坏的一面，这比机器人糟糕。而你只有一面，专以拷打犯人为乐。你难道也有妻子儿女？我不相信你爱过什么人。有人爱你吗？也没有。为你服务的人或者惧怕你，或者为了私利。你什么时候爱过一个女人？什么时候有过一丝温情，对孩子笑过？或许你生性如此，令人厌恶？你早已腐烂发臭了。我的选票？怎么能设想我会投盖世太保的票？”

缓慢地、低哑的声音显得阴森可怖：

“趁我没揍你的耳光之前，快给我滚出去！”他用骨瘦如柴的手指指着候选人那张扭曲的脸怒喝道。

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迷迷糊糊地退着走出去。葬礼进行曲突然象波涛一样涌进来。死神朝着跌跌撞撞的上校追去。他冲出秘书打开的临街大门，一下子倒在象大猩猩一样

的保安人员怀里，双手捂住脸，被抬进汽车。

第二天早上，埃米丽娅太太醒后下床，发现丈夫仍然沉睡不起，不禁有点奇怪。为了保持健美的体形，往常这个时候上校早已锻炼完毕，洗了冷水浴，穿上军服，喝完咖啡到部里上班去了。他从来没有迟到过。除特殊情况外，妻子只能在半夜或凌晨才能见到他。上校反复强调，他不属于她。他的时间、精力，乃至生命都属于事业。埃米丽娅太太已经习惯了。

丈夫似乎睡得太安静了。她走过去用手摸摸他的脸，发现他已死了。

他穿着睡衣，圆圆的眼睛似睁非睁，根本不象在战场上倒下的英雄、奸雄、邪恶和愚昧的化身、纳粹分子、手拿皮鞭的盖世太保头目。他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死者，象许许多多死人一样躺在床上。

这使人想起当年的上校。埃米丽娅太太记得，那时候他是一位羞怯的、多情的中尉。她早就认识他。小伙子朗诵一首又一首诗，乞求吻吻她。

想到这些，埃米丽娅太太小声啼哭起来。

第　三　部

古堡平台上的游击战

不能发表的意见

“我们必须赶快热热闹闹地把他送进坟墓，尽快地、永远地从他的阴魂中摆脱出来。”新闻宣传局局长建议。有关此人政治上的两面性前面已经提到。他刚刚签发了政府头号人物批准的宣布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上校逝世的官方讣告。讣告赞扬“祖国英勇的战士、出类拔萃的公职人员对现政权忠心耿耿，是确保秩序和粉碎共产主义威胁的栋梁之才。”

除了国家通讯社发的消息之外，编辑们还想知道得更具体些。

“元首去送葬吗？还是只去吊唁？”

“谁？你是说总统？你疯了，他既不会去送葬，也不会去吊唁。他知道我们这位已死的‘戈培尔’的价值，对他深恶痛绝。‘这位佩雷拉有点中世纪的味道。’有一次他亲口对我说。”

听到这话，编辑受宠若惊，讨好地说：

“博士，有朝一日你写回忆录时，那将是一本多精采的书啊！”

“孩子，如果我有回忆录的话，就不会占据这个职务了。我既聋且哑，患有严重的健忘症。只是目前还没有染上性机能衰退症。”

编辑部是各种流言蜚语的温床。在那里他听到了种种议论，不禁自问：上校是如此可恶，万人切齿，为什么我以往还觉得他挺好呢？

“上校虽遭世人唾骂，人神共愤，但总算运气。他死在床上，也算自然死亡。如果形势有朝一日变了，而他还活着，肯定逃不脱行刑队……”

“死在床上倒不假，可谁告诉你他是自然死亡？明明是一点点给毒死的。毒芹碱，这对他倒挺合适。”

当时不知是谁透露了这一耸人听闻的消息。当他在同事中散布这一消息时，人们十分吃惊。据说在“新政”的幕后，为了争权夺利曾进行过骇人听闻的内讧，真是一点不假。

“毒死的？毒芹碱？怎么毒死的？谁毒死的？”

“文学院的老头儿们。他们用逐日增加的一副副毒药把他毒死的，最后一杯是波西奥·梅泽斯给他的。”

局长微微斜视的目光透过窗户望着外面的建筑物说：

“梅泽斯真是个伟人、天才。你知道吗，他在普林斯顿曾发现过两颗当时尚未知道的星星，”他笑笑接着说：“此人涉足天堂，也能入地狱。”

唯一的候选人

安东尼奥·布鲁诺逝世后，李山特洛·勒伊特向大权在握的桑巴约·佩雷拉上校许诺说，他将是唯一的候选人。现在上校死了，葬礼热热闹闹，有坦克、士兵、军乐、演说、礼炮。这一切都发生在报名正式截止八天之后。本来希望不大的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现在倒成了唯一的候选人。

通过忠心耿耿的萨伯沙的电话，他时刻掌握着敌方的动态。萨伯沙在《晚报》编辑部工作，每天在那里呆五个小时，为那些文盲写的报导和消息改稿。

"将军，大喜！请客吧！我希望自己是第一个向新的终身院士祝贺的人。"

哎呀，莫列拉将军的心脏——疲惫不堪的机器啊！它多么容易激动，多么需要克制啊！应该避免激动，可在竞选战斗正酣的时候这怎么可能呢？发生了什么事？阿夫拉钮·波特拉曾说过可恶的佩雷拉可能退出选举。

"他退出了？"自从报名竞争布鲁诺留下的位置以来，将军的电话一直受到监听，所以用了"他"，而不是"戈培尔·佩雷拉"或其他恶毒的外号。一位朋友曾提醒他和轻浮的塞西丽娅在交往中务必谨慎。

"蹬腿了，死了！"

"嗯？什么时候？"

将军心跳加快。贡塞桑和塞西丽娅到哪儿去了？他需要她们赶紧拿药和水来。

"凌晨死的。葬礼五点举行，将会十分隆重，部长致悼

词，坦克车护送，鸣炮。报名结束了，对手死了。尊敬的朋友，您提前当选了！”

幸好这时候贡塞桑太太出现在客厅里，见状赶紧跑出去拿药。得知当选后，将军差一点犯心机梗塞。

脱离危险后，他靠在躺椅上，踌躇满志地把这一喜讯告诉妻子和女儿——塞西丽娅脸上涂了好多粉，因为今天和罗德里格有约会，她刚刚开始化妆。

“现在在你们面前的是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巴西文学院的成员、终身院士了！”

贡塞桑太太后来哀叹说，他当时为什么没有死呢？

女 战 士

从里约电台的“午间新闻”得知上校去世后，马丽娅·曼奴艾拉给阿夫拉钮·波特拉打电话，希望当天见见他。布鲁诺死后，他们多次在电话中长谈，小说家随时向她通报斗争情况。她要求见他，是为了急于知道这一轰动消息的详情，另外还顺便通知他，她已整装待发，很快就要离开巴西。

他们约定在离小说家住处不远的一家幽静的咖啡馆里会面。这家咖啡馆位于海滨一座高层建筑的最上面，面对大海。那天晚上有精彩的表演，席尔维奥·卡达斯，蒂西尼娅·巴蒂斯塔，玻利瓦尔·卡伊米，墨西哥女歌唱家埃尔维拉·里约斯，拉马丁·巴勃，具有刺激性的巴卡斯姐妹等许多歌星将登台献艺。所以，傍晚时分顾客很少，偶尔有一两对情人。

小说家和葡萄牙女人坐在栏杆旁，望着从卢塞尔大街走

过来的送葬队伍。走在前面的军乐队奏着哀乐。军车上的棺木覆盖着巴西国旗。士兵们有的骑马，有的步行。一队特种警察乘着最新式的德国车。这种车马力很大，速度极快。官方要人乘坐的是大型黑色轿车。殿后的是两辆作战坦克。桑巴约·佩雷拉上校仍然是这只队伍的统帅。马丽娅·曼奴艾拉看得入了迷，大声问道：

“他是突然死的，对吧？什么原因？”

“我说是意外死亡。原因？除了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呢？我承认这出乎意料，本来无意置他于死地。但也合情合理：上校在战斗中阵亡。”

“朋友，别这么故弄玄虚。怎么会在战斗中阵亡？你说无意置他于死地，那么你们希望的是什么呢？”

“放弃竞选，”他把目光从送葬队伍那里转过来。布鲁诺最后一个情人那略带伤感的美貌更具有吸引力。

“桑巴约·佩雷拉不过是个妄自尊大的笨蛋，自以为无所不能，没有谁敢和他分庭抗礼。我们的战略是迫使他放弃或退出竞选，策略是通过一系列的失望和挫折来消耗他。每一次打击都会使他暴跳如雷，声嘶力竭。要让他从里往外烂掉。他想成为唯一的候选人，可出现了竞争者。他梦想全票当选，梦想破灭了。他接二连三失去了本来认为有把握的选票，察觉到人们对他的厌恶。苦恼，屈辱导致了他的完蛋。”

“他被击败了？”

送葬的队伍缓慢地、庄严地行进着，把“英雄送到不朽的战壕里”（部长在墓边发表的演说这样说）。所有的车辆都停下来让路，沿途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没有，远远没有。我怀疑选举时我们能击败他。原因是我们斗争的目的仅仅在于使他威风扫地，被人们憎恶，进而害怕失败而放弃竞选。院长的晚餐是个杰作，使桑巴约·佩雷拉惶惶不安。我们让他吞下癞蛤蟆和蛇，让他把候选资格吐出来。可他卡住了，噎死了。”

哀乐声渐渐远去，送葬队伍到了联合大街，开始消失。

“波西奥对上校切齿痛恨，说服他接见那家伙费了很大劲。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对布鲁诺的爱。正是对布鲁诺的爱才使安托妮达夫人坐在钢琴旁弹出了英雄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我昨天打电话给波西奥，他还担心这样做是否太过份了。可是，当那家伙要求投票支持时，波西奥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声言要揍他的耳光。桑巴约·佩雷拉便仓皇逃走了。看来这是致命的一击。就这样他没来得及拜访我。可爱的姑娘，不管怎么说，布鲁诺的名誉保住了，我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尽一切努力。这是值得的。”

马丽娅·曼奴艾拉拿起阿夫拉钮的手吻了吻，说：

“我也想吻吻波西奥教授的手。他的健康状况怎么样？真的没有希望……？”

“不幸的是毫无希望。我担心这是他对巴西文化的最后贡献了。”

“好吧，现在我可以放心走了。我的丈夫阿丰索被提升为大使，就要去委内瑞拉任职。我们将直接从这儿去，这是我父亲的安排，免得渡海回里斯本遇到危险。我们下个月离开，要经过马纳乌斯。”

他们默默地望着眼前的绮丽风景：浩瀚的瓜纳巴拉海，烟波中的岛屿，岸边峻峭的山峰，远处尼特洛伊的建筑群。

“你知道我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安东尼奥？就在尼特洛伊，一件十分偶然的事……你如果有时间，我就讲给你听。”

“今天是我自布鲁诺死后的第一个休息日，而你又是在晚饭时间找我。我现在有充分的时间听这段天方夜谭。”一丝狡黠的微笑拂去了马丽娅脸上的忧郁。

“你说的对，这真是一个现代神话，里面还掺和着政治和一位不贞的妻子，一段荒唐的故事。”她停了停，问道：“你大概知道我是个反萨拉查的危险分子，对吧？”

“最早给我写信的人称我是‘愚蠢的女神’。好吧，我在尼特洛伊和一位同志相约见面。他是一个流亡者，要把一些文件交给我运进葡萄牙。由于我的身份和所处的地位，办法还是很多的……”

作为萨拉查政府一位部长的女儿、葡萄牙最大的银行家的儿媳和大使馆参赞的夫人，她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自然有种种便利条件：可以听到敌人核心层的许多绝密消息，认识在巴西活动的葡萄牙特工人员，利用外交邮袋进行私人通信。阿夫拉钮·波特拉仔细望着坐在面前的这个女人：标致、高雅、聪颖。她是里约热内卢社交界和外交使团沙龙中的皇后，被社会新闻专栏捧为仙女一般的名媛。谁能想到她周围会有一群颠覆分子在搞秘密的非法活动呢？这真是一个浪漫的题材，而且具有吸引力。他又想写小说了。

“地点是圣弗朗西斯科的一家酒吧间。根据事先约定，我到后去柜台买了一包香烟。这时，我的同志惊惶失措地跑进来交给我一封信，说有人在跟踪他。千万别让毕德①

① 毕德：葡萄牙萨拉查独裁政权时期的秘密警察，“国际与国家治安警察”的缩写。

的人认出你。”他命令道。说完就冲出门外。我把信装进口袋。可怎么不让‘毕德’看到我呢？你想，如果他们认出我来，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波特拉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一惊险故事，多么好的小说题材呀！

“后来呢？”

“我看到安东尼奥坐在一张桌旁正在啜饮，大概是等什么女人。我见过他的照片，读过他的书，从学生时代就喜欢读他的诗。我毫不犹豫地走到他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匆匆告诉他，我不能被从门前经过的一个人认出来。他什么也没有问。安东尼奥挡住我的脸，我们的嘴唇紧紧吻在一起。后来我乘出租车走了，他根本没有问我是谁……”

阿夫拉钮·波特拉在构思小说。谁知道呢，也许他会拿出打字机和大叠大叠的稿纸，把以往积累的有关诗人的素材丢到一边，去描写那些政治阴谋、萨拉查政府驻外大使馆的内幕、流亡者的困境、诗人最后的恋情和马丽娅·曼奴艾拉之谜。

“第二天，我收到一本书，上面有几句极其一般的题词。随书送来的还有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美的兰花。后来，安东尼奥又打电话，向我表达爱情。以往我仅仅是个战士，是他完善了我，使我成了真正的女人。”

远处传来葬礼的炮声。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的棺木上落下了第一锨土。

黑 衣 女 郎

•1•

开始，她想方设法拒绝布鲁诺的勾引，这并非因为她尊敬丈夫和珍惜他们的婚姻。实际上，她对丈夫毫无感情可言。他是个庸俗、猥琐、轻浮的人，最大的愿望就是继承父亲巨额财富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取得贵族头衔。他对名誉和地位看得很重。在政府的荫庇下，父亲靠殖民地黑人血汗换来的财富在本国成倍地增加着。强烈的贵族梦使阿丰索·卡斯蒂艾尔步入了高贵的外交界，而把乏味的管理银行；工厂、庄园留给兄弟们。后来，他同古老而显赫的贵族家的小姐马丽娅·曼奴艾拉·戈沃·席尔瓦列斯·艾萨结了婚，成了贵族中的一员。啊，有朝一日阿丰索将得到妻子的那笔财产，用不着再在它的前面加上他那带有铜臭味的姓氏。亲密的友谊和利害关系把暴发户萨洛芒·卡斯蒂艾尔和有影响的萨拉查政府的外交部长联在了一起，二者都深得独裁者的信任和器重。马丽娅丝毫不认为两家的联姻值得尊重。结婚对她来说是一项沉重的义务，因为她有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和意识形态。

安东尼奥·布鲁诺在尼特洛伊的酒吧间里认出了她。他发现她害怕被认出来，把脸藏在他的怀里，绝不是出于担心暴露风流隐私。政治原因还是什么间谍活动？他看到在买香烟时一个男人交给她一个信封。这女人的美丽和诡秘行动使他想入非非，感情激荡，下决心得到她。无论如何要占有她：

那磁铁般的嘴唇、天鹅般的脖颈使他难以忘怀。

布鲁诺是情场老手，于是动用一切手段进行围攻。鲜花，书籍，甜言蜜语，风趣睿智的倾诉，热烈的追求。马丽娅·曼奴艾拉象一座坚固的城堡，彬彬有礼而又冷若冰霜，没有在他面前屈服。

布鲁诺最终通过文学打开了缺口。他不再象从前那样一本接一本地把自己的书寄给她，而是越来越频繁地送上温情脉脉的题词。

有一回，他从邮局收到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生前出版的唯一诗集，扉页上写着："赠给尊敬的巴西诗人安东尼奥·布鲁诺——读者马丽娅·曼奴艾拉·席尔瓦列斯·卡斯蒂艾尔怀着深深的敬意送上葡萄牙当代最伟大的诗人的诗集。"布鲁诺模模糊糊听到过这位葡萄牙诗人，因为他直到战后才为大多数巴西人所知。布鲁诺热衷法国文化，对葡萄牙现代文学知道不多。他读过费雷拉·卡斯特洛的《蛮荒》，知道阿吉利诺·里贝洛的名字。安东尼奥·诺伯尔那忧伤的诗句不能吸引他。他喜欢塞撒尔·维尔特的诗。除此之外，他一无所知。这不能不使科英布拉大学① 文学系毕业的美丽夫人的爱国感情受到冷落。

他们从费尔南多·佩索阿及其他文人开始，渐渐互相通电话，终于约定在葡萄牙文学讲习所见面。

她来时气喘吁吁，显得更加娇艳动人。她带来许多布鲁诺没看过的诗，不知名的书目和作者简介。不是葡萄牙诗人把她引上歧途的，她向痴情者让步了。那第一次由于政治

① 科英布拉：葡萄牙第三大城市，古老的科英布拉大学创办于十三世纪，是欧洲最早的大学之一。

原因而促成的接吻似乎一直在她唇上燃烧。巴西诗人的唇印冲垮了她的意志堤防，燃起了久被压抑的情欲。

那是一次海阔天空的神聊。布鲁诺十分激动，滔滔不绝地谈论爱情，而马丽娅却象个理想主义者那样解释团结在《奥非乌》、《现实》、《新收获》杂志周围的作家们的情况。他也趁机大肆卖弄，什么普列维尔，勃列通，阿拉贡，埃路阿德，查拉，一个诗人接着一个诗人，一首诗连着一首诗。气氛渐渐变得亲切了，诗句中加入了一些絮絮情话。爱之火燃起了文学的争论，劳尔卡的《茨冈人之歌》使他们找到了共同点。爱情在合适的泥土上孕育起来。两人坐在橡树下的粗糙长凳上亲吻，读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当布鲁诺用痛苦的、轻轻的声音朗诵三首仿卡蒙斯①风格，以她为灵感的十四行诗《访尼特洛伊海滨的皇村》时，马丽娅·曼奴艾拉放弃了抵抗，终于被征服了。无产阶级道德究竟是什么？从来没有人向她准确解释过。但是肯定不是对阿丰索的忠贞。丈夫对她的行为无动于衷。她被战胜了，反而感到非常满足，对布鲁诺说："你愿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对他来说，这是最后一次痴狂的艳遇，而对马丽娅来说，却是第一次享受到真正的爱情，发现了生活的另一面，对指导自己行为的人道主义有了新的认识。一位名叫费尔南多·卡斯特洛的人教会了她团结战斗，而布鲁诺教会了她如何爱。上校下葬那天，她坦率地告诉阿夫拉钮："布鲁诺完

① 卡蒙斯：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作品有《葡国魂》，又译《卢济亚塔人之歌》。

善了我。”

她芳龄二十八岁，可说是一次迟到的爱情。这段期间她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无限的柔情蜜意、云雨欢情；一种解放了的快乐。尼特洛伊的邂逅发生在1939年圣诞前不久，布鲁诺死于1940年9月。在这整整十个月内，几乎没有一刻不充满着和谐和美妙。

•2•

中学毕业后，马丽娅·曼奴艾拉拒绝呆在家里，冲破封建习俗，争得上大学的权利，在科英布拉报考了文学系。她热情、活泼、聪明，很快就投入了学生运动。经过蒙特戈河边短暂的、失望的罗曼蒂克后，她立刻被左派严肃的活动所吸引。法律系学生费尔南多·卡斯特洛有着一副苦行僧的面孔，嗓音粗哑，负责争取她。不少同学讨好她，向她发些荒唐的议论，而他却对她谈政治、国家和人民的疾苦、萨拉查的迫害、殖民主义的不公正、帝国主义的贪婪——它的魔爪挖空了葡萄牙民族的内脏。他给她读被禁的马克思和列宁的书：《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简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高尔基的《母亲》，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选。他把十月革命描绘成被剥削者的旗帜和希望、美好世界的熔炉。那里没有穷人和富人，没有阶级，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吃得饱，有文化。马丽娅·曼奴艾拉被这种理想境界陶醉了。

她要求入党。经过一段考验——由于出身，这就更加必要——观察和判断，她以贝尔达这一化名被吸收入党。一天早上，在大学的墙上用沥青涂完标语回来之后，她感到很兴

奋，忘记了严厉的无产阶级道德原则，早已抛弃的自由恋爱的观念又死灰复燃，把自己委身给了浑身汗津津的卡斯特洛同志。只有石头的圣像才能日夜和美丽迷人的马丽娅·曼奴艾拉在一起而不动凡心。卡斯特洛同志几乎是个超凡脱俗的圣人，可惜还未修成石身。

此人忠诚正派，不断用正统理论教育她，希望把贝尔达同志培养成马克思主义的圣女。马丽娅·曼奴艾拉摈弃一切奢侈、漂亮、华贵的衣着，精致的化妆品——腐朽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她不加修饰，更加闪烁出天生丽质，透着迷人的风韵，立刻疯魔了全校师生，唤起他们的灵感，写出了大量的蹩脚、低劣的诗词、令人作呕的“法都”。①所有这些没落的资产阶级的低级情调都不能使贝尔达同志动心和迷乱。硬板床和卡斯特洛同志那糟糕的床上功夫对她那麻木的感觉已经足够了。她的性欲根本没有被唤醒。重要的是革命，其他都无暇顾及。感情和欲望闯不进她的紧闭的心扉。

有一次党的领导人在北部的星星山上碰头，费尔南多·卡斯特洛不幸落到警察手里。马丽娅想到狱中探望，说组织却不同意。她虽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还是服从了党的断然决定。她继续在科英布拉上完大学，同时搞些秘密工作。没有人对她进行政治说教了，她只好到诗里寻找慰藉。卡斯特洛同志的说教虽然生硬偏狭，但却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她对任何别的同学和同志都不感兴趣。后来费尔南多·卡斯特洛被判长期监禁，但他未能服完刑期，被捕几个月后就死在塔拉法尔的狱中。马丽娅·曼奴艾拉对同志的死深为悲痛，但却没有为情人落泪。

① 法都：葡萄牙流行的一种悲壮哀伤的民歌。

她毕业后回到里斯本，和家庭以及从前生活的圈子割断了联系，自愿从事秘密工作，成了一名职业革命者。事情还远未结束。当阿丰索·卡斯蒂艾尔向她求婚的时候，他们建议她答应家人的意见。

建议这个词儿也许不太确切。她同外交官结婚是被迫的，是完成交给她的任务。她曾向自己所在的基层组织负责人谈过这一荒唐的婚姻并且声称无论如何不愿和那个蠢货结合。几天之后她被通知参加一个极端秘密而重要的会议。眼睛被蒙上之后坐了很长时间的汽车。车上只有她和一名素不相识的司机，一路上，谁也不说话。这是马丽娅·曼奴艾拉有生以来第一次去会见一位党中央委员。

下车后，司机牵着她的手，好象瞎子似的把她领到一个房间，说了声"在这里等着，"就走了。过一会儿，她听到一个有教养的、不冷不热的声音："同志，你可以取掉眼罩了。"

面前站着一位瘦瘦的、两颊深陷的、目光灼灼的、具有使徒般气质的中年男子。

"贝尔达同志，很高兴认识你，"向她伸出手，指指一把椅子。"请坐吧！我们好好谈谈。我是内维斯。"

马丽娅·曼奴艾拉感到心在砰砰地狂跳。她面前的内维斯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传奇式的领导人、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中的英雄。他曾两次成功地越狱：一次从里斯本的卡西亚斯古堡，一次从塔拉法尔坐着自己制作的原始木筏从海上逃跑。他的理论才干令人钦佩，上过莫斯科的国际共产主义大学。他话语流利，令人敬畏。

他和蔼可亲、很有人情味。他说费尔南多·卡斯特洛同

志在塔拉法尔狱中死了，因为在里斯本审讯中遭到毒打。他是科英布拉学生组织的负责人，知道不少情况，但一点没有供出，表现得很英勇。他不愧是共产党人，向刽子手们宣告了萨拉查主义的破产，为全党树立了榜样。他以冷静的、居高临下的口吻高谈阔论，以示领导和普通党员之间的区别。

“好，现在我们来谈谈你的事。”

他对她很尊重，但毫无热情可言，纯粹是政治性的谈话。唯一联系他们的链条是革命，别无其他。他们是党内同志，不是伙伴，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可以作决定，指挥别人，而她只不过是个执行命令的普通党员而已。领导对她先前在里斯本和科英布拉的活动了如指掌，对她的工作给了恰如其份的赞扬和批评。他象教师一样坚决地说：党没有很好使用她。鉴于她父亲的地位和家庭的声望，贝尔达同志应该执行特殊的任务。散发传单和在墙上涂标语有很多人可以去干。

“关于你的工作，政治局作了几项决定。从现在开始，你直接受上级领导，脱离基层组织，由一名中央委员和你保持联系。在你完成新的任务中，他会给你具体指导。我们正面临西班牙内战，你作为外交部长的女儿，同志，可以自由出入官方圈子，这极其有用。你的任务是不断获取和送出情报。政治局同时还批准你和阿丰索·卡斯蒂艾尔结婚，因为这意味着你活动的范围明显扩大。”

马丽娅·曼奴艾拉听后目瞪口呆，试图争辩。她没有想到会指定自己去作这种危险的工作。她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这与其说是革命者，还不如说是女间谍。领导人以冷峻的、钢刀一样的声音打断了她的牢骚和不满。

"贝尔达同志，你还没有从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中摆脱出来，还不具备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意识。党决定派你到重要的斗争战线上是考虑到你能胜任它。你不是感到骄傲和自豪，反而对政治局的决定说三道四。你要干什么？在墙上刷标语、在市场散发宣传材料、在飞行集会上演说来表现自己是个英雄吗？党给了你任务，同志，你就应该坚决完成它。"

在发现任何申辩都无济于事之前，马丽娅·曼奴艾拉已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她只不过是个愚蠢的、罗曼蒂克式的小资产阶级，离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的信念和素质还差得很远。内维斯同志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在斯大林同志的学校里受过教育。她对他油然产生出巨大的崇敬。

"你说得对，同志。我要努力克服自己的阶级局限性，做到无愧于党的信任，在实践中作自我批评。"她的格言是："我的生命和荣誉都交给党了。"

马丽娅·曼奴艾拉·戈沃·席尔瓦列斯·艾萨和阿丰索·卡斯蒂艾尔的婚礼是当年里斯本的一件大事，上流社会至今还常常谈起。新娘面色苍白；表情凄楚。

服饰、面纱、绢花都出自巴黎名家之手。婚礼进行曲由以重金从维也纳聘来的风琴家克拉乌斯·贝格曼演奏。在热罗尼莫大教堂里，红衣主教亲自主持婚礼，赞美两个高贵的家族以联姻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上帝祝福你们！"接着是盛况空前的招待会。

可是在床上，野心勃勃的、浑身洒满香水的阿丰索还没有猥猥琐琐的、满身臭汗的费尔南多令她满意。脱去胸衣之后，这个笨蛋装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样子，劝她勇敢些，并答应温柔行事。"别害怕，你什么也不会感觉出来。"他

深信自己是第一个占有她的男人，一旦爬上去，就可以高奏凯歌，旗开得胜。马丽娅·曼奴艾拉知道阿丰索和阿尔法玛①有名的法都歌唱家的风流韵事。他供养她和她的那些数不清的表兄表弟——里斯本快乐的懒汉们。

领导说得对，马丽娅可以就机密的、有时是绝密的事情向党提供宝贵情报，从父亲的办公室里和嘴巴不严的丈夫口中都能得到。阿丰索喜欢打听和传播小道消息。在部里的走廊里和政府一些机构的前厅里，他常常得到不少"听说"如何如何的消息。由于对萨拉查援助佛朗哥的计划了如指掌，贝尔达同志对西班牙共产党人的确帮了大忙。

在征得党的同意之后，她随同被任命为参赞的丈夫来到巴西，从此成了流亡的共产党人和葡萄牙国内领导之间的快速而可靠的联络员。一位可靠的唯一知道她是党员的同志和她保持着联系。在里约呆了一年之后，在尼特洛伊那个惊惶失措的下午，她邂逅认识了安东尼奥·布鲁诺。

·3·

她象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在诗人的怀抱里被催开了。在科英布拉，她发现了一个有待改造的世界。在里约，她发现了生活的全部乐趣。令人心荡神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经过多次幽会之后，她到底还是赤裸裸地躺到了安东尼奥的床上。她很快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对性生活如饥似渴，贪得无厌，尽力补偿失去的时光。她心满意足，乐而忘忧。

她虽然对一切都感到称心如意，但并没有放弃反法西斯的斗争，更没有忘记对党的忠诚。凡交给她的任务，仍然克尽

① 阿尔法玛：里斯本的老区之一，至今仍有许多青楼歌榭。

职守，尽力完成。她还主动为自己增加了一份工作：把抒情诗人安东尼奥·布鲁诺改造成为一个战斗的诗人，使他的诗歌成为正在改造世界的劳动者的武器。她向他谈到智利诗人巴布洛·聂鲁达——这位《二十首情诗》的作者应对他俩的接吻负责。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聂鲁达在那里当领事，用自己的诗歌为战斗的无产阶级服务。

有一回，当他们又谈到这个话题时，布鲁诺拿出一篇评论文章。文章赞扬他的诗"不愧是巴西文学中的杰作"，同时也指责他无视社会问题。当被他称为兄弟的卡西亚·劳尔卡被佛朗哥处决、托马斯·曼恩为了不死于希特勒的集中营里而到处流亡、安东尼奥·马萨多在流亡中死去的时候，他却没有把自己置身于这个动乱的世界中。

这篇文章刊登在《大家》杂志的最后一期上。不管这家杂志的社长阿尔瓦洛·莫列拉威望多么高，神通多么广大，由于发表这篇文章，杂志还是被新闻宣传局勒令停刊了。马丽娅·曼奴艾拉认为作者讲得很对，安东尼奥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他后来在文学院发表讲话说，象牙之塔被战争摧毁了，也许与这位美丽的、迷人的葡萄牙女人不无关系。

布鲁诺笑着宣布说，他将写一部有关社会内容的诗集，但这一诺言从未兑现。他仍然写些情呀爱呀的诗，疯狂的激情，梦呓般的谵语，依偎在为他而不顾一切的勇敢女人脚边唱些轻佻的歌。

马丽娅·曼奴艾拉一再说，她并未冒什么风险。在她和丈夫之间仅仅存在着形式上的婚姻关系。阿丰索仍然养着一些歌女，目前正和一位美丽的混血桑巴演员打得火热。这位演员在三叉广场附近的一家剧院跳舞，身边也有不少吃喝

嫖赌的“表兄弟”。如果说在他之前马丽娅·曼奴艾拉还没有情夫，那仅仅是因为她对在各种场合追求她的人一个也看不上。她扬言要抛弃丈夫和地位，和生活在贫穷与诗歌中的布鲁诺同居。为了阻止她干出这种傻事，诗人不得不抬出政治吓唬她。“党对此会怎么看呢？说不定会开除你。”这理由倒很管用。

布鲁诺虽然五十四岁了，但仍然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命运把他和这位年青漂亮、有教养、勇敢大方、出身名门而今却成了人民的女儿的女人联在了一起。他私下里曾试图按她的要求写过些战斗诗歌，但没有成功。唯一的一首有灵感、凝聚着仇恨、憎恶、愤怒、绝望和憧憬，心中滴着血、高举拳头的诗，就是那首《唱给一座被占领的城市的情歌》。他本来是为痛悼巴黎沦陷而写的，希望唤起世界人民同纳粹法西斯斗争，解放所有被占领的城市。这首诗应该说是布鲁诺和马丽娅·曼奴艾拉两人的作品，而且由她亲手打出了第一份拷贝。如今，这份由身穿孝服的女战士收集的遗产(她在巴西、葡萄牙和非洲殖民地极其消沉的时刻分担了他们的忧愁)，在安哥拉、几内亚（比绍）以及莫桑比克的丛林里得到广泛传播。在那里，愤怒的黑人燃起了游击战争的烈火。

院士对话一瞥

作为敏锐的观察家，弗朗塞里诺·阿尔梅达立即注意到了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的变化。他坐在高等法院大法官帕伊瓦旁边的一张沙发上，静静观察着摆满各种饮料和点心的桌子——几位院士正在喝茶、咖啡、水果汁，吃点心、面包

干或饼干。桑巴约·佩雷拉上校死后文学院的第一次周会还没有开始。他小声告诉朋友说：

“你注意到他变了吗？情况有点不大对劲，打招呼的方式，对我们的态度已不大一样。以往他总是装出一副虔诚崇拜者的面孔，现在却不再点头哈腰了，胸脯挺得高高的。那一位报名一结束就死了，给他让开了路，他大概以为当选没问题了……”

“如果桑巴约·佩雷拉不死，你会投他的票吗？”

“难说。上校有权有势，拒绝投他的票可得有点胆量。不过，莫列拉的后台老板也挺硬……，我说不定会干出傻事来。”

瘦小的大法官由于灯光的照射，不停地眏眼睛，压低声音说：“弗朗塞里诺老兄，你说实话，到底是老板呢，还是老板娘呢？”

“你猜对了，是老板娘，”他意味深长地咂了一下舌头。

“我想不会是同一位老板娘吧？”

“你也碰上了？你不是投死者的票吗？女秘书……”

“什么女秘书？谁的女秘书？”

“将军的，那位端庄羞怯的姑娘。我还以为是个黄花处子呢！”

“这我倒不认识。你是说他让女秘书去拉拢你？我奇怪的是将军对女人的态度，真是既无耻又笨拙……”

“他的秘书是谁？”

“还能是谁？就是那个迷人的妖精马丽娅·若昂！”

“女演员？”

“正是她。哎，这叫什么事啊！”

两位老人平静地、愉快地笑起来。大法官诡秘地说：“谁说莫列拉有了保护女神就可以……”

弗朗塞里诺接着说道：“佩雷拉之死实际上已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你看看将军，他简直不象当初拜访我时的那个可怜虫了。不，他可不是可怜虫，从他送的那篮酒和点心看……”

“其实他挺可怜，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唯一的财产是当初东拼西凑买下的那所房子。他可能把一个月的退休金都花在你身上了。”

“你怎么知道他那么多的事？”

“当然是通过马丽娅·若昂了。这鬼东西成天给我叨叨穷困潦倒而又死爱面子的将军的逸闻趣事。”

“是吗？这些丘八既悭吝又道学。平日花费很少，大都有积蓄，土财主……他送给我那一篮东西可能花了不少钱。”

“他来喝过茶？我常见他在大厅里全神贯注地听讲演，可不记得他到上面来过。”

“我想罗德里格带他来过一次，忸忸怩怩的，仅仅喝了一杯咖啡。今天他是主动上来的。瞧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

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在茶桌旁高谈阔论，连喝了两杯牛奶加咖啡，吃了不少甜点心。看那副无拘无束的样子，谁也不会以为他仅仅是个候选人，因为他完全是一副当选院士的派头。帕伊瓦法官一向风流，忍不住又把话题引到女人身上。

“在我们这些人当中，真正得到实惠的是罗德里格老兄。将军的女儿可是个美人坯子。”

“你这样说是因为你没见过他的女秘书……一位仙女般

的混血儿。”

“混血儿？”院士那双温和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声音里透出羡慕，似乎在说：这家伙真福气。

人们一边闲聊，一边等着开会。

会议开始后，文学院院长宣布阿纳多·桑巴约·佩雷拉的死讯。现在只有一位候选人竞争安东尼奥·布鲁诺的位置，那就是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李山特洛·勒伊特院士发表了一通赞扬死者的话，并要求列入悼念备忘录中。

唯一的候选人莫列拉将军咽下最后一口蛋糕，心想这些规矩和习惯实在荒唐可笑。他实际上已是院士，应该坐到他们中间。象他这种情况，不必再墨守成规，即禁止非文学院院士进入会议厅。世上任何成规都有例外情况。

失　败　者

在为亲爱的、令人敬畏的阿纳多·佩雷拉上校送葬的队伍中，李山特洛·勒伊特是唯一的文学院院士、少数文职人员之一。从墓地回来，他垂头丧气，一副斗败的样子。不，应该说更糟，因为他没有候选人了。本来是马到成功的竞选成了一场灾难。桌上放着一份摊开的报纸，满篇都是关于“杰出的军官、备受欢迎的作家、巴西文学院候选人”逝世的消息和报导。布鲁用红铅笔在边上写道：“已经晚了！”颇有点玩世不恭的样子。

一连好几天他都闷闷不乐，绷着脸，很少讲话。从文学院回家后，他对太太说：“我讲了几句话，要求文学院举行个悼念仪式。波特拉、伊万特洛、费格雷多和其他人笑起

来，拿我开心，他们胜利了。莫列拉将军春风得意，稳操胜券。我倒是为他人作了嫁衣裳，白费了一番气力。还有布鲁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你不必太着急，先别管布鲁的事。”

“我本来就要被任命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了。”

“别担心，你会当上的。”

“谁也不会平白无故给你好处，马乌丽西娅，必须事事争取，创造条件。”

“我敢肯定你会达到目的。阁下，抬起头来，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

“现在只有等波西奥死了，这家伙倒象铁打的一样。他本来说要给我打电话的，可没有打。我到处打电话找他都没找到。后来我和埃米丽娅通了话。在上校留下的文件中没有找到波西奥的选票和信……”

“过去的事就忘了吧！告诉你，迟早有一天我会成为大法官勒伊特夫人。”

“我只对一件事深信不疑，那就是我配不上你。”

“傻瓜！”

这种燃烧着他的野心从何而来的呢？来自他自己还是来自娴雅端庄、美貌动人的马乌丽西娅呢？

历 史 说 明

星期四文学院开会那天，满脸怒气的伊万特洛·桑托斯手里拿着夹鼻眼镜，同茫然失措的阿夫拉钮·波特拉交换了一个奇怪的、意味深长的眼色。从此，围绕着巴西文学院，

一场新的阵地战又展开了。确切地说，事情是在选举前一个半月，即卡尔莫院长宣布候选人阿纳多·佩雷拉逝世一周之后发生的。

战斗并不象一些别有用心的历史学家说的那样是在上校葬礼当天打响的。前一段战斗戏剧性的结束和新的战斗的动员之间存在着短暂的间歇。在一个多星期内，一切原都非常平静。这样想的人实在不了解人性的诡诈多变。

自从老于世故的弗朗塞里诺·阿尔梅达大使在星期四茶会上发现唯一的候选人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举止大变之后，这些模糊的迹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十分明朗了。伊万特洛称之为厚颜无耻。

文学院正在开会。院士们以惯常的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情讨论了里斯本文学院提出的有关修改葡文书写规定的细节。两位年高望重的院士在会后立即进行了密谋。

前未来部长

进入茶室之后，大家才发现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原来不用脱军服就穿上了文学院的大礼服——他认为自己已经是院士了。

这位敢和不可一世的对手抗衡的候选人曾摘去军服上的星徽，象一名恭顺的、默默无闻的小兵一样巴结院士们，唯唯诺诺地听他们谈话，对完全和自己观点相反的说法也竭力赞扬。有时候，还得忍气吞声。最为难堪的是有一次去拜访伊万特洛。作家送了他一本《拉丁美洲军国主义论文集》。这本文集把拉美国家的种种不幸以及落后于英、美、德的责

任一股脑儿推到军人身上。这家伙侃侃而谈，挺不客气地辱骂军队。候选人同样默默听着，一声不敢反驳。

现在一切都突然变了。半月前他同阿夫拉钮·波特拉和罗德里格·伊纳休一起算过选票，自认为毫无希望。没想到一觉醒来却稳操胜券了。竞争对手寿终正寝，屈辱和忍气吞声的阶段结束了！

他在军服外面罩上大礼服。如今当选院士已指日可待，他又恢复了将军的级别和权威，军服上的将星、龙徽、勋章重新发出耀眼的光辉。尽管这身蓝毛料礼服的剪裁和做工都很糟糕，但却代表着他的双重身份。他来到茶室，对未来的同事们问寒问暖，侃侃而谈，高声争论。至于说胃口，应该考虑到贡塞桑太太遵照医嘱一直对他严格实行节食措施。而现在一旦摆脱妻子的监督，他就放松了自己的肚皮，何况桌上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呢。

莫列拉将军象着了魔似地一味蛮干起来。他摘去谨小慎微的假面目，显出了天生的、行伍出身养成的傲慢蛮横的本性来。

在阿曼多·奥里维拉竞选总统期间，他的名字曾在未来的内阁名单中出现过。如果圣保罗州的那位候选人取胜，他很可能担任国防部长的要职。

将军对胜利坚信不疑。尽人皆知，作家若瑟·阿迈利戈·阿尔梅达虽然打着官方候选人的旗号，其实总统和政府对他并不支持。再说，怎么可能想象一位巴拉伊巴州的没有教养的乡巴佬，亡命徒、被剥削、没文化、啼饥号寒者流的代表会战胜一位有钱有势、有文化、先进的、有意大利血统的企业家、大咖啡园主——圣保罗的新贵和拓荒者的代表呢？

群众集会上，演说家们一再宣传圣保罗值得骄傲的形象：它是强大的火车头，独自拉着其他各州——一串空车皮。

他踌躇满志，认为部长的职位垂手可得。要知道，不是什么教育部、公共工程部之类的部啊！除了总统，国防部长就是政府的二号人物，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新政”出笼之前，人们常常看到他挟着装有文件的黑皮包进进出出国防部。他视察了各局、各处、各总部，听取对将来当部长时有用的汇报。必须成立自己的班子，撤换一批军区司令，调动一批人，提升一批人，有些人要退役。虽然一切都还不过是纸上谈兵的计划，但国防部早已议论纷纷，满城风雨。他甚至已开始邀请几位军官担任要职。

阿曼多在竞选初期得不到军界强有力的支持，确曾考虑过让莫列拉将军任此要职。对将军的忠诚他深信不疑。但是，即使他竞选获胜，当上了总统，他也会很快后悔当初作出这一愚蠢的决定，在十一月政变——它埋葬了将军和参加竞选的两派的希望——之前改变初衷。当然，为了酬谢他的忠诚，会给他一个闲差，比如驻巴黎武官。这对前法国军校的高材生还是适宜的、体面的，在大洋彼岸也可免去军旅之苦。将军除了爱虚荣、爱发号施令，还是一个到处让人讨嫌的家伙！

当听到恩利克·安拉特向院长抱怨秘书处在寄送函件迟缓拖拉时，莫列拉将军当仁不让地大声说：“我们文学院缺少军队的纪律，所以工作人员中至少要有一名军人，以便保持上下有序，避免权威受到侵犯。”

侵犯？什么侵犯？一阵沉默。伊万特洛·桑托斯和阿夫拉钮·波特拉彼此吃惊地、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

阴 谋 家

对于伊万特洛指挥的这场战斗的详细进程的历史性错误应归于各种行动的极端秘密性。所有部署均由策划者在暗中制定并秘密付诸实行。如果不是两位老自由派文人诡诈多变，即使是长年累月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也难以把事情办得如此干净利落、滴水不漏。

对于一次保密的谈话来说，再没有比小说家的汽车里更安全的地方了。司机阿乌列利奥·索特勒默不作声地坐在前面，他为阿夫拉钮夫妇开车已二十五年了，完全可以信赖。

车向圣特莱沙方向驶去，以便把伊万特洛送回家。波特拉打断了他气呼呼的议论："你想怎么着？要大家投桑巴约·佩雷拉的票吗？莫列拉是个蹩脚文人，可另一位是纳粹分子啊！"

"如果仅仅是个蹩脚文人我倒不在乎。再说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但他却是个十分专横跋扈的家伙。我早对你说过，军人的事不好办，"他忿忿然地说："接替布鲁诺的理想人选是费利希安诺！"

"完全同意。可当时我们进退维谷，除了抛出一位将军之外别无选择。现在只有自食其果了。"

"你愿自食就去自食吧，我可不干。我没这种耐性。"

"你能怎么样？现在莫列拉是唯一的候选人。"

"那又怎么样？他以为自己已经当选了，可离选举还有一个多月呢！"

"你想……"阿夫拉钮望着怒气冲冲的伙伴，心里顿时

产生了疑团。嗯，这其中大有奥妙。

“我想！要白票是干什么用的？”

“我说老兄，我们上门邀请人家，坚持要人家竞选，读了他的书，说了不少赞扬话，按理说不能……”

“首先，是你逼着我去他家的。其次，上帝在上，我从来没看过他写的一个字。”他扳着指头说，“第三，我附和你对他的赞扬是不想让你难堪。第四，我不想当正派人。”

他摘下夹鼻眼镜，慢慢擦着。

“不论是你或是我……我从来没见过象你那样厚脸皮，赞扬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还说什么有才气。”

波特拉笑了。

伊万特洛继续说道：

“我读过美国出版的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文献。在马德里战役期间，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名字似乎叫‘受难者’，这名字就说明问题，不是个共产党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也弄不清——，曾用西班牙语高喊着‘休想过去！和敌人以死相拼。’我现在接过了这个口号。你怎么做，悉听尊便。你可以作个正派人，指责我言而无信，说什么登门邀请过‘马奇诺防线’”……

“伊万特洛，你这样太过份了。这绰号是桑巴约·佩雷拉给他起的。”

“我是从若瑟·利维奥那儿听来的，很喜欢，不想知道是谁起的，共产党也好，纳粹分子也罢。再说，利维奥是个低能儿。我告诉你，我是个民权主义者，不打算听命于任何丘八。我没当过兵，连预备役也没服过。”

阿夫拉钮眼中闪出狡黠的光。

“老兄，别忘了除去白票之外还有弃权票，”他用手拍拍伊万特洛骨瘦如柴的膝盖，“一场小小的游击战倒也没什么坏处……”

“什么意思？”

“我生来就是个游击战士，司令官先生，谨听尊命。”他想了一下，接着说：“在目前情况下，要紧的是保密。让敌人没有丝毫怀疑，让他们高枕无忧。莫列拉越是对当选放心，就越会干出蠢事。”

车在伊万特洛家的花园前停下。司机打开后门。伊莎贝尔看到两位老人，大声喊叫哥哥：

“彼德罗！彼德罗！爷爷回来了！阿夫拉钮伯伯也来了！”

自从上校死后，兄妹俩还没见过阿尔瓦洛的教父、全家最亲密的朋友。伊莎贝尔吻吻两位老人的面颊，问道：

“我对爷爷说，一切都会如意的，对吧，阿夫拉钮伯伯？”

“漂亮的姑娘，事情并未结束，我们又拿起了武器。”

彼德罗跑过来问：“什么事？”

“我们两个，你们这位老顽固爷爷唐·吉訶德，还有我，他忠实的保镖桑乔·潘萨，又要出征了。”

“那么谁是杜尔西尼娅呢？你们要保护的美人儿是谁？”

伊万特洛·桑托斯把孙子孙女拉到身边，（是他们说服他同纳粹分子桑巴约·佩雷拉斗争的啊！）那由于吸烟变得沙哑的声音里透出激动：

“就是德拉曼卡那位骑士的美人儿，自由！孩子们。”

夜幕降临了。满天繁星透过枝叶扶疏的花木把它们点点清辉撒向小小的庭院。

女秘书丢了工作

阿夫拉钮·波特拉送去一束玫瑰花和一张名片，约她在同一家冷饮店见面。罗莎从一辆私人汽车里走下来，司机穿着军服，戴着军帽。

“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他克制住好奇，没有问路边等她的车是怎么回事。

“我来是要辞掉将军的女秘书的。”

“那家伙一死，我就猜到迟早会有这么一天。谁死了我都不会幸灾乐祸，但这次我却一点不感到婉惜。当他信口雌黄，恬不知耻地赞扬布鲁诺，沾污我的心上人时，我十分痛苦。”

“我们已经摆脱了他，现在就差甩掉另一位了。”

“将军？他不是你们的人吗？你们施展美人计不是为他争取林迪钮的选票吗？”

“谁？”

“大使。他让我叫他林迪钮。”①

阿夫拉钮讲了为什么改变候选人，文学院的选举程序，解释了什么是白票，弃权票，等等。

“这么说，我已被辞退了？你瞧，真不是时候。美男子正在兴头儿上，一心一意想和我一起在他房间里喝香槟呢！他总是动手动脚，好在我皮肤浅褐，抓的痕迹不显，要

① 林迪钮，美男子的昵称。

不……”

阿夫拉钮打量一下汽车。布鲁诺的这位情妇实在让他捉摸不透。他忍不住问道：

“要不怎么样？”

看到他盯住汽车，罗莎微笑着说：“你认识，是你的朋友。”随后，她道出那位出生在葡萄牙的有钱的纺织厂老板的名字。“他打算给我买一间缝衣店，在罗莎丽奥街的一楼上。我要自己开店。”

“那位阿根廷女人呢？”

“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了。他说等老婆死后就娶我。真的，他把刀对在胸口上发誓。”

罗莎学着波尔图商人的腔调笑着说：“‘多么迷人的女人啊！’‘德莉娅·毕拉尔那个唱探戈曲的娘儿们！’要说唱探戈曲，没有比她唱得更糟的了！”

“毕克太太派我到他家去试衣服，就这样认识了现在的……保护人。”

“什么时候见到他，我一定向他祝贺。他摆脱了那个讨厌的女人，得到了里约热内卢最美的玫瑰花①。我也要祝贺你，他是一个诚实的好人。”

“我知道。他只是想得到一点温暖。我想我们能合得来。爱他，尊敬他，这我能做到。”她丰满的唇边露出微笑，声音里含着悲哀和高傲。“我得到过梦想的爱情。想起那些日子心里就暖烘烘的。不过，你不是说我已经被辞退了吗？”

“女秘书的事不要再干了。我想知道林迪钮有你的地址吗？你们怎么联系和约会呢？通过电话吗？”

① 玫瑰花：葡萄牙语中也是女孩子常用的名字，音译作罗莎。

“他以为我在寄宿舍里，晚上九点之前必须返回。我告诉他说，我从内地来，是一位我爸爸曾给他当过勤务兵的将军在照料我。总之，我撒了些无伤大雅的谎。他知道缝衣店的电话号码，事先我征得了毕克太太的同意，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她。她觉得蛮有趣，愿意合作。美男子常常在吃午饭时打电话，他以为毕克太太是法国修女，所以谎称是我叔叔，真有意思。我说我叫贝阿蒂丝，他叫我贝阿。天天贝阿长贝阿短的，还老是动手动脚。”

“请你和毕克太太商量好，下次大使再打电话，让她告诉他，就说你不想再见他，以后别再找你。毕克太太可以暗示那里不是什么寄宿舍，而是一个和寄宿舍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你想过吗，让美男子去胡思乱想吧！”

“让他胡思乱想什么呢？”

“具体往哪儿想无关紧要。主要是制造一种可疑气氛，就是说带点轻浮的味道……”

“为了让他恨我的老板？”

“正是如此。这样他就不会投他的票了。”

“可怜的美男子！他可真是个大情人。有时候你稍不注意，他的手就伸到了胸前或裙子底下。年青时说不定他多么象只馋猫呢！”

“直到如今，美男子在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还真有点名气！”

“你知道吗，他人倒挺和气，就是爱讲些猥亵的故事。”

“罗莎，你还记得吗？我曾把你写进一篇故事中。现在，我想把你的事写成一篇小说。以前我只知道你是个温柔

甜蜜的姑娘，现在才明白，你还具有无畏、豪爽的美德。”

“是安东尼奥使我变得如此。他塑造了我。”

阿夫拉钮想起布鲁诺的诗句：铜玫瑰，蜜玫瑰，姑娘玫瑰。他吻吻她的手，说：

“你是布鲁诺的玫瑰。”

围绕语言问题的不同意见

费格雷多把《里约邮报》递给院长，指着“保卫葡萄牙语”的专栏文章说：“我是专门来送给你的。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在这里开了一个诊所，专门教那些无知无识的笨蛋们如何用纯洁地道的葡语来写文章。”

“此刻我没有功夫看它，因为作者还不是文学院的成员，尽管他本人不这么想。作为院长，我起码还有一个月不用操这份心。”

“正因为作者不是文学院院士，你才更应该看一看……”

艾曼诺·卡尔莫收起报纸，说：“天这么热，费格雷多，”他看一眼标题，抬起头来说：“为了对抗那位魂归西天的家伙，你们抬出了这位候选人……这是他唯一的用处。”

他低头看了一会儿文章，忿忿地骂道：“白痴！”

由于身份关系，文学院院长说话态度一向是文质彬彬的。无论是对同事、学者或院士，极少用难听的字眼。但是他对这位候选人不等选举就公开对文学院的工作发号施令十分反感和厌恶。对于具有爆炸性的文字改革——尚待由巴西文学院和里斯本科学院组成的混合委员会研究，将军居然表

示他对多数院士的态度不敢苟同。巴西代表团成员尚未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他这一搅和，工作更难进行了。

“此人不简单。以前还没有哪个人如此殷勤卖力，不遗余力地讨好献媚。看来是‘唯一的候选人’在他头脑中作怪，所以来了个180度的转弯。每次茶会他都不请自来，高谈阔论，发号施令，到处指责。有一天，他拉着我，给我上了一堂关于绘画的课，说什么我们挂的画遵循了一条错误的标准。没有对他认为是第一流的画给予重视，而是看中了那些据他说是十分平庸的东西。你真不知道他有多么狂妄。”

他看完最后几行，把报纸还给费格雷多。

“他应该竞选里斯本文学院，而不是巴西文学院。”

被指定参加混合委员会的巴西代表，包括费格雷多，认为有必要考虑到巴西的书面语言和人民的口头语言的特点，反对葡萄牙同行们坚持僵硬的对葡萄牙来说是正确的、而对巴西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书写和口语规范。这位剧作家甚至说，在两个情况很不相同的国家采用相同的、呆板的、单方面规定的语法规则是文化殖民主义的立场。双方围绕这一敏感的、复杂的问题存在着分歧。

可莫列拉将军在他每周关于语言问题的专栏文章中，却毫无保留地支持葡萄牙人的立场。他断言巴西代表团的态度应该是用铁与火保卫古典作家，比如卡蒙斯留下的语言的纯洁性。在回答想象中的读者的问题时，他批评那些对践踏语言的坏家伙一味让步的人，认为这导致文学院放弃自己的神圣职责。“要完整地、毫不走样地保存拉西奥文化①的最后一

① 拉西奥：意大利一地名，古罗马文明的中心，拉丁文化艺术的发祥地。

朵花。”他还在文章结尾处宣称自己不久将亲自参加争论，以防止谬种流传。从前，他曾不合时宜地自命为国防部长，现在又在选举前大放厥词，自封为文学院院士了。

“这一下倒好了。一心一意保卫纯洁性的阿尔康塔拉有支持者了，代表团将会更加分裂……”

“你们的将军有点言过其实。他至少应该等到当选之后再公开指责我们……”

“那个肮脏的家伙干嘛非要等到报名截止后才他妈的死呢？我们现在怎么办？”

“是你们自己弄出这么个烫嘴的土豆，你们看着办吧！”他象与己无关似地说，“伊万特洛好象有点想法，你干嘛不和他谈谈？”

委员会解散

费格雷多比院长的建议走得更远。他不仅找了伊万特洛·桑托斯，而且把三个月前支持《修辞学发凡》及其他几本书的作者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竞选的巴西文学院的院士们统统请到自己的住处“小酌”。

吃喝完毕之后，他拿出报纸上的那篇不自量力的文章。

“诸位对此怎么看？”

伊万特洛读后说油印几份散发给那些在语言问题上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学者们。然后，讲起他和阿夫拉钮·波特拉对将军的竞选问题所作出的决定。

“我们真是些混蛋！”他激动地叫道。

小说家补充说：“我们现在是骑虎难下，箭在弦上，不

能不发，只好象法国人那样打游击了。在告诉诸位之前，行动已开始了。情况不错，而且没有打草惊蛇。”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罗德里格说。

“你们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费格雷多抱怨说。

“尽管你们鬼鬼祟祟，我还是嗅出了一点味道，”亨利克·安拉特说，“帕伊瓦最近有点反常。我们的女神马丽娅·若昂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说服他投将军的票，可现在却突然要他改为投白票。这中间定有阿夫拉钮在捣鬼。”

他们讨论了形势。尽管大家认为将军是个傲慢而讨厌的蠢货，想把文学院变成兵营，把院士变成规规矩矩的大兵，但普遍不愿卷入这场游击战。为将军竞选而成立的五人委员会解散了。

亨利克·安拉特首先打退堂鼓，说什么如果不是目前这种情况，他“将乐意和诸位一起阻止一个如此低能的人占据文学院的席位。但现在国内的政治形势是‘新政’实行独裁，民主人士必须和一切能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改变形势的人联合起来。将军尽管是预备役，不指挥军队，但对军官还是有影响的。大家在文学院曾交换过意见，商讨过计划。”他认为自己的一票不起决定作用，所以不想改变初衷。“将军如果落选，我不会感到遗憾，但我不能为将军的落选出谋划策，因为我对候选人必须履行已作出的政治诺言。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同将军保持良好的关系。”他还说，选举时他在巴伊亚。行前他会把选票交给候选人。

罗德里格也要求把他排除在外。他自然愿意参加这场战斗，它可能成为一次印象深刻的经历，有朝一日记入他的《别人的回忆》中。但也有理由在这场明争暗斗中作个局外

人，原因虽然不象亨利克讲的那样，但希望大家能尊重他的选择。

“大概是因为私情吧？”阿夫拉钮善意地、狡黠地笑着问，“好吧，绅士先生，你可以不参加。”

费格雷多迫不及待地要打头阵，对先前的行动感到欢欣鼓舞。

阿夫拉钮对候选人的不正当图谋的表述

阿夫拉钮·波特拉特意提前来到文学院，正好碰上老院士弗朗塞里诺在出纳处签字领津贴。他们一起走向装有四十名院士邮件的柜子。

“弗朗塞里诺，你好象有点萎靡不振，不舒服吗？到我们这种年纪，可要保重身体啊！”

“我身体挺好，没什么。”

“那是怎么回事？”阿夫拉钮对这位同事和老朋友的身体很关心。

“有些事真烦人。”

取了信后，他们回到秘书处。小说家把外交官领到一扇窗子前。

“什么事？”

“比如说将军，他变化很大，你不觉得吗？”

这话正中阿夫拉钮的下怀，于是单刀直入地说：“依我看，变得过份了。弗朗塞里诺，我要告诉你，我对这位先生非常失望。你可能觉察到，我一开始对他的竞选颇感兴趣，甚至同两三个同事还谈过……”

“他们告诉我了。”

“不过后来我了解到一些情况，怎么说呢，都是些令人作呕的事，就改变了立场。开诚布公地讲吧，千万别传到他耳朵里，我决定投白票。”

老院士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令人作呕的事？什么样的事呢？”

“反正是不光彩的事。实话告诉你，年轻时我也风流过一阵子，有个女朋友，法国人。她办了一家女寄宿舍，姑娘们都是严格挑选的，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正经的。有一天我碰到她，她向我讲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你想，莫列拉将军居然是那里的常客。他出钱给一位常和他厮混的姑娘，让她在一些院士面前冒充自己的女秘书，为他拉选票……”

阿尔梅达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

“岂有此理，混帐东西！”

“毕克夫人是寄宿舍的主人，常常接到我们一些同事找那位姑娘的电话。她觉得挺有趣。寻欢作乐的寄宿舍竟成了堂皇的女生公寓，由修女管理。接电话的女人是毕克姐妹，法国修女。你说有多荒唐！”

“女寄宿舍……哼！将军是常客，嗯？真他妈的混账！帕伊瓦还说他是个穷光蛋，可他送给我的礼物却是拉莫斯商店里买来的，贵极了！”

“我、伊万特洛、费格雷多都收到过……”

“他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雇用浪荡女人，到拉莫斯商店买东西，这家商店的东西可是贵得吓人哪！”

阿夫拉钮知道弗朗塞里诺·阿尔梅达向来以对当局忠贞不二闻名，对任何反对派都深恶痛绝，于是压低声音附在外交

官耳边说：

"难道你不知道将军是1938年同集权主义者一起搞政变的阿曼多·萨列的亲信吗？他之所以没有参加那次阴谋是因为他当时不在里约。"

"我知道他从前是阿曼多分子。"

"现在仍然是，而且是密谋反对现政权的积极分子。他希望当选文学院院士，目的在于以此打掩护。背后支持他的是阿曼多的人和圣保罗的麦斯吉塔分子。正是他们出钱支持他竞选的。老兄，你吃的点心可有点颠覆味道呢。"

"这么说，把这家伙弄进文学院太危险了！"

"如今他成了唯一候选人，就把那位姑娘辞退了，也不送礼了。我看最糟糕的还是他想利用文学院达到政治目的。你知道我对现政权没有好感，但我并不在这里搞政治活动。我想文学院应该对各种明争暗斗持超脱态度。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改变了自己的选票。"

阿尔梅达以老练的外交官那种善于撒谎的口气说："我从来没想到要投他的票。我本来答应了桑巴约·佩雷拉。你说得对，选这家伙是不明智的，多亏你提醒了我。"

不过，他还是不大明白。

"马丽娅·若昂为什么也到处为他拉选票呢？"

"这就不同了。马丽娅·若昂是将军夫人的表妹，她也是受亲戚之托嘛。"

"谢谢你，波特拉，非常感谢你。"

"绝不能让将军察觉你改变了主意，这家伙说不定会铤而走险。最好象我一样，对他仍然客客气气，让他以为我一定投他的票。至于说往票箱里投的是什么票……选票烧掉之

后，能知道究竟是谁投的白票吗？”

虚假的联盟

桑巴约·佩雷拉上校埋葬之后，文学院已经开过三次会。在这十五天时间里，李山特洛·勒伊特一直懵头转向，不知所措。那天下午回到家，他好象换了一个人，沮丧的神情一扫而光。马乌丽西娅太太对丈夫这种多变的性格太熟悉了。

“发生了什么事？你好象挺得意。”

“一件难以置信的事。那些抬出将军的家伙，就是波特拉他们，现在却打算甩掉他。我刚知道这一惊人的消息。据说最卖力气的是伊万特洛，他也称将军为‘马奇诺防线’，这本来是阿纳多发明的绰号。”

他对妻子详细讲述了自己运用巧妙的方法探听来的秘闻。

“你怎么办？支持将军吗？”

法官胖胖的脸上绽出了得意的微笑。

“我？想都没想过。我要和他们联合起来……最高法院的宝座也许会因此失而复得。一旦将军落选，他得不到法定票数……”

他对形势作了如下的分析：将军落选，他李山特洛就会得到双重好处，对争取帕伊瓦退休后留下的最高法院的空缺，他将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一方面，已故的上校的同党——政府内身居要职的人，将对文学院拒绝现政权的敌人、反对派莫列拉将军感到满

意。他们不会把将军的失败归功于伊万特洛和波特拉，而会归功于他。对，必须立即把此事通报给在桑巴约·佩雷拉竞选期间有联系的人，首先是政府的铁腕人物国防部长。告诉他们，为了阻止当局的死敌当选，他进行了那些艰苦卓绝的工作。他主动承担重任，是为了悼念亲爱的朋友。

另一方面，文学院将重新宣布缺额待补，这样他就可以支持国家大学校长、政府头号人物的知心朋友拉乌尔·里梅拉竞选。拉乌尔是医生，在司法界无所企求，但他在决定候选人名单和选举最高法官时可能是张王牌。投桃报李，顺理成章。

妻子用保护得很好的尖尖的手指梳理着丈夫那乱蓬蓬的、雄狮般的头发说：

“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妄自菲薄吗？我的大法官！”

就这样，伊万特洛一派和李山特洛一派结成了貌合神离的同盟，这场斗争的队伍意想不到地扩大了。联盟虽无正式仪式，但却很有力量。这一点也许至关重要。

游击队员

由于战争，法国各种倾向、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纷纷流亡到巴西，他们中有作家、出版家、记者、歌唱家、画家、戏剧家。其中最杰出的人物乔治·贝纳就居住在米纳斯。其他的人分散在里约和圣保罗等一些大城市里。他们和1932年来到巴西的几位著名教授一起在一些新成立的大学里任教。最有名望的当推作家和科学家罗杰·巴斯底德。

在巴西知识分子的支持下，他们组成了援法抵抗运动，

支持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和游击队。当时，巴西国内的形势对这些自由法国人的政治活动很不利，因为独裁政权和纳粹法西斯轴心国正在加紧勾结，甚至露出口风说不久将加入得到佛朗哥西班牙支持的、由德意日组成的反国际共产主义条约。政府首脑撇开外交部长直接和希特勒的大使会谈，商定两国进一步扩大政治经济联系的措施，并准备最终达成一个联盟条约。尽管如此，流亡者利用政府内的矛盾和巴西人民对法国及其文化的极大同情，还是把声援运动搞起来了。

这些活动不完全是地下的，当然也不是全公开的。政府使他们经常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但有时也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宽容态度。知识界、军界和政界有影响的人物，比如外交部长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莱伊当·卡瓦略将军以及独裁者的女儿阿尔及拉·瓦加斯都反对和轴心国结盟，并且参加了这些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的法国人为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和法国抵抗运动关系密切的巴西知识分子有文学院院士伊万特洛·桑托斯、阿尔塞乌·阿莫罗诺·利马、阿夫拉钮·波特拉、费格雷多、诗人穆利罗·门德斯和奥古斯多·弗利德利戈·史密特，演员普罗戈比奥·费雷拉和马丽娅·若昂，作家阿尔瓦洛·莫耶拉，塞吉奥·米利特，若苏埃·蒙特洛，阿尼巴尔·马萨多，文学报《唐·卡斯穆洛》社长布里西奥·阿布列乌，后者曾在巴黎生活过十多年。

当罗杰·巴斯底德来里约热内卢讲学并进行联络时，这些巴西知识分子和其他反法西斯人士纷纷来到伊万特洛·桑托斯家聚会。由于彼此仰慕而产生的友情把两位作家紧紧连在一起。伊万特洛把巴斯底德周围的法国朋友召集到一起，

共同研究如何援助戴高乐分子、法国游击队和抵抗运动。年轻的女主人伊莎贝尔在哥哥和爷爷的帮助下，兴高采烈地招待客人。她是布鲁诺的干女儿啊！

在做出的决议中，有一项因为资金有保证而且影响大所以特别引人注目：马丽娅·若昂提议在各剧院均休息的某个星期一，上演1922年首次在福罗埃剧院公演的安东尼奥·布鲁诺写的剧本《马丽·约翰》，名义是纪念她从艺二十周年。对此，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最后决定由《堂·卡斯穆洛》杂志赞助，阿尔瓦洛·莫列拉导演，桑塔·罗莎负责布景，费格雷多拟写节目介绍，普罗戈比奥扮演好莱坞的假明星（这一角色是上次演出时由福罗埃加上的）。阿夫拉钮·波特拉负责租借"凤凰剧院"。所有的人，首先是女士们，都愿去高价推销戏票。

聚会充满着欢乐气氛，珍馐美酒，高谈阔论。彼德罗和伊莎贝尔表现出青年人的热情和无拘无束。做出决定之后，客人们三三两两来到花园，享受闷热的十二月的夜晚从海边吹来的习习清风。阿夫拉钮、罗莎丽妞太太和马丽娅·若昂在花园里一棵面包树下的木凳上坐下。

罗莎丽妞太太握住女演员的手，亲切地说："马丽娅·若昂，你的主意真不错。"

"我从布鲁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热爱法国。再说，我一直想再次演出他为我写的剧本，这出戏是属于我的。今天看起来，内容也许显得单薄，但台词很美，对吗？唯一的问题是剧中的马丽·约翰不到二十岁，而我今年已三十八岁了。"

"你不说，谁也不会以为你超过三十……"阿夫拉钮曲

意逢迎。事实上，她的确很年轻。

“我曾想请一位青年演员扮演这一角色，但我太想再演一遍了。登上舞台，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年月，我就是十九岁的马丽·约翰……现在还能演好吗？”

罗莎丽妞太太说：“放心吧，我不骗你，不会让你难堪，问题在于化妆。”她们从《马丽·约翰》公演后就成了好朋友。

阿夫拉钮改换了话题：“我们的投票人呢？转变得怎么样？”

马丽娅·若昂放肆的笑声在浓阴匝地的花园里回荡。

“真有意思！人们说我为将军争取到四张选票，这还不算帕伊瓦。可现在呢？又自食其言，来个180度大转弯。你们没见这帮可爱的人儿那一脸迷惑不解的样子！”

“你怎么对他们解释你对将军感兴趣的呢？”罗莎丽妞急于要知道。

“很简单，出于亲戚关系。我说是他夫人的亲表妹。”

“那现在为什么又让他们投白票或弃权呢？”

“编造一个可怕的故事，使这些大情人们个个义愤填膺。我气愤地、几乎是涕泪交流地说，将军行为不规，虐待妻子，不尊重家庭、友谊，想勾引我，拖我上床。总之象意大利闹剧那样令人厌恶：企图强奸我，我勇敢地反抗，好不容易挣脱了他，上衣被撕破，乳房被抓伤。他恼羞成怒，破口大骂……这些话对那些大情人真起作用。他们知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和自己女朋友的丈夫睡过觉。”

阿夫拉钮·波特拉仰望着繁星密布的天空，心里想马丽娅·若昂在这一点上的确毫不含糊。她曾说过这是她遵循的

一条原则。和布鲁诺疏远以后多年，阿夫拉钮曾试图和她亲近。但她吻吻他的面颊说："尊敬的先生，这可不行。我虽然很喜欢你，但我是罗莎丽妞的 朋友。这 不可 能，别坚持了，否则我会很伤心。"

从海上吹来的风轻轻抚弄着这位大明星的头发。她继续讲道：

"我的相好们都很气愤。谁还 会投 这 样 一个色鬼的票呢？可怜的将军……你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坏呢？"

"坏倒不坏，而且仍是将军。"

费格雷多两眼色迷迷地走过来。

"马丽娅，我刚才和阿尔维纽商量一下（他指的是阿尔瓦洛·莫列拉），对演出有个新主意，新发现。"

马丽娅·若昂起身把胳膊伸给这位曾专门为她翻译过易卜生作品的作家。

"来，讲给我听听。"

阿夫拉钮·波特拉目送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浓荫之中。马丽娅一定不是费格雷多老婆的朋友。她是一个活泼的女人，咀嚼过男人和成功的味道，积累了财富和荣誉，选美中当过"皇后"，虽然出生在穷乡僻壤，可如今成了大演员。所有布鲁诺爱过的女人，都留有他的印记，布鲁诺的爱在她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回忆。

波特拉没有向罗莎丽 妞 透 露 这一打算，因为他还没有决定是否把这个女人的故事写成书。但是，在里约热内卢的圣特莱莎山顶上，当"游击队员们"开始安营扎寨时，他忽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

克劳克劳和巫婆神汉

“轻浮，嗳，轻浮！可她的心地倒很善良，为人也正直。”

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听到塞西丽娅的建议，这样想。女儿从正在播放流行音乐的收音机旁转过头来说：

“爸爸，当您在文学院说话算数时，马上给克拉第诺弄笔奖金。克劳克劳[1]应该得奖。”

“说得对，他会得奖的。他是个忠实可靠的朋友，懂得长幼尊卑，倒不象个文职人员。”

克拉第诺·萨伯沙的确象个将军的得心应手的勤务兵，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对院士们的报告拼命鼓掌，同将军经常通气，反复计算票数——上校死得及时，谢天谢地，现在无需再动脑子去计算了。

另外，塞西丽娅父亲的可怕对手之所以突然死去，功劳应完全归功于这位《葡语语法阐释》的作者。他对灵魂学颇有兴趣。有一天，偶然碰到一个名为“七跳”的令人敬畏的巫师班。巫师班里有一个名叫格拉齐埃拉·布瑙戈的胖胖的、威严的巫婆，据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格拉齐埃拉大娘的求灵百发百中，屡试不爽。凡涉及钱财、女色、床笫不谐、恩恩怨怨，巫婆就和其他同行联手处理。混血儿库利保卡是治病的高手；叶曼莎·阿尔达是男女私情方面的专家；黑人老头儿利塔布尼奥体壮如牛，则在彩票和一切钱财方面智高一筹。至于班中的灵魂“七跳”，格拉齐埃拉大娘只是

① 克劳克劳是克拉第诺的昵称。

在碰到特别棘手的、必须特别处理的难题时才启用他，因为他的法术最高。

萨伯沙为了关上桑巴约·佩雷拉上校进入文学院的大门，专门请“七跳”施法，为此付出过高昂的代价。求神者当初希望神汉用公鸡血和蜡烛把莫列拉将军的对手关在文学院大门之外。但是，正如格拉齐埃拉大娘和萨伯沙后来所说，没想到“七跳”下手太重，施出了全套法术，一下子就要了上校的小命。

莫列拉将军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不相信这些异端邪说。但贡塞桑夫人和离婚后独居的塞西丽娅却坚信不移，立刻给有功的巫师们送去买烟酒的酬金。不管此事是否虚妄，萨伯沙是值得报答的。

“在颁发明年的奖金时，我一定提名萨伯沙。他发表的集子可以得到‘若瑟·维利希莫奖’”。将军对文学院的各种奖非常熟悉。

“今年来不及了吗，爸爸？否则倒是给克劳克劳的一份圣诞礼物呢。”

“文学院的奖金不是什么圣诞礼物，蠢东西。他完全可以放心，我会处理这事的。以后不要再对一位语言学家称外号了，他虽然年青，可也算有名望的人。”

塞西丽娅满意地说：

“进入文学院以后，你就是大人物了，对吧，爸爸？那里净是些头头脑脑的人。”

将军利用女儿很少表现出的对这种问题的兴趣，开始透露自己的秘密计划。文学院的组成必须认真改造。因为所有成员都是终身制，所以得慢慢来。最近几年的选举明显表露

出背离文学院一贯坚持的标准。以前十分注意在高层社会里挑选那些杰出的代表人物，而现在却宁愿选什么作家，不管他们除文学之外是否具备其他资格。所以，文学院至今竟然没有军队的代表，实属荒唐！他并不反对作家进入文学院，但应该严加挑选。有的院士，上帝！连基本语法都不懂，简直在扼杀葡萄牙语。有的院士的大礼服一点不象样子。可以毫无愧色地讲，他才是被选对了——作家、将军。

他瞧瞧女儿，发现她正在痴迷地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斯特拉·马丽丝那靡靡之音。

“到外面不要谈这些，对谁都不要讲，听到没有？特别是对院士们……”

她不是曾经向罗德里格讲过……轻浮，哎，轻浮。尽管如此，她仍是个好女儿，金子般的心，为人正直。

淡而无味

说她有金子般的心，为人正直，也许的确如此！她对所有曾经委身过的男人都十分慷慨，一直期望碰到一个不是始乱终弃的男人。

为什么总是这样呢？刚结识时，他们总是以火炭般的热情，恭维她，想方设法得到她，恨不能把一切都给她。一开始，总是顺顺利利。塞西丽娅妩媚多情，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人。不过，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男人的兴趣为什么不能持久呢？为什么很快就和她分道扬镳呢？一位漂亮而愚蠢的家伙曾当面说过这样的话：“平庸，你是个平庸的女人，你自己难道没发现吗？”另一位其

貌不扬却更加粗野的家伙在谈到关键时刻她的表现时，竟使用污辱性的比喻说："淡而无味，象一片没有调料的厚实的生菜叶一样，清汤淡水。"

开始，她哭哭啼啼，十分伤心。到后来，也只好忍气吞声，因为没有男人她一天也活不下去。她象谁呢？贡塞桑太太对此一直找不到答案。

有一回无意中撞到她和罗德里格接吻拥抱。塞西丽娅多情地依在罗德里格的身上，斜睨着他，低着头，娇滴滴地说："这诗是写给我的吗？太美了，我可不配。"

塞西丽娅对罗德里格倾心相爱：他高雅、富贵，名字常见诸报端，照片登在各种杂志上，到处是赞扬声。这家伙文质彬彬，潇洒大方，而且从来没说过什么平庸或淡而无味的话，足见涵养之深。但是，她感觉出他的兴趣在逐渐消失，两人幽会的间隔越来越长。开始时每天见面，后来每隔一天，慢慢地隔三天，现在一星期才见一次面。最近一次见面时，罗德里格说他不久要外出，到伯特罗布拉斯过圣诞和新年，一月下旬回里约投将军的票。塞西丽娅提出陪他一起去。她可以住在旅馆里。但是他用礼貌的语言拒绝了，说什么短暂的离别将使重逢更加醉人。塞西丽娅知道，他们不会再有重逢的机会了。

不管怎么说，他还不会立即离开她。他想观看马丽娅·若昂在圣诞前夕的演出。下星期，因为在此以前没有一分钟的闲空，他将给她和将军夫妇送戏票来。塞西丽娅的爸爸在就职演说中需要赞扬已故的诗人，所以不能不去看演出，剧本是用诗写成的。罗德里格极有教养，他请求送票给她们全家人，下星期再确定。塞西丽娅想，那可能是最后一次见

面。他是那么有教养，潇洒，文质彬彬，那么可人怜，哎，太可惜了！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塞西丽娅才第一次称克拉第诺·萨伯沙为克劳克劳。克劳克劳也动情地回答说：“希莎，我甜蜜的希莎！”

必要的拜访

“拜访是绝对必要的，不管有什么借口，候选人都无权不去拜访这位或那位院士。而院士却可以决定接待或是不接待来访者。对候选人来说，只需提出求见的日期，表明自己的意图和请求关照罢了。”

弗朗塞里诺·阿尔梅达舒舒服服地坐在书房里的沙发上，手里拿着烟盒，慷慨激昂地向三位同事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是文学院的元老，已经当了四十三年院士。文学院的创始者中只有他还健在，所以有关文学院的章程、规定、传统等等，他是无可争议的权威。大家十分注意地、恭恭敬敬地听他侃侃而谈。

“我很清楚，章程上并未规定拜访，也没有任何其他成文的东西，可它比任何明文规定的东西更重要，是候选人当选的必要条件之一。谈不上敌意或蔑视，文学院不存在敌人，没有亲疏，所有的人都值得尊敬。”

他可以就这个问题长篇大论地讲几个小时，重要的是文学院的尊严和权威不容任何人破坏。

“一个院士对某个候选人公开表示兴趣，甚至答应投他的票，并不意味着其他候选人可以不去拜访他。恰恰相反，

他更应该主动登门求见。”

他惬意地吐着烟——为了避免气管炎和吐痰，他每天只抽五支烟，继续说道：

“文学院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必须受人崇拜、羡慕。由于文学院是由院士组成的，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崇拜和羡慕。如果别人不登门拜访，我们还算什么院士？”

同事们对他这一番宏论一致表示热烈赞同。这位令人尊敬的外交家严肃地说：

“将军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公开扬言不去拜访李山特洛。他为什么如此傲慢？因为李山特洛为桑巴约·佩雷拉上校拉过选票吗？这是他的权利，他不过使用了这个权利而已。可将军却无权为此大动肝火，破坏文学院的传统。他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

文学院元老的高谈阔论得到在座人的一致拥护。有人补充说：“除了武断之外，‘马其诺防线’还十分无理。”

也许除了武断、无理之外，将军是完全无辜的。他把自己不去拜访法官李山特洛的决定告诉了两三个院士。在整个竞选活动中，法官一直对他怀着敌意，现在又竭力拉拢原来准备投桑巴约·佩雷拉赞成票的院士对将军投白票。将军的尊严迫使他采取这一针锋相对的态度。作为唯一的候选人，为什么不可以放肆一点呢？

竞选期间向院士暴露自己的秘密等于自找麻烦。在里约炎热的下午，这些秘密很快被电风扇吹到了各处，特别是那些不合时宜的说法。谁说唯一的候选人就可以放肆呢？

将军拜访了所有的院士，只有李山特洛遭到冷落。他坐火车跑到米纳斯，差点把骨头都摇碎了，但却不虚此行。半

瘫的小说家把选票交给了他。他乘飞机到圣保罗，受到《拓荒者的罗曼史》诗集的作者的亲切接待。他们回忆了1932年革命时的许多情景。诗人当年还参加了艾乌克里德·费格雷多上校的总参谋部呢！会见超出了通常的二十分钟，进行了整整一个下午。至于选票，这位《颂神曲》的作者说他将直接寄到文学院，因为他历来是这样做的。旅费虽然不少，特别是机票，但将军觉得十分满意。看来当选已肯定无疑。即使不是唯一的候选人，需要和桑巴约·佩雷拉这个混蛋竞争，他也稳操胜券。诗人马里奥·布埃诺不仅是同行，而且还是战友。

捷足先登者

文字之交胜于战友之情。在将军到达之前几天，伊万特洛·桑托斯——阿夫拉钮戏称他为帕西奥纳分子①，专程来到圣保罗拜访马里奥·布埃诺，并同他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两人不仅是老朋友，而且还沾点亲戚。诗人的妻子是作家已故夫人的表妹。布埃诺很少去里约，但每次去都住在圣特莱莎。

布鲁诺的继承问题使伊万特洛两次拜访这位住在圣保罗的拓荒者的后裔。第一次为了让他投将军的票，事情很容易就办妥了。马里奥·布埃诺讨厌桑巴约·佩雷拉。当年他曾在圣保罗驻守，是一名少校，负责治安部队和陆军的情况工作。1932年革命失败之后，他极力丑化失败者，指责他们是分裂分子。

① 帕西奥纳分子：帕西奥纳是西班牙内战时期一名杰出的女战士。

"这个丘八怎么会指望我支持他呢？你还不了解我吗？象对所有的人一样，我对他也客客气气，答应投他的票。我是个有教养的人。当然，我会投你那位将军的票，他参加过1932年的革命嘛！"

第二次就困难多了。他要求诗人投将军的白票。当初的革命友谊现在成了严重的障碍。

"他也许是个低能、霸道、令人讨厌的家伙，我完全相信。但就我所知，他是个勇敢的人，热烈响应过圣保罗的召唤。再说我很少到文学院去，几乎不去里约，他不会惹我讨厌。"

伊万特洛对此无法苟同。

对这位诗人来说，一切与1932年的运动有关的东西都成了神圣的，因为他曾经写过《为了圣保罗，前进！》的著名歌词。其实，在他一生的大量诗作中，这首歌曲是最糟糕的作品。但伊万特洛手中握有王牌。

"好吧！我想你最大的愿望是看到若瑟·费利希安诺进入文学院吧？"他慢慢擦着夹鼻眼镜，然后把它架在鼻梁上。"当我打电话告诉你布鲁诺的死讯时，我们俩一致认为接替他的最合适的人选是费利希安诺，而且是你首先提到他的名字。伟大的诗人，顶好的人，他还是你的老乡，圣保罗人。"

"费利希安诺自然是最理想的人选，可是让这些军人一搅……"

"我本来打算提名费利希安诺为候选人，但阿夫拉钮认为只有一位将军才能和上校相抗衡。他说得也对。不过说实话，即使抬出一位将军，我们也不一定准能击败他。问题是

那位法西斯头目经不起一再的挫折，一命呜呼了。那么，现在这位将军对我们还有什么鸟用呢？你听说过文学院有什么保留位置吗？什么陆军的，海军的，空军的。迟早有一天，军事警察和消防队也要在文学院争席位。我说马里奥，我们必须阻止这个讨厌的家伙当选。那么布鲁诺留下的空缺就是费利希安诺的了。”

“嗯，有可能吗？”

“据我计算，关键就在你这一票了。”

马里奥·布埃诺对若瑟·费利希安诺就象对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年青时他们在报社编辑部是同事，一起眠花宿柳，和一家的两姊妹谈情说爱，参加令人销魂的狂欢节，共同筹办现代艺术周，炮制反对巴西文学院的措辞强烈的声明。1932年，费利希安诺正在“约旦营地”的一家疗养院治疗肺结核，他们发现他是个有用的人材，就毫不犹豫地把他弄回到米纳斯。

“你真是个食古不化的无政府主义者，好吧，算你胜利了。但对将军我不能投白票，因为他是1932年的战士。我决定弃权，结果是一样的，区别在于……”

“我明白。”

“我的一票留给若瑟。当年他之所以没有战斗下去，是因为医生硬把他从战壕里拖了回来。老兄，他是个了不起的诗人……”马里奥对若瑟推崇备至，认为他是圣保罗最伟大的诗人。

“对，一个伟大的诗人。但圣保罗最伟大的诗人应该是你。”

马里奥·布埃诺崇拜别人，但更崇拜自己。这在文人圈

子里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不，伊万特洛老兄，我不是圣保罗最伟大的诗人，我是巴西最伟大的诗人。”

一

演出之前

圣诞前最后一个星期的星期一，在首次公演十八年之后，马丽娅·若昂怀着急切的心情，在凤凰剧院的舞台上隆重推出了安东尼奥·布鲁诺的诗剧《马丽·约翰》。尽管票价贵得惊人，剧场里仍然座无虚席，甚至两边的走道上都挤满了人，还有不少人坐在中间的通道上。直到幕启前，售票厅里还挤挤嚷嚷，虽然那里早就贴有“全部售完”的布告。

里约热内卢的所有要人似乎都来了，从阿拉尼亚部长（他的露面具有向政府外交政策的两面性挑战的意味）到斯特尼奥·巴列托（外号“下流坯”）。后者出不少钱让马丽娅·若昂给他留了三个包厢。

报纸和电台对演出作了大张旗鼓的宣传。马丽娅·若昂二十年舞台生涯纪念演出（从一家无名小报的夹缝消息算起）将是本年度话剧活动的辉煌的压台戏，首都文化生活中的大事。

一连好几天，新闻界都在报导说，演出收入将支持自由法国的抵抗事业。《堂·卡斯穆洛》杂志提前刊出了费格雷多写的演出介绍：“在纪念光辉的舞台生涯二十周年之际，马丽娅·若昂决定用自己的演出资助今天为纳粹铁蹄所践踏的古老的法兰西，献给为反对血腥占领和愚弄祖国而战的勇士们。演出的全部收入将捐给自由法国。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所有配合演出的人，从凤凰剧院的老板到全体演职员均分文不收，以表明他们对我国话剧舞台上第一明星的友谊和声援。对马丽娅·若昂和战斗的法兰西来说，没有什么比布鲁诺的诗剧《马丽·约翰》更合适了。当初该剧是专门为她而写的。首场演出由列奥波尔多·福罗埃担任男主角。对于该剧的作者——伟大的、永垂青史的诗人来说，他侨居多年并从其文化中吸取丰富营养的法兰西无异于他的第二祖国。当看到法兰西被污辱时，他的心碎了。安东尼奥·布鲁诺是巴黎沦陷后的第一个牺牲者。"

这家周刊竟未被禁止发行。其他报纸和电台起而仿效，大肆赞扬马丽娅·若昂这一行动，各种各样的溢美之辞铺天盖地。新闻宣传局局长——一个矛盾的人物，亲自批准发表费格雷多的文章，对各种消息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但这种自由化的立场未能保持多久。上面很快来了命令。这些命令均来自国防部大楼里一个原来为桑巴约·佩雷拉上校所领导的办公室。新闻报道受到指责，被说成是"造反"。结果，新闻宣传局禁止再在广告和消息中提演出、法国（不管是被占领的还是自由的）、纳粹和游击队。节目单也被查禁。

但演出已成事实。在里约，到处都在谈论《马丽·约翰》。为了弄到一张票简直要打破头。有人甚至用好几千列伊士买一张票。印有费格雷多文章的节目单也卖到很高价钱。

据说，不仅在打票仗，政府内部也为此出现了严重的斗争。极端分子强烈要求禁止演出，而对盟国持温和态度的人则主张演出。一时间谣言四起，各种流言蜚语和恫吓不胫而走。有人说，凤凰剧院的老板受到很大压力，准备取消演

出，但未能如愿。也有人说，剧组负责人态度强硬，不理会上面的禁令，决定如期公演。甚至说届时剧院大门将敞开，演出准时开始，即使被捕或受审，演员们也照样登台。还有人说，总统的女儿向父亲声明，她将出席观看凤凰剧院的演出。如被禁止，她将带头起立向演员鼓掌，以示声援。

演出终于被批准了，但有一个条件：即在任何时候，尤其在舞台上，不能提自由法国。演出只能以纪念马丽娅·若昂从艺二十周年的名义进行。

这样，《马丽·约翰》的上演就超出了它原来的意义，变成了混血种的纳粹势力和巴西知识分子之间围绕自由的又一次较量。从殖民时期和巴伊亚州混血种诗人戈利高里约·马托斯时代直到当今，这样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马丽·约翰，马丽娅·若昂，马丽莲

凤凰剧院的大幕已徐徐升起。圣罗莎设计的布景展现在观众眼前，立即引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是巴西舞台布景的一场革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每个演员出场都激起热烈掌声。普洛戈比奥·费雷拉扮演一个自称是美国电影明星的骗子（这个角色是首次公演时由福罗埃临时加上的）。他一出场，立即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他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在掌声还未停息的情况下开始了表演。

马丽娅·若昂扮演的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十八岁的乡下姑娘，被美国电影弄得神魂颠倒。她一出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足足持续了一分多钟。

经过短暂的激动，观众平静下来。这出戏剧情节简单，但

马丽娅·若昂的朗诵铿锵悦耳，再加上她那迷人的美色和气质，使得头两场的气氛显得格外欢快。但是人们的心情并不平静，警察突然闯进来把人轰走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出现。

第三场，也就是最后一场的幕已经拉开。观众吃惊地看到，舞台的后面不仅站着全体演员，而且还站着包括剧情介绍的作者院士费格雷多，导演阿尔瓦洛·莫列拉在内的所有参加演出的职员，却唯独没有马丽娅·若昂。

法兰西的代表色——蓝、白、红花制成的大花篮放在舞台中央。观众再次鼓掌。当身穿三色裙子和上衣、披着红纱巾的马丽娅从后台走出来时，掌声象山洪般暴发。她把手放在胸前，等待欢呼声停下来。终于，她用那听过一次就终生难忘的略带沙哑的迷人声音宣布：

“现在朗诵诗人安东尼奥·布鲁诺死前为沦陷的巴黎写的诗《唱给一座被占领的城市的情歌》。”

观众的激动心情是难以描绘的，因为谁也没有想到会从凤凰剧院的舞台上听到这首被禁止的诗。象一道闪电，有人站了起来，其他人也跟着起立，最后全场起立鼓掌。随着马丽娅的朗诵，剧场里静下来了，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那血与火的诗句，浸满泪水和愤怒的呼唤，屈辱和反抗、爱与恨的抗争，象冲破四面高墙，从时代的深处，剧场的四面八方奔涌而至。

开头是深沉的叹息，诗人为被蹂躏的城市哭泣。昔日碧波荡漾的塞纳河如今成了污泥浊水，尸横血流。纳粹的铁蹄，绝望，死亡，都被演员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最后以高亢的、充满胜利信念的声音预告解放、团结、光辉的明天就要到来，爱与生命必将胜利。每一节诗都为热烈的掌声所打

断。

葡萄牙女人马丽娅·曼奴艾拉坐在罗莎丽妞和阿夫拉钮·波特拉旁边，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她微笑着，一字一句地默诵着她的诗人的佳句。明天，她就要离开里约到加拉加斯去了，谁知道还会不会再踏上这块土地呢？她毕竟在这里留下过自己的足迹。为了她，安东尼奥才呼唤人们为自由而战。波特拉感到马丽娅·曼奴艾拉已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站了起来。她在布鲁诺的激励下，开始为自由解放而奔走呼号。

泪流满面的马丽娅·若昂仍以坚定而完美的声音朗诵完最后一节抗议屠杀人民的诗句。每个字都象一枚手榴弹，激起观众的欢呼。巴黎在这位巴西乡下姑娘——自由法国的化身马丽莲——的口中升起了曙光。

巴黎，巴黎，巴黎，永恒的火炬！

全场起立。马丽娅的声音越来越高亢，不断重复着这个用诗人的血所写出的名字。出席演出的人清楚地看到，压迫、暴力、死亡永远无法击败自由、生命和真正的人。

当马丽娅·若昂最后高呼巴黎时，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和掌声象汹涌的波涛一样震撼着凤凰剧院。

在第三场结束时，马丽娅·若昂和其他演员、导演再次受到欢呼。这时，从剧场后面突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家很快认出那是女诗人贝阿蒂丝·列娜尔，她唱起了马赛曲。

舞台上的配角们和观众也一起唱起来。

马丽娅·若昂的纪念演出远远超出了预期的简单目的，成了游击队员们的一次巨大胜利。

报　复

报复接踵而至。马丽娅·若昂经营的“巴西喜剧团”申请的1941年的资助被否决，因为计划演出的剧目中有加西亚·劳尔卡的《血婚》，若拉西·卡迈戈的新作，以及不久前被查禁的杂志《展望》的编辑、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卡洛斯·拉塞达的《里约》。拉塞达被认为是激进的、才华横溢的专栏作家，最危险的共产党分子。

马丽娅·若昂和新闻宣传局局长有着良好的关系。当她被召到局长办公室的时候，不难猜到其中的原因。他们并肩坐在一张黑皮沙发上。这位有争议的人物用微微斜视的眼睛盯着窗外光秃秃的水泥马路和远处的大海，坦率地说：“有时候我真想不干算了，让一切见鬼去吧！你一定会问，那为什么不这样作呢？如果我说我还是要留下，你会怎么想呢？我留在这里，可以阻止某些事情发生，起点缓冲作用，保留一个出气口。既然这样，他们为什么不让我滚蛋呢？我想头号人物不仅需要他们，也需要我，需要有一个能对付他们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他才没有接受外交部长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的辞呈。多数情况下我都失败了，可谁又是常胜将军呢？”

马丽娅·若昂同情地、几乎是怜悯地微微一笑。

“尽管直言，我有准备。”

“我试图批给你们经费，确实尽了努力。我可以向你保证，信不信由你。但事情闹大了。布鲁诺的诗，马赛曲，我们那些小希特勒们气疯了。按他的意思，所有演员——你是

头一个，统统得进监狱。”

他望一眼坐在身边的这个漂亮迷人、眼中放出挑战目光的女人。

“再说，你提出的剧目也令人不寒而栗。开始就是加西亚·劳尔卡，我喜欢他的作品，但他们恨他。他是西班牙共和党人，其实和共产党是一码事，为我们的好盟友佛朗哥将军所枪毙。然后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若拉西，他的名声不大好。而你发现的剧作家新秀拉塞达在警察局里恐怕有厚厚的一叠档案。我说这些其实是白费时间和口舌。”他偷偷望望窗外，接着说：“现在你想怎么办呢？”

马丽娅·若昂随着局长的目光向窗外望去，看到的是水泥马路和一线蓝色的海。

“我要排演这些剧目，除非检查不予通过。”

“钱呢？据我所知《赫达·卡布勒》一剧如果不亏本，至少也不会有多少盈余。”

“我会弄到钱，知道到哪儿去弄，这你不必担心。”她站起来说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感谢你所作出的努力，你说的全是事实，非常感谢。”

新闻宣传局局长吻了吻她伸出的手，陪她走到办公室门口。这一职务既重要又不光彩，几乎每天都碰到难题。尽管如此，他还是紧紧抓住不放，不愿失去这份权力。他出生在东北部的一个小地方，家境极其贫寒，本应象父母和兄长们一样耕耘别人的土地终老山林。但他却在教会学校弄到一个名额，他的聪明和勤学深深感动了神父和主教。当他穿上学生服，手中拿起书的时候，就暗暗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成为有权有势的人。代价很高，有时简直是太高了。

马丽娅·若昂紧紧咬着嘴唇走在马路上。她决定的事，从来都义无反顾，这使她在巴西戏剧界赢得了地位，当然也承担了某种义务。即使需要和“下流坯”在伯特洛保利斯度个周末，她也要让这些剧目上演。《马丽·约翰》事件之后，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她已把一切毁誉置之度外。

圣诞茶会的性质

白发的侍者端上咖啡。

文学院院长艾曼诺·卡尔莫在办公室里倾听两位司法界的权威人物——最高法院法官帕伊瓦和上诉法院法官李山特洛的谈话。他们在讨论圣诞节茶会的事，说什么目的在于使院士们在尊贵的夫人和工作人员陪同下畅叙友情等等。

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三，院士们的夫人在极其热烈的气氛中聚会。食品比每周一次的聚会丰富得多。院长在夫人陪同下恭候院士夫妇们光临，向女士们献花和礼品。对于夫人们来说，这一年一度的聚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她们可以借机参观整个文学院、画书馆、档案馆以及禁止女人入内的、丈夫们平常谈话和会客的房间。记者阿塔伊德不久前在报上发表了长篇的、全面的、公正的介绍巴西文学院的文章，称它为“世界上最森严的男人俱乐部”。

当新院士就职时，她们来到贵宾大厅，身着考究的服装，佩戴珠宝，展示各种发型，一个个显得雍容华贵。但圣诞节茶会却不要求华丽的服装和繁琐的礼仪，没有需要不断鼓掌的长篇演说。她们无拘无束，随兴而谈，向人展示孩子的照片，谈论家务琐事，缺少佣人，物价上涨，等等。在她

们谈天说地的时候，丈夫们开一个短会，研究星期四如何给文学院工作人员发奖金的问题。

文学院从二月一日到三月底放假，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年学术工作的终结，茶话会只不过是借基督教最大的节日让夫人们和工作人员聚聚而已。

“每星期四他都来，好象当选之前就是这里的成员一样。说不定还会带着妻子来参加圣诞茶会呢！令人难以容忍。”帕伊瓦大法官掩饰不住自己的反感说。

李山特洛·勒伊特得知候选人不去拜访他之后，反对莫列拉将军竞选的态度更加强烈，现在更是公开表示不赞成将军出席这样的聚会。

“亲爱的卡尔莫，必须告诉将军我们聚会的性质：只有我们院士，我们的夫人和文学院的工作人员才能出席。我们没有邀请也不允许外人参加。”

这些繁琐的规矩几乎使文学院院长发疯。文学院有一套严密的规定，院士们必须谨慎小心地遵守。艾曼诺·卡尔莫把手举到空中叫道：“请诸位相信，如果将军今天来的话，绝不意味着我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暗示过他。”

“暗示不解决问题。”帕伊瓦大法官严肃地说。

“这我知道，所以才不仅仅暗示他。星期四，我找个借口，清楚而又直截了当地说，这星期的圣诞茶会只有院士、院士夫人和文学院的工作人员才能参加。除非他是个厚脸皮才会来。”

“如果他来，我拉着马乌丽西娅就走。”李山特洛威胁说。

“不，李山特洛，你不能这样做……”艾曼诺说。

“为什么？他是候选人，却声称不去拜访我……”

“正因为如此。将军这一可悲的声明大大损害了他的竞选，对他十分不利。但是，如果你针锋相对，愤然离开同事们的友好聚会，将军就有了借口。难道你想让他抓住把柄吗？你说呢，帕伊瓦。”

“当然。李山特洛说这话欠考虑。他受到伤害，说几句气话，情有可原。但这于事无补，我也有责任。”

法官不愿和大法官争论。他梦想几个月后，当大法官退休时取而代之。

“那家伙污辱了我。当然，我知道一个有教养的人该怎么做。”

艾曼诺·卡尔莫说：“我想他不会来，因为我说得太明白了，甚至担心超过了一个有教养的人的限度，正象亲爱的李山特洛刚才讲的那样。可是万一他来呢？那将会怎么样呢？”

两位院士等待院长自己回答。

“一方面，我们在李山特洛所讲的范围内予以容忍。可这对将军来说，不能不是再次失策。世上没有绝对的坏事。”

“岂有此理！你反正怎么说都有理！”帕伊瓦大法官悻悻地说。

幸福的家庭

不管是厚颜无耻，还是自以为已经当选，只不过尚未定下日期履行简单的就职仪式以便着手整顿文学院，反正是将

军身着戎装，挽着夫人贡塞桑的胳臂，兴致勃勃地出现在圣诞茶会上。更有甚者，他竟然还带来了女儿塞西丽娅和朋友萨伯沙。

萨伯沙是塞西丽娅红绡帐内鸳枕上的多情候选人。此刻，幸福的暖流溢满心头，两人喜结良缘只有一步之遥了。

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事件

桑巴约·佩雷拉上校的猝然去世，消除了不少院士们的良心上的重负。而对联邦区和全国各州的无数警察机构及各种军事机构来说，反对颠复行动和思想上的可疑分子、自由主义者、反法西斯分子、各种左派分子和形形色色的共产党分子的行动并未有任何改变，更谈不上轻松。

如果说庞大的、活跃的、报酬丰厚的镇压机器顿感缺乏上校的有效领导——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巴西文学院前候选人具有坚定的思想和文学声望，那么当局还是很及时地物色了一个代替他的人。据新闻宣传局那位两面派局长说，巴西在公共管理的各个领域里都缺乏称职的人才，唯独警察不缺。从上到下的各级机构内都有能干的、忠心耿耿的人才，尤其是拷打方面的专家。从盖世太保聘来的教官们早已无事可干，只有在一些最现代化的刑具使用上还有点用处。

圣诞和新年一过，圣保罗社会政治警察局就宣布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案子，这是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震惊全国的事件的开始：破获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会。一则消息说，经过负责公共秩序的保安部门坚持不懈的、长期的、多方面的调查研究而破获的这一案件是对颠覆组织的致命打击。

警察部队的行动不仅是光辉的，而且是困难的，充满着英雄主义精神，向新闻界散发的公报这样说。当去桑多斯的路上，位于塞拉·海尔的房子被包围后，共产党人开枪反抗。双方交火的结果是两名秘密警察受伤，六名煽动分子被击毙，其中包括重要的通缉犯、共产党书记处成员贝西卡。六名死亡，十五名高级领导人落网，还缴获大批武器和宣传品。逮捕其他共产党要犯随时都有可能，因为对被捕者的审讯势必扩大调查范围。公报只字未提军人是否参与了这一伟绩。

几天之后，圣保罗警察头目把记者召到自己的办公室，宣布了政治警察新的更加出色的行动。经过进一步调查和审讯，找到了地下印刷所，这是印刷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工人阶级》以及党的大部分文件的地方。五名最危险的分子落入警方手中。

记者可以查看两次行动中缴获的材料并允许拍照。很少一点武器：几枝手枪，两枝步枪，一挺损坏的冲锋枪，几排子弹。印刷品倒很多，除了最新一期《工人阶级》报外，还有宣言，小册子，传单，标语口号，对全国政治形势的分析，新闻界未报导过的罢工运动的报告，向工人农民的呼吁书，请求对斗争组织和政治犯给予金钱支持的信，等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巴西共产党总书记布列斯特斯的画像，印在黄纸上的安·布鲁诺的《献给一座被占领的城市的情歌》。

警察局长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了化名“钢铁”的费利克斯·布拉加同志。同志们背后都称他为“斯大林虱子”因为他态度粗暴，狂热崇拜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所以自己

也取名“钢铁”。他宗派思想很重，随时随地都把斯大林引为榜样。他原本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后进医学院学习，隐瞒了出身，谎称是纺织工人。他放弃了医学院的学习而投身秘密工作，在经过反动派接二连三地打击下所剩无几的党组织内很快成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警察局长强调了“钢铁”的显赫地位、头衔和特殊意义，然后让犯人宣读声明。

“斯大林虱子”用颤抖的声音宣读了一份头天准备好的声明。据警察局长说，声明完全出于自愿。被捕之后，他在监狱里进行了思考，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发现自己原来在为一种不体面的事业而牺牲青春，参加了共产党——祖国的叛徒和杀人凶手所组成的乌合之众。共产党完全为俄国利益服务，欺骗学生和工人，把他们引向反政府、反宗教、背叛家庭和祖国的歧途。他，费利克斯·布拉加，认识了所犯的错误，决定用这份亲手所写的声明来表示脱离罪恶的共产党的队伍。

他念得结结巴巴，不时念错，有时还一再重复，这使记者们怀疑稿子是否是他写的。一名共产党员，即便是叛徒，也决不会把苏联说成俄国。但他签了名，这是毫无疑问的，记者们手中有声明的副本。

垂头丧气地念完声明之后，警察局长要“钢铁”重申声明是在没有警察的胁迫下自愿写成的。他低着头回答说，是的。他还说，对自己过去的罪恶深表悔恨，决定向巴西青年发表这一声明，以便他们不被共产党所腐蚀。对警察局长的问题“是否知道任何犯人受到过拷打”，他回答说没有，他没看到过任何犯人身上有被拷打的痕迹，也没听到过和他一

起被捕的人有什么不满。

拍完照之后，悔过自新者被警察带走，记者不能向他提问。再说，招待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发表时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删改，更不能表示怀疑和妄加评论，提问还有什么用呢？

各报均以通栏标题，配以大幅照片在头版登出这一新闻。社论赞扬警察的精明强干，提醒青年注意为共产党的甜言蜜语所迷惑的无辜学生费利克斯·布拉加的动人的、诚恳的、可悲的声明。整整一个星期里，新闻界卖力地赞扬政府，尽情地咒骂苏联。

但人们私下里却悄悄地传布着并不那么充满英雄气概的、但比较可信的说法。

据一些好奇的记者透露，事情是从偶然逮捕一位带有《工人阶级》报的汽车乘客开始的。此人搭乘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司机为了给对面的车让路而撞在了电线杆上。这位年青人摔倒时，手中的包被甩了出去。包散了，露出了被禁止发行的报纸。乘客中有一名警察，于是小伙子被捕了。

在政治警察署，出色的警官阿波罗尼奥·塞拉封对犯人进行了审讯。第二天，这个倒霉的家伙就变成了一个血肉模糊的怪物，供出了党的机关和印刷所的地址，并提到了正在召开的中央全会。阿波罗尼奥欣喜若狂，立即报告警察局长，而警察局长又十万火急地报告了军事当局。他们立即投入了行动。

“钢铁”经常以咄咄逼人的口吻对同志说：一个布尔什维克应该以钢铁般的品质去对付反动派。但是，当他被带进刑讯室，看到头戴橡皮盔的打手嘴里叼着烟，手里拿着带结的皮鞭以及阿波罗尼奥唇边那几乎是亲切的微笑时，脸顿

时变得煞白，睾丸皮一阵阵抽搐发冷。费利克斯知道阿波罗尼奥的大名，而且看到过他的照片。当看到班库和马丁斯两人浑身一丝不挂，戴着手拷，被打得皮开肉绽、满身血污地贴墙站着时，他的脸色更加惨白，浑身不住发抖。卡托同志赤身裸体地躺在地上，被拷打得更加厉害，脸都变了形，不知是昏过去了或是已经死了。马丁斯和班库是工人，卡托是知名的记者。

费利克斯·布拉加觉得自己就要尿裤子了。阿波罗尼奥走过来说：

“我们倒要看看你是否是块钢铁。”

紧握的拳头落在了费利克斯的胸口，打得他直倒气。阿波罗尼奥·塞拉封讥讽地说，他的拳头象黄金一样贵重，只需一拳就足够了。“钢铁”只不过是只蚤子，差一点没把灵魂给吐出来。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打了，我全招。”

他全部招认了，并签署了那份向记者宣读的声明。他领着警察到自己知道的党的机关去搜查，这就掀起了新的逮捕浪潮。为了免除刑讯和同先前的同志住在一起，他求上校天天听他的招供。一星期后他被带到经常活动的里约热内卢，以便起更大的作用。几个月后他被放了出来，成了一具行尸走肉，连警察都称他为“蚤子”。

这种可怜而又可悲的情景并不稀奇。一个人宗派思想越严重，表现得越激进，在警察面前往往就越是软骨头。凡是参加过斗争的人都明白这一事实。

“蚤子”看到的躺在阿波罗尼奥·塞拉封警官刑讯室地上的卡托，真名叫若阿金·费雷拉，是圣保罗几家大报的记者

和编辑。他过着合法与非法的双重生活，既在《晨报》编辑部工作，又在非法的月刊里担任领导。他为人谦和、厚道、经常是笑容满面。他从不要求别人是什么钢铁，也不辱骂同志们是什么小资产阶级，自封什么布尔什维克。他被严刑拷打了十五天，指甲被拔掉，浑身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他什么也没有说。有天早上把他带去拷打时，他突然奔到窗前，打碎玻璃，割断了双手腕上的动脉血管。警察赶快把他带走，以免死在狱中。各报编辑部对他的被捕和遭受的酷刑均有所闻。记者，新闻工作者工会，圣保罗新闻协会，若阿金工作过的报社老板纷纷为他奔走呼号。他没有死，经过审讯，被判了刑。1945年刑期未满被释放。他和"钢铁"相反，获释后继续战斗，直到后来被另一个独裁政权所杀害。

在里约，遭到逮捕的不限于"蛮子"供出的人（他手上还带着手拷）。知识分子、医生、工程师、公职人员、银行职员，甚至银行家也有被捕的，有些还受到审讯，因为他们的名字出现从好几处搜查出的向党捐款的名单上。

缉捕人员还闯入、占领并抢劫了位于希奈兰地亚的一个律师事务所。事务所的负责人是位精明干练的大律师，为人正直，在社会各界均有影响。他常常为政治犯辩护，治安法院的法官们都很尊敬他。经过无数次的审讯，他和事务所的同事得到了赦免或减刑。他的名字叫列特巴尔·罗德里格·布里托。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两名律师以及协助他工作的四名法律系学生中的三名。

在这些学生中，就有布鲁特恩西娅·桑托斯·勒伊特，大家都称她布鲁。她虽然是法律系四年级学生，但比许多毕业生都精明能干。她继承了父亲的机智、执着和谦恭以及母

亲的美貌和娴雅。

父亲和母亲

得知女儿被捕之后，李山特洛·勒伊特焦虑万分，一筹莫展。他钟爱妻子、儿子和孙子，也喜欢那个忘恩负义、头脑简单、变幻莫测、同共产党搅在一起、一有机会就批评他的女儿。在桑巴约·佩雷拉竞选期间，他经常在办公桌上看到她写的咄咄逼人的纸条。他对发了疯的女儿训斥、喊叫、威吓。但这并不说明他不喜欢她。当法律系的教授们对他称赞姑娘的天才时，他总是感到沾沾自喜。“聪明的丫头”。女儿学习用功以及作为布里托大律师的助手在治安法院的表现都令他十分满意，尽管他对布里托博士的事务所不大喜欢。

他四处游说，不遗余力地争取女儿得到释放。他请求其他法官以及通过桑巴约·佩雷拉认识的军人们帮忙，让艾曼诺·卡尔莫以文学院的名义出面交涉。

几天过去了，事情毫无进展。法官垂头丧气，情绪低沉，失去了欢乐、幽默和健谈。他不知道女儿关在哪里，更谈不上去看望她。他拜托的一位军人曾答应过问此案，但四十八小时后又说案情重大而爱莫能助。“所有的人，包括你的女儿，陷得太深了。”

晚上，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寐。马乌丽西娅把他搅到身边说：

“你得睡了，李山特洛。”

“睡不着。想起布鲁干的荒唐事，我就恨不得等她回来

立刻杀了她。”

“我明白。你担心布鲁被捕会影响你进入最高法院。”

愤怒的声音打断了妻子的话：“最高法院算什么？我要的是女儿回家！明白吗？”

他压低声音，充满痛苦和恐惧地说：

“他们打人哪，你知道吗？”

“听布鲁说过，也看到过那些材料。”

“那并非共产党的捏造，我知道是真的。他们用香烟头烧犯人的背，拔掉指甲，拷打、轮奸女犯，一次六、七个人。强奸处女，轮奸女犯……想到布鲁在他们手中，我又无能为力，怎么会睡得着呢？”

妻子吻吻他的眼睛、面颊和嘴唇，说：“他们不会对布鲁干这种事。你忘了她是你的女儿吗？而你是院士呀！”

妻子贴得更近了，李山特洛触到了她的乳房，喃喃地说：

“我提不起兴趣，干不了那事。”

“别着急，布鲁很快就会回来的。”

事情果如夫人所料。应律师们的请求，治安法院的法官们干预了布里托博士和同事们的案件。

当布鲁半夜突然出现在房间里，身上没有拷打的伤痕，而且为自己的被捕和释放洋洋得意时，李山特洛喊道：

“完全怪你！罪有应得！你自己受罪，还连累全家……”

“别担心，爸爸。我不会再住这儿了，这就搬走。”

马乌丽西娅松开女儿，说：“别听你爸爸胡说八道。你抓走之后，他差点没急死，不吃，不睡……”然后笑着说：“他甚至不愿和我作爱，这是我们婚后第一次。你爸爸很喜

欢你。”

布鲁对妈妈笑笑，然后朝爸爸走过去。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这个老反动派就会这么大惊小怪。”

李山特洛用汗津津的胖手梳理着女儿的头发，说：“你不搬了，对吧？”

“除非你这个不近人情的爸爸不让我再呆在家里。”

“小混蛋！”

布鲁坐在爸爸的怀里，象小时候那样。

“放心吧，爸爸。我连一分钟也没有怕过。”

母亲说：“家里人这些天可时时担惊受怕啊，布鲁。”

马乌丽西娅走到女儿和丈夫身边。对于丈夫，她可以随心所欲，任意驱使。但布鲁却摆脱了她，想治服女儿是徒劳的。

“瞧你脏成什么样子了，身上的气味真难闻。去洗个澡，我和你爸爸睡觉去了。”

“睡觉？是吗？”女儿不仅具有叛逆性格，而且爱开玩笑。

李山特洛笑了。他现在欲火中烧，急不可耐。

陆军的席位

从一月中旬开始，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每天下午都到文学院去。那些去文学院取信、接待读者或朋友、同院长闲聊的院士们经常看到他在图书馆又抄又写，桌上摆满书，都觉得怪有意思的。他们走过去同他搭话，问他在忙些什么。

这种打岔并没有使将军感到不快，恰恰相反，他十分乐意介绍自己所写的内容。有些院士故意引他海阔天空地胡吹。

作为唯一的候选人，他正在着手收集资料，起草当选后的讲话稿。他认为，文学院假期一过，最好就举行就职仪式，当然还有礼服问题。如果这位杰出的军人和作家的故乡——伯南布科州不识抬举，轻率地破坏古老的、为人称道的传统——向家乡的新院士赠送大礼服和必要的佩饰，以示对同乡获得终身院士的骄傲，那么他的朋友和战友阿尔底诺·阿尔康塔拉——他已被邀请为将军致欢迎辞，并为此受宠若惊，答应在圣保罗筹一笔款除添置大礼服、佩刀、礼帽之外，还有余钱在仪式完后请大家喝香槟酒。鉴于将军1932年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圣保罗人对他应该感恩戴德，永远铭记他在困难时期给予他们的支持。

萨伯沙在没有课的时候——他除了在报社工作外，还在市立中学教书，总是陪着塞西丽娅的父亲，充当秘书，在书架上寻找资料，抄写或摘录。独自一人时，将军就起草就职演说稿。

稿子必须很长。他如今要占的这个位置先后曾有四个人占有过：三名将军和诗人安东尼奥·布鲁诺。加上创始人，一共有五个人需要仔细研究，以便在演说中照例给予歌颂。

莫列拉将军对该席位的创始人——一位十九世纪的史诗作者颇有好感。他以《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格调写过十二首《亚马逊之歌》。当今的年青人不知道他，但文学史教科书上却评价很高。他是否是浪漫主义的先驱呢？奇怪的是文选上总是在生平介绍后选用同一节诗。这位古典作家使用的是《语言学发凡》的作者所喜爱的明快的葡萄牙语。批评家

们看不到《亚马逊之歌》中的浪漫主义风格。浪漫派诗人在语言问题上极不注意，而这位作家的诗句却完全符合语法。

将军翻阅着文学院图书馆保存的已成孤本的诗集，一首一首地仔细品尝这十二首诗歌，高声朗诵给萨伯沙听——为了爱情，他什么都得忍受啊！他感到没有早一点看到祖国古典文学宝库中这颗璀璨的明珠真是罪过。萨伯沙肯定不只读过一遍，因为将军记得《巴葡文选》上就选有一节。萨伯沙不得不撒谎说：他确实读过多次，但还是将军的朗诵精采，语调庄重，铿锵雄壮。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读过，对文选的编者来说，也不值得。《巴葡文选》上之所以选了那一节诗，是因为先前已有人选过。既然前人选用过，后人干嘛还要阅读二百多页艰深难懂的诗集呢？当将军用诗句敲打着他的耳膜时，萨伯沙正在如醉如痴地想着塞西丽娅呢。

讲演稿大约需写三十五段到四十段，两个小时念完。其中三段专写创始人。将军要大声疾呼人们注意和尊崇这位诗人。但演说的核心还是分析在布鲁诺荒谬地当选前占据这一席位的三名将军的作品。莫列拉将军将以立宪主义者在战场上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来剖析这几位勇敢的军人所写的书，用巨大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执着精神一个一个地予以评价。

头一位将军仅留给后世一本薄薄的（总共112页）、用大字印成的《民族的光辉岁月》，收集的几乎全是为纪念帝国战争时期巴西军队重大战役的讲话稿。但这些已足以使它的作者、武装力量的杰出人物成为巴西文学院的前辈。他活了九十多岁，一生著述甚少，但为人却相当不错。这对初期又穷又无多大影响的文学院来说还是很有用的。

接替他的是一位就职几个月后就谢世的著述甚丰的将军。这位院士是位多产的历史学家，写过厚厚的八册关于巴拉圭战争的书，四本关于南美各国疆界问题的书。临终前，他开始撰写一系列关于反对阿根廷暴君罗萨斯的斗争的专论，可惜只出版了一册，另外两册直到如今也未问世。莫列拉将军知道其中的几部著作，而且对它们备加推崇。他认为《暴君洛贝斯》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的作品是他的作品的先驱，因为二者都有一种过火的、盲目的爱国热情。

第三位将军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在《巴西文摘》上发表过不少研究印地安人风俗习惯、语言、传统、信仰等方面的认真而古怪的文章。他是个腹地主义者，走遍了森林和沼泽，跋山涉水，同那些从未见过白人的部落建立了联系。他的著作和行为表现了人道主义和对丛林中生活的印地安人的理解和同情。安东尼奥·布鲁诺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曾称他为诗人，如果他发表的著作不是诗，那么传奇式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首诗。

通过对三位将军的著作和生平的分析，莫列拉将军想把他的讲演稿整理成一篇简练的、内容翔实的论文《陆军的席位》予以公开发表。

他打算只用一页的篇幅谈安东尼奥·布鲁诺的诗作。在他看来，布鲁诺的诗华而不实，荒诞不经，甚至更糟糕。但是，正象这位放荡的诗人喜欢引用的法文那样："人难免说违心话。"

他浏览了死者的几部诗集和散文集，结果都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布鲁诺滥用自由体，不重视韵律。将军说，没有韵律不能称为诗。他的诗朦朦胧胧，令人费解，一味采

用超现实主义手法，那不叫写诗，简直是画符，更不要说那种粗鲁的语言和无数的法文词了。

诗剧《马丽·约翰》上演时，他应罗德里格·伊纳休的邀请去看过，认为平庸乏味。关于巴黎的那首诗，布鲁诺应该从《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汲取灵感。如果他真的想写唤醒人民去战斗的诗歌，那至少也应该模仿《亚马逊之歌》。总之，布鲁诺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诗人、欺世盗名的家伙。他当然不能在讲坛上公开这样说，那不好。文学院的传统要求后继者对前任无条件地颂扬。

十五天来在文学院图书馆里紧张的工作之余，在同院士们的谈话中，他并不掩饰对这位浅薄的《舞男与花》的作者的轻蔑。演说重点要强调"陆军的席位"。由于他的当选，可以说这一传统得到了恢复。布鲁诺本来与此毫不相干，只是由于阴差阳错才占据了这一席位。

有的院士故意引他胡说八道，另一些院士则只是洗耳恭听。莫列拉将军把这些引逗和沉默误认为是赞同和认可。唯一的候选人没有必要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他的演说中，布鲁诺将是一个恶习不改的、混迹于高尚的军人之中的破落文人而已。

巴尔扎克笔下的女人

阿夫拉纽·波特拉院士把马丽亚纳·里贝洛夫人引到图书馆角落的一张沙发旁，莫列拉将军正在那里伏案抄写。他借口避开灯光，换了个位置，把背对着院士候选人，然后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羊皮纸。纸的上端有压印出来的诗人名字

的开头两个字母，下面用漂亮的花体字写着“睡衣”。他把稿纸递给激动不已的夫人。

“你瞧，我把它象收藏文物一样保存起来了……人人都有自己崇拜的神。”

一颗泪珠从眼眶中涌出，顺着面颊流下来，马丽亚纳无意擦掉它。

“他死的时候还在想着我。好多年过去了，但他并没有忘掉我。”

吊唁的那天，阿夫拉钮·波特拉仅仅和她打了个招呼，她默默地站在朋友之间听人们赞颂布鲁诺。她虽然已届暮年，满头银发，清澈的大眼睛两端布满了鱼尾纹，但仍有某种动人的风韵。阿夫拉钮听到她深深地叹了口气。那充满思念的心灵深处隐藏着什么回忆呢？

几个月来，他一直没有见到她。头天，他突然收到一封从外地发来的电报，这在当时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事。马丽亚纳从圣保罗来电要求见见他。她乘飞机到里约后，根据事先的约定，前来文学院见他。现在，她泪流满面，哽咽难言，拿着稿纸的手不停地发抖。

她强忍住悲痛说：“为了庆祝他二十岁生日，我们一直闹腾了整整一天。后来到一家首饰店，我给他买只手表作为纪念，使他不再象通常那样总是迟到。我那时三十二岁，他称我为‘巴尔扎克笔下的女人’。①这丝毫不是挖苦我，恰恰相反。”她苦涩地说。

阿夫拉钮算了一下，她比布鲁诺大十二岁，现在应该是

① 巴尔扎克笔下的女人：巴尔扎克笔下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仍然幻想爱情，从《三十岁的女人》一书而来。

六十六岁的人了，但看起来完全不象有这么大的年纪，甚至比四个月前似乎年青了许多。原来松弛的下眼皮消失了。

马丽亚纳似乎猜到了他的想法，说："我都六十六岁了。之所以没有早见你，是因为布鲁诺死后我就在圣保罗住院做了一次小小的美容手术。阿尔伯托要我做的，他喜欢我的眼睛，手术取掉了使眼睛难看的松皮。"

她丈夫阿尔伯托·科斯塔·里贝洛是国内金融界的巨子、咖啡大王、精干的实业家、大庄园主、大出口商。阿夫拉钮早就认识他。阿尔伯托的父亲和他妻子罗莎丽妞的父亲同是好几家企业的股东。

"刀口痊愈之前我无法在公开场合露面，于是躲在马托格洛索的庄园里。我喜欢那种恬静的环境。大前天我翻阅《卡列塔》杂志，才从佩列戈利诺写的文章中得知安东尼奥心脏病发作时，在一张稿纸上写过"睡衣"两个字。佩列戈利诺认为这是一首诗的题目。你不知道我当时是如何激动。他死时还想着我，想着他的'三十岁女人'。"

"那么说，真是一首诗的题目罗？"阿夫拉钮好奇地、委婉地问道。

她抬起头，眯起布鲁诺称为流水一样清澈的眼睛说："不过没有写成。他骄傲地称为书斋的地方只不过是学生公寓里六层楼上的一间简陋客房而已。保尔·米奇区的古佳斯街上至今还有这座房子。我原以为认识布鲁诺会毁掉我的一生，但事实恰恰相反。"她望望小说家那张充满同情的脸，接着说道："朋友，我要告诉你一个荒唐而又真实的故事：安东尼奥挽救了我的婚姻，使我成为一个忠贞的好妻子。"

啊！布鲁诺的情人哪！她们都是些不合逻辑的小说中的

谜一样的人物，不断使他惶惑、迷茫。

“我清楚记得那天早上，连续一星期都没有太阳，天空阴沉沉的。我醒来后伸出双臂拥抱布鲁诺，发现他正站在床边痴痴地望着我。我，当然……没有穿衣服。他象不懂事的孩子那样带着可爱的微笑说：

“你穿着阳光织成的睡衣呢。我要用这个题目为你写一首十四行诗。我没让他写，以后再说吧。他死前却想起来了，想起了我。”

她忍不住哭起来，随后又象贵妇人通常控制感情那样，用手绢使劲捂住嘴。

“我来和你交换一下，把这张纸给我，我给你一件对我无用而对你也许是十分宝贵的东西。”

她打开旅行包，从里面拿出一个练习本。

“安东尼奥在这个本子上为我写过一组诗，遗憾的是未曾发表，至少是没有象书店里出售的那种形式发表过。我想你可以印一本精装的、带插图的诗集。插图可以请德卡瓦尔康迪来作，他是我大儿子安东尼奥的好朋友。”她说出这个名字后，略微停顿一下，“和他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阿夫拉纽·波特拉接过本子，翻了几页。马丽亚纳夫人请求道：“请在我离开之后再看吧！不知道印刷要多少钱。如果你接受委托，我来出这笔钱，只是出版后要送我一本。”

“放心吧，不需要钱，交给我好了。德先生现在在哪儿？”

“同安东尼奥一起在里斯本，战争把他们从法国赶了出来。安东尼奥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东西中就有对法国的酷爱，他在那里的时间比在圣保罗还多。目前他们正在等回巴西的

船票。”

“原稿用过后怎么处理？”

“献给文学院图书馆或是国家图书馆好了，一切由你决定。我不想再放在我身边了。如果我突然死了，不想让阿尔伯托在我的遗物中发现这个本子。只有你知道这些诗是为我而写的，连希尔维娅都不知道。”

他们乘电梯下去，阿夫拉钮送她到门口，那里有一辆出租车在等着她，司机正在看一份晚报上的战争消息。马丽亚纳弯身钻进车里。小说家望着她那丰满的臀部笑了。她选择德卡瓦尔康迪作插图并非偶然。安东尼奥·布鲁诺在《舞男与花》之前出版的一本书就是他作的插图，至今已成为珍品。

阿夫拉钮没有回图书馆，而是躲到三楼档案室的一间屋里，一口气读完了这十五首艳诗。《初试云雨》，副题是《献给一位圣保罗夫人、巴黎的多情女子》。题词是“献给M……，我的马丽娅·梅迪西斯。”

象品尝味道奇特的酒一样，他又小声地、缓慢地念了一遍序诗。“啊！有着漂亮臀部的女神。”

半老徐娘

·1·

两个世家的联姻、两笔巨大财富的融合使得马丽亚纳·阿尔梅达和阿尔伯托·科斯塔·里贝洛的婚事成了新闻界连篇累牍报导的话题。这是一桩美满的婚姻，郎才女貌、相亲相

爱，在金钱胜过感情的上流社会里实为罕见。

马丽亚纳高挑的个儿，金发，仪态万千。诗人迈诺第·毕济亚曾为之倾倒，说她是活脱脱从鲁本斯画上走下来的美人儿。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象梦幻一样深邃莫测。阿尔伯托高大魁梧，皮肤微黑，仪表堂堂。他是一名颇受欢迎的运动员，惯骑劣马。在赛马场上纵横驰骋，艺冠群雄。父亲办了一个赛骑俱乐部，他是成员之一，而且有自己的马厩。座落在桑多斯城的咖啡行左右着咖啡价格的升降，钱象流水一样源源而来。两家在圣保罗州土地最肥沃的地方都拥有广阔的优质咖啡园。在马托格洛索州，还有成千上万头纯种牛马。

他们旅行结婚，乘船周游世界。原计划三个月的蜜月却延长到四年。那时她二十岁，他二十五岁，真是郎情似水，妾意似膠。招待会、聚会、舞会、散步、旅行，从阿根廷到美国，又到欧洲。

后来情况变了。父亲死后，阿尔伯托不得不独自经营工厂、商行、庄园。他是长子，母亲一向不管事。以前，他只是协助父亲，参与决策，出出主意，但决定权在老头子手里。

阿尔伯托对妻子倾心相爱，对她的任何微小要求都百依百顺。马丽亚纳有时想，床帏之间的事，他其实可以不必那么呆板。她很爱面子，即使欲火中烧也不愿采取主动，而阿尔伯托却常常对此毫无察觉。他们的性生活循规蹈矩，平淡无奇，没有那种要死要活的激情。如果要纵欲，阿尔伯托可以到首都或桑多斯去找法国女人。

繁忙的事务和生意上的竞争慢慢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马丽亚纳在丈夫的生活中日渐退到次要的地位。他既缺少时间，也缺少精力。无忧无虑、乘船漫游的日子结束了。阿尔

伯托终日为生意上的事忙得不亦乐乎。他有各种应酬，马丽亚纳十分乐意参加。他对压在肩上的工作和责任叫苦不迭，偶尔参加点体育活动，也不象从前那么风风火火了。赛马和马厩都交给了弟弟们。

盛大的婚礼举行十二年之后，马丽亚纳和阿尔伯托的夫妻生活出现了危机。一个阴沉沉的雨天，马丽亚纳终于决定和丈夫分居。她对阿尔伯托对她不管不问的状况已忍无可忍，认为这是对她的冷淡，缺乏爱情。他们没有孩子，生活成了一种愚蠢而无益的牺牲，剩下的只有屈辱和不快。阿尔伯托常常整月都不亲近她。他们搬到一座由瓦达奇科设计的现代化小别墅时，她决定和丈夫分开住。

当她把这一决定告诉阿尔伯托时，咖啡出口商简直无法相信。他气急败坏地说："你疯了，为什么分居？我们不是彼此相爱，生活得挺好吗？难道你不再爱我了？"

她爱他，天知道他是否还爱她。他们很少见面，难得一起去电影院、剧院看场电影或演出，也很少一起参加社交活动。这种爱又有什么用处？

"你知道你有多长时间没有敲过我的门吗？难道你不知道已经有差不多两个月了吗？"

阿尔伯托争辩说：是马丽亚纳要求分开睡的，妻子这种冷漠和厌恶曾使他很伤心。没有孩子也许加剧了这种疏远。他们都热切希望有个孩子，可过错在谁呢？马丽亚纳经过不少专家的检查和治疗，但毫无结果。阿尔伯托也做过检查，证明并非不能生育。日渐疏远使马丽亚纳感到痛苦。她生来多情，但却得不到爱，只好把自己囿于贵妇人的孤傲中。孤傲使她对性压抑感到难以启齿。

她坚持自己的决定。阿尔伯托爱她，不能没有她，于是提出一个建议。马丽亚纳的姐姐希尔薇娅两年多以前死了丈夫，现住在巴黎，在爱丽舍田园大街租了一层楼。在做出最后抉择前，马丽亚纳为什么不可以和姐姐先住几个月呢？阿尔伯托建议夫妻俩先放六个月的假，如果彼此能忍受分居生活，那么再分居也不迟。如果分开后彼此思念不已，那就重归于好。谁知道呢，也许分开几个月后他们将象新婚时那样恩爱呢。再说，阿尔伯托的两个弟弟现在和他一起工作，最小的弟弟颇有生意头脑。他可以逐渐把重担和至今独自一人承担的责任移交给弟弟们。马丽亚纳同意了。其实，她内心深处也不愿失去他。

阿尔伯托在桑多斯码头含泪向她挥手告别。她乘一艘英国客轮，一路上哭哭啼啼。她想在巴黎停一个月，然后再在同巴拉圭接壤的马托格洛索州的庄园里清清静静地呆上五个月。

· 2 ·

希尔薇娅把寡妇的黑纱和家庭义务留在圣保罗，只身来到法国。谁也不会相信她比马丽亚纳大八岁。她在巴黎变得年青了。

“孩子，我当了一辈子丈夫和孩子的奴隶。现在丈夫死了，孩子们长大了，大学毕了业，有钱了，不需要我了。巴黎万岁！”

她把布鲁诺介绍给了马丽亚纳。

“你需要有个人陪陪，散步呀，跳舞呀，吃馆子呀，上剧院呀。十五天后有个化装舞会，你需要到裁缝那里做身衣

服。为此，一个舞男是必不可少的。我知道什么样的人对你合适。一个漂亮的小伙子，还会写诗。”

“你呢？也有一个？”

“岂止一个！我有两个：小个子金，大个子安德烈。他们身材和各方面都不相同，我喜欢多样化。”

“我可不喜欢多样化，我至今只有阿尔伯托一个。”

“正因为我知道你是一夫一妻主义者，所以才向你推荐布鲁诺。他全名叫安东尼奥·布鲁诺，大学生，诗人，巴伊亚州人，蛮不错的。他的摇摆舞跳得棒极了。”

“你真坏。我来这里是为了暂时忘掉丈夫，可不是要背叛他。”

“谁说要你背叛他了？可怜的女人！布鲁诺只不过陪你散散步，逛逛时装店，去去餐馆。他是个侍从。只有你自己把持不住，心甘情愿时他才会越规。”

对小伙子的调情、魅力和诗，她抵抗了一个星期。但到第九天看完歌剧之后，她终于屈服了。

在安东尼奥的陪同下（她从来不叫他布鲁诺），她发现了一个以往旅行时从未认识的巴黎。参观博物馆，大教堂，巴黎圣母院，了解了巴黎的魅力，感到了她的气息，和一般的游览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有时金陪同，有时安德烈相伴，但每次必有希尔薇娅在场。他们通宵达旦地在餐馆、夜总会、剧院、酒吧间消磨时光，跳舞、谈笑、喝香槟。布鲁诺不断向她表白爱情，为她吟诗。他真地爱上她了吗？他漂亮、风雅、放荡、神秘。那微黑的面庞和魁伟的身躯使她想起了当年的阿尔伯托。她刚认识丈夫时，他还很年青，是个赛马场上的骁将。布鲁诺就是疯疯癫癫的诗人阿尔伯托。在

舞会上，他是出色的舞伴。有时他们清晨回家时，发现希尔薇娅毫不害臊地和当日的陪伴者关在屋里鬼混，马丽亚纳就让布鲁诺偷偷吻吻她，如此而已，绝无越规的举动。马丽亚纳结婚时，一位写过《假面具》的诗人大献殷勤，牵强附会地把她比作鲁本斯画上的马丽娅·梅迪西斯。幻觉吗？她就是马丽娅·梅迪西斯，假面舞会上的女王。布鲁诺扮演小丑角色。沉甸甸的裙裾使她在跳快四步时难以成为理想的舞伴。但布鲁诺太棒了，以致许多人都停下来向他们鼓掌。希尔薇娅趁妹妹洋洋得意之时同安德烈一起溜掉了。

清晨，她如醉如痴，不顾一切地爬了六层朽坏的楼梯，来到圣米歇尔公寓的楼上，投入了年青的伴舞、无所事事的浪子、自称为热带的弗朗索伊·维龙的怀抱里。在布鲁诺的床上，她发现自己上半身是舞会的女王，腰带以下却成了奴隶。

布鲁诺终于如愿以偿，占有了这位圣保罗女人的锦绣玉体。他几乎失去了理智，恨不得能化在她身上。没有哪一个女人浪费他那么多时间，让他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马丽娅纳滥用了他的耐心，常常用丈夫的名字及其种种优点把他的奉承和甜言蜜语挡回去。追求的时间超出了他的预计。这位情场老手感到已近失败的边缘，对他来说真是奇耻大辱。所以，今天第一次得手，就以狂暴的、近乎愤怒的劲头占有她，撕碎她华贵的衣裙，扒掉洗浆得板板正正的内衣，解开束腰和硬领。接着是一场狂风暴雨。

一阵大动之后，他感到身下这位初次偷情的女人不住地发抖、呻吟。布鲁诺深知随着他那疯狂的进攻，那女人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除了那位富商之外，她没有尝过别的禁

果的滋味。尽管她常常把丈夫的名字和赛马场上的胜利挂在嘴上，说他是个出色的骑士，大赛中的冠军，漂亮、富有、出众、讨人喜欢，等等，但在决定一切的基本功方面，他只不过是个无名小辈。布鲁诺轻而易举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个月内，马丽亚纳或主动委身，或被迫承欢，弥补了以往失去的岁月。她一心一意只想呆在诗人、小伙子、法国之神通过姐姐希尔薇娅的手送给她的巴伊亚小情人的房间里。她送他许多礼物，每日里都如饥似渴地听他谈话、吟诗。他掐她、拧她、咬她、占有她。每一夜似乎都有不同的感受，真可谓千种风情，万种滋味。

布鲁诺感到，现成的诗句已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于是开始写一些艳诗，细致入微地描写她的玉体，把男欢女爱都谱入了韵律之中。

· 3 ·

他们的恋情不限于朝朝暮暮的纵情作乐。他们在午后散步，在塞纳河畔海誓山盟，在圣日耳曼街的酒吧和卢森堡公园里流连忘返。马丽娅纳倾诉自己的悲欢离合和往日的生活：学生时代的梦幻，最初几次的舞会，择偶时如何挑剔，如何认识阿尔伯托，不检点的恋爱，幸福的结合，漫游世界，长达四年之久的蜜月，夫妻间如何慢慢疏远，冷漠，没有孩子，分开睡觉，丈夫如何一心一意赚钱，奔波于圣保罗和圣多斯之间，最后如何绝望，提出分居，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如何到了巴黎，遇到布鲁诺，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幸福？还是纯粹的快感、疯狂的、下流而又甜蜜的艳遇？不管是什么，看来分居已成定局。现在已不是她想不想

阿尔伯托的问题。她背叛了他，一切都完了。

布鲁诺以那种天生就会的对女人的脉脉温情洗耳恭听。他拥抱着她，吻她那双大大的水汪汪的眼睛，把话题岔开，使她不再想那些伤心的事。

“我的女王，你有两样东西是其他女人无法媲美的，那就是你的眼睛和臀部。”

他谈论诗，吟诵不久前写的作品，但她总是拉回到永远失去丈夫的话题上。一天晚上，在爬完六层楼梯，来到圣米歇尔公寓之后，布鲁诺问道：

“你为什么忧心忡忡？出了什么事？”

马丽亚纳打开手袋，找出一封电报，说：“你看吧！”

电报说，阿尔伯托将乘一艘法国轮船于下半月到达巴黎。他忍受不了相约的六个月的分离之苦，现在已把企业交给了弟弟们，打算来巴黎陪伴妻子。电报上说：“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岂止是不愉快，简直是糟透了！她必须告诉他，再继续他们的夫妻生活已不可能，她欺骗了他……

布鲁诺把她拥在怀里，一边为她脱衣，一边说：

“你不能这样，做我的马丽娅·梅迪西斯。什么也别告诉他。你爱你的丈夫，这是事实。那为什么要让他痛苦呢？”

“你认为我还爱阿尔伯托吗？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背叛他呢？”

“你不停地谈到他，整天牵挂着阿尔伯托。如果我不是个好青年，早就忍受不了啦。我不是你的爱人，只不过给了你缺少的东西——享乐的知识。你没有被很好地爱，这有你

的过错，也有你丈夫的过错。谁知道呢，我的女王，这一切也许是由于你总把自己关在高傲和孤芳自赏之中所造成的。我之所以打破了你的孤傲是因为你醉了，我用强力占有了你。当我撕掉你的衣服，也打开了你的心，对吗？”

“我想是的……”

安东尼奥还那么年轻，他本来就知道呢，还是纯属猜想？

“怎么样？回到你丈夫身边去吧！让你的卧榻成为你们爱情的屏障。把我给你的一切都教给阿尔伯托。我将把属于你的一切全部交还给你，但只能在他到达的前夕才行。直到那时，你仍然是我的，仅仅属于我一个人。马丽亚纳·马丽娅·梅迪西斯·科斯塔，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死的时候我会想起你。现在我们得快点了，分别之期已经不远了。”

“即使我还爱他，现在也不能再回到他身边了，安东尼奥……”

布鲁诺大吃一惊。她难道想把快活的、兴奋的、逢场作戏的偷情变成共同生活的夫妻吗？

“记得吗，我曾对你说过，我不想和任何女人白头偕老。我不是个感情专一的人，只愿做露水夫妻。”

“你不用害怕，我回巴西去……”

“我还要告诉你，你生来就是个好妻子，你会忠于你的丈夫的。见异思迁不会使你幸福。”

“安东尼奥，不是这么回事。你听着，你除了给我的一切诗句和欢乐之外，你还让我怀了孕。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不会去打胎，我一直想要个儿子。但我不会麻烦你。我要把我的儿子生在巴西。他将来会使我想起你，我的露水情人。”

布鲁诺笑了，脸上放出光彩。

“儿子？为什么是你的儿子？他是你的，也是我的，我们的儿子！”

他沉思一会儿，把她搂在怀里，亲吻她的眼睛和嘴，突然以严肃的、只有二十岁的诗人才有的那种深思熟虑和颇为老练的口吻滔滔不绝地谈起来。他们的话语诚挚圣洁。

“你丈夫不是也希望有个儿子吗？你曾说过，他和我很相似。你别以为我会抛弃我们的儿子。我知道准是个男孩，你将给他取名安东尼奥。不过你考虑一下，为什么要养一个没有父亲的私生子呢？他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对于我们的安东尼奥来说，最好是让他成为阿尔伯托·里贝洛·科斯塔的儿子。我希望我儿子有最好的前途。你不要激动，把我看成一个卑鄙下流的人。你应该仔细地、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我说的是否有道理。我想给你的不仅是快乐和儿子，我要使你重新回到丈夫的怀抱。同他一起，你和安东尼奥才是幸福的。”

事情真的这样发生了。阿尔伯托到达前夕，他们分手了。她哭着感谢他。布鲁诺想起还欠她一首诗，有一天他会写出来的，因为马丽亚纳披着霞光织成的睡衣的美丽胴体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在巴黎圣米歇尔公寓六楼上那位浪荡公子的床上怀下的男孩被取名为安东尼奥。马丽亚纳结婚时曾向保护神安东尼奥求过子。

阿尔伯托到的那天晚上，奇迹出现了。当马丽亚纳在姐姐家为丈夫脱去衣服时，把羞怯和廉耻也丢到了一边，表现得性欲亢奋，急不可耐。阿尔伯托惊讶地说道：

“今天我要给你弄一个儿子，我敢肯定，亲爱的。”

后来在圣保罗又生下了小阿尔伯托和小希尔薇娅。女儿是以仍在巴黎的姨妈的名字命名的。希尔薇娅在巴黎已经抛开了小个子金和大个子安德烈，代之以满头金发的、文质彬彬的美国人包波——美国人现在很时髦——和法国人乔治——一名法国人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根据到处收集小说素材的阿夫拉钮·波特拉证实，在圣保罗上流社会里，再没有比这对夫妇更幸福的人了，丈夫体贴入微，妻子举案齐眉。再有四年他们就要庆祝金婚了。马丽亚纳和阿尔伯托向人们表明，即使在人欲横流的纨裤子弟和豪门淑女之间也有与日俱增的、矢志不移的爱情存在。

诗人在爱情方面创造的奇迹远胜于坐在高高的祭坛之上的神灵。

功败垂成

1941年的1月异常炎热。临近选举的那个星期，闷热和潮湿就象一块钢筋混凝板压在里约城的上空。经过阿尔底诺·阿尔康塔拉的斡旋，两件喜事向唯一的候选人展示了辉煌的前景。

头一件是关于大礼服的事，它具有特殊的经济意义。绿色毛料的大礼服在胸前、袖口和领部都用金线绣出了图案。这套服装极贵，加上必要的佩饰：金线饰边，插有羽毛的礼帽，绶带，金色领饰，等等，可能要花一大笔钱。

阿尔底诺·阿尔康塔拉对当年的战友邀请他致欢迎辞简直有点受宠若惊。他原以为罗德里格·伊纳休会被选中担当

这一角色，因为他是将军竞选活动的谋士，将军家的亲密朋友。据说阿尔底诺要在圣保罗发起一个签名募捐活动，为未来的终身院士筹集购置豪华礼服的钱。这位1932年的老战士发誓要让将军的赫赫战绩为国人所知，所以起草欢迎词将是一件巨大的、颇费时日的工作。

阿尔康塔拉对自己的许诺深感后悔。他本想请一位朋友私下里打通伯南布科州临时州长的关节，因为这位州长曾表示愿意签署一个文件，为解决同乡人的大礼服拨款。州长对警察局长解释说：身处预备役、不握兵权的将军坐上文学院的交椅对政府构不成任何威胁。官方的馈赠将使他完全中立，花几个钱还是值得的。

除了这件令人欢心鼓舞的消息外，劳苦功高的阿尔康塔拉还向他展示了全票当选的美好前景。但是将军提醒说，李山特洛·勒伊特可能投白票。他估计这是唯一的一张白票。即使这样，也会大大破坏全票当选的愉快气氛。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当选终身院士也终归有点美中不足。

作为隐退的政治家、圣保罗几家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的首席大律师、巴葡银行和一些大企业的法律顾问，阿尔底诺·阿尔康塔拉自1937年政变关闭议会以后，就很少去里约，到文学院的次数就更少了。他是将军的同乡，公开支持他竞选，而且被邀请致欢迎词——将军对这一邀请并不隐瞒。

无论是伊万特洛及其追随者还是李山特洛和桑巴约·佩雷拉上校的同党都没有向阿尔底诺谈过将军的当选至今还是个问题。现在已十分明朗了，他的这些努力纯粹是浪费时间，白费精力。文学院院长艾曼诺·卡尔莫趁他很少露面的

机会对他谈起候选人一系列令人遗憾的作法，其中包括公开声称不按传统的礼仪去拜访李山特洛·勒伊特，并警告说，此事影响极坏。

阿尔康塔拉返回圣保罗之前会见了将军，把自己的选票交给他。届时他有一个不能缺席的约会，不能前来里约投票。对当选之后不能亲自登门向尊敬的朋友及其高贵的夫人和迷人的女儿祝贺，深表歉意。他借机劝将军在对待李山特洛的态度上尽可能灵活一些，重新考虑一下关于拜访问题的决定。

“尊贵的朋友，请原谅我。作为武装力量的高级军官、陆军将领，我只能这样做，事关我的荣誉……”

阿尔康塔拉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于是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他总能找到调和的办法。

“我知道你不愿亲自登门拜访。那么这样做好了：你在自己的名片上写几个字，把它丢到李山特洛住处的门房里。在以往的选举中有过类似的先例。这样也许可以使李山特洛不投白票。只要他改投弃权票，你就可以全票当选了。”

道理很有份量，莫列拉将军让步了。

“您是否准备就此给他传个话呢？”

“我将从圣保罗给他写封短信。”

“如果这样，我可以送张名片去，明天就送。”

根据这一忠告，将军在李山特洛住的那栋楼的门房里放了一张名片。在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的名字旁，亲笔写了“向李山特洛·勒伊特院士致意”几个字。他希望这个混蛋对此会有所表示，即放弃投白票而改投弃权票。如能全票当选，他将置身于两三名经常以此殊荣而炫耀的佼佼者之中。

四 脚 朝 天

四脚朝天！莫列拉将军乐于用这个词来形容他在格拉扎乌家里的繁忙景象。这是 1941 年 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巴西文学院定于这天十七点举行会议，届时三十九名终身院士将投票选举四个月前去世的诗人安东尼奥·布鲁诺的继位人。

在竞争激烈的选举中，曾出现过任何一名候选人都未得到法定最低选票的情况，可只有一名候选人的事却从来没有发生过。

“四脚朝天！”贡塞桑太太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听了马上就成为终身院士的语言学家的解释，也赞同说，这样的忙乱在一生中——即使在侍候哥哥和嫂子以及她结婚之后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忙得懵头转向，而且事关重大，马虎不得。她象一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看到她焦急的样子，将军评论说，“你象一只无脚蟹。”她发号施令，分派工作。她在食品间里看到塞西丽娅和萨伯沙正在削水果准备制作潘趣酒。菠萝、苹果、梨、桔子、葡萄，堆得小山一样。没人时，两人就接吻，大喜的日子嘛！

“你们想会来五十多人吗？”

“五十人？塞桑夫人，简直笑话。”萨伯沙爱用昵称或简称，以示尊敬和亲切。“夫人，您不了解巴西文学院的重要地位。加入这个杰出的团体是一个文人终生的最大梦想。您就按一百人往上算吧！”

“这样就得到安德罗的店里再定些鸡腿和肉丸子，每样

再加二十份。塞西丽娅，去打个电话。”

“让我去吧，塞桑夫人。”

萨伯沙是个十分殷勤的人，夫人心里想。如果塞西丽娅和别人结合，即便是和丈夫破镜重圆，她都不会答应。

萨伯沙已四十来岁了，不是孩子。妻子在婚后三个月就和从前的情人私奔了，而塞西丽娅至少可以坚持一年。再说，萨伯沙年仅四十就加入了州文学院——虽然按莫列拉将军的说法是二流的。他现在当然可以这样说了。但是在终身院士代表团造访之前，他还不是象疯子一样跟在萨伯沙屁股后到处钻营想加入吗？

现在不是考虑塞西丽娅的前途和萨伯沙的品质的时候，听天由命吧！

萨伯沙打完电话，任务完成了。贡塞桑夫人又回到厨房里的指挥部前沿，大声嚷嚷道：“花多少钱呀！真的值得吗？”

厨房里堆着不少炸鳕鱼丸子和肉丸子。三名助手——两个表妹，一位弟媳帮助多年来一直在莫列拉家当佣人的忠诚的、能干的埃乌尼斯。三人中有一位是制作点心的高手，负责做甜食、蛋卷。贡塞桑夫人尝尝甜食，认为味道极美。炉子里有火腿，火鸡和猪肘也已准备停当。阿尔林多在张罗酒水。由承办酒席的邻居请来的侍者午饭后就来了。佣钱虽然很贵，但人很能干。贡塞桑太太不知道是否应该从工钱里扣除他打破的一只玻璃杯钱。这不仅是物质损失，也是感情损失，因为这只杯子是她结婚时的礼品，原来一套十二只，现在不全了。除了潘趣酒，还准备了各种冷饮：啤酒——整整两桶，三瓶苏格兰威士忌，两瓶法国白兰地，花了不少钱

呢！这都是塞西丽娅根据院士们的坏习惯要求准备的。她说：“威士忌和白兰地是不可少的，而且要外国的，国产的威士忌和白兰地拿不出手。”

贡塞桑夫人双手捧着头，可有什么办法呢？多年来辛辛苦苦在银行里存了点钱，虽然有利息，可现在一下子就用空了。塞西丽娅要求在选举之后接待来宾祝贺时穿的晚礼服和三个月后就职之夜穿的服装已委托迪纳·阿马多太太来做。塞西丽娅之所以挑选她，是因为她对文学院的事了如指掌，知道不少院士夫人的服装都由她承做。四套衣服，两顶帽子，得多少钱呀！迪纳太太挺会敲女顾客的竹杠。

贡塞桑夫人离开厨房，给将军先前的勤务兵戈麦斯交待任务。戈麦斯早已退役，眼下干着不太光彩的、但收入颇丰的兜售马戏票的营生。头一天他就被召来干些粗活：扛扛抬抬，到邻居家借家俱，给地板打蜡。

“我要这间屋子的地板象镜子一样锃亮。”

百忙之中她也没有忘记莫列拉的药。这个月检查心脏时，发现血压又升高了，所以在原有的药里又加了一种药片。丈夫似乎若无其事，实际上相当紧张，她了解他。将军对人虽然武断，但并不粗鲁，对妻子、女儿也通情达理。他今天骂她是“无脚蟹”，也是精神紧张的表现。

贡塞桑夫人突然出现在配餐间里，差一点撞上搂抱在一起使劲亲吻的塞西丽娅和萨伯沙。

“塞西丽娅，放下这些水果，让阿林多干吧！你到厨房去帮帮埃乌尼斯，让姑娘们腾出手收拾房间。克拉第诺先生，你去和莫列拉聊聊，让他轻松一下。”

萨伯沙向塞西丽娅深情地望了一眼，她还了他一个充满

海誓山盟般的媚眼。贡塞桑太太深深叹了口气。但愿上帝保佑，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别再象先前那样突然分手了。哎，毫无主见的塞西丽娅呀！

候选人无法呆在躺椅上，迈着军人的步伐在院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萨伯沙是个不够格的新兵，总不能和朋友——谁知道呢，也许是未来的岳父大人——的步子相一致。

他们再次商定了庄严的选举时刻的做法：萨伯沙呆在茶室和会议室之间的房间里，守着小柜上的电话机。投票一结束，就打电话告诉他结果，是否有白票，或是梦寐以求的全票当选。由于那张名片，李山特洛也许不会投白票。如果是这样，将军将会尽弃前嫌，和这位终身院士握手言欢。他向萨伯沙透露了这一心思。

贡塞桑夫人拿着药片，端着杯子走过来说："药，莫列拉。你不觉得今天应该吃两片吗？"

"我看不必，我觉得挺好。"他吞下药片，喝了一口水，说："在院士们到来前，希望一切都能准备就绪。"

他那平常严肃的脸上浮起了微笑，而且极其少有的拧了一下妻子的脸蛋。

"明天我到伯纳那儿去一趟，他是文学院指定的裁缝，量量礼服的尺寸。"

克拉笫诺·萨伯沙心里暗暗想到，将军的就职将使他赔掉一套新衣钱，不过这钱花得是地方。塞西丽娅到手了，还有维里希莫文学奖。谁知道呢，将来有老岳父在里面斡旋……家里除贡塞桑太太忙得晕头转向外，其余的人都在编织着各种各样的好梦呢！

部长候选人

巴西驻墨西哥大使列那托·穆列·维埃拉正好在选举的前一天回到里约休假。他当选院士五年了，当初经过四轮艰难的投票才选上，今天第一次有机会亲自参加文学院的选举。前两次回巴西时未能赶上，只好把选票寄到文学院。布鲁诺死后留下了空缺，不久他就收到已去世的候选人桑巴约·佩雷拉上校发去的长长的热烈的电传，他立即给这位军人回了信。

对于上校，他只是闻其名而已，从未看过他的任何政论文章。但是，他还是迫不及待地寄去自己的选票和贺信，因为上校是政府里有影响的人物，在军界更具有无可争辩的威望，对维埃拉的勃勃野心也许有重要意义。在取代外交部长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的人选中有他的大名。如果奥斯瓦尔多宣布的辞职成为事实，那么他接替部长是很有可能的。希特勒当权之后他曾在德国工作过，这是极有份量的理由。给纳粹当局一个好印象，这在巴西外交政策日益倾向和轴心国结盟的情况下至关重要。

他是诗人、小说家。他的诗严谨，小说神秘，出过五、六本书，受到某些评论家的好评。赞扬声中，有人把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痛苦和忧郁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和卡夫卡的风格相提并论。由于题材的离奇古怪和语言的晦涩难懂，他的作品读者不多。在他的小说里，巴西是不存在的。在他的诗里，最敏感的人也感觉不出爱来。费格雷多（还有其他一些爱讲坏话的人）说，恐怕那些使劲赞扬他的评论家们也没

有看过他的作品。据这位尖刻的剧作家讲，这些批评家们更没有读过什么乔伊斯和卡夫卡的书，他们至多不过翻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译本。不管有没有人看他的书，反正维埃拉身上似乎有一道天才的光环。在那些文学理论家看来，他的小说和诗反映了当今令人忧虑的暴力横行的世界：当然不是战争这种普遍的、必须动外科手术的暴力，而是人类内在的暴力。

他也收到过将军的短短的电传。将军得自己花钱，而上校用的却是反共经费，他回电表示感谢，但声明说他已对桑巴约·佩雷拉上校作了承诺。有权有势的上校死后，现在的唯一候选人曾写信提醒他注意形势发生了变化，希望他把自己的选票寄去。他委婉地拒绝了，说届时将回巴西，非常高兴亲自投杰出的将军的票。对上校的死他十分遗憾。那位强人如果取胜，将会对他的支持倍加报答。而现在的候选人除了军服上的将星之外，毫无用处。话又说回来，即使他是当局的反对派，将军毕竟是将军。

他准备利用假期的时间摸清阿拉尼亚辞职的真相并且为自己的荣升作点工作。总统办公室的朋友是靠得住的。整个上午和下午他都在外交部，傍晚才直接去文学院。到文学院之后，不少同事迎上来和他热烈拥抱。在秘书处，他领到了迟发的津贴——即使不来，院长也会让人补寄去的。在茶室里，有人已戏称他为部长先生。李山特洛·勒伊特不满足于拥抱和欢迎，急急忙忙把这位同事拖到两扇窗子中间。

“在人们向你提到别的名字之前，我想通知你，我们的拉乌尔·里梅拉将是候选人……”

“大学校长？”

“就是他。他不仅是大学校长，还是头号人物的知心朋友。对于一位即将成为部长的人来说……”

“候选什么职务呢？难道从前天到昨天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又死了什么人吗？”

“竞选安东尼奥·布鲁诺留下的空缺呀！”

“而这个位置今天就有人补上了。”

“这要看……”

“看什么？”

“比如说，看你的选票的归属了。说不定还具有决定意义呢！拉乌尔授权我同你谈谈，他不是个知恩不报的人。”

“我一点也听不懂，请你开诚布公地讲吧。”

“我们到图书馆吧，那里可以随便些。”

人　性

罗德里格·伊纳休从伯特洛波里斯赶来文学院参加投票，在大门口一下车就被伊万特洛·桑托斯那双骨瘦如柴的胳膊抱住了。

“有福的家伙，我们在这炉子里热得喘不过气来，你倒在山上会享清福。”

他们手挽手向秘书处走去。罗德里格要求谈谈情况。

“喂，楞头青，游击战进行得怎么样？”给他起这个外号的是他的好朋友，爱开玩笑的波特拉。

伊万特洛在前厅中间停下，摘掉夹鼻眼镜，笑着说：“再过一会儿，游击战将进入最后的总攻。敌人已被包围，我们将歼灭它。”

罗德里格神秘地说：

“伊万特洛，人性真恶呀！”

“是吗？”

“当你和波特拉要求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时，我推荐了将军。我还作为举荐人到他府上邀请他竞选……”

“我也去了，不过是阿夫拉钮强迫的。”

“我看了他寄给我的一本书……”

“我还不如你……”

“我和他女儿鬼混过一阵，那是个风流女郎，可淡而无味……总之，我是他家的朋友，差不多可算是亲戚。我投他的票完全出于良心上的原因。糟糕的是我对你们投票反对这位可怜的人只能感到遗憾。毫无疑问，人性是可怕的。”

“可怜的人？他已经在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了。他骂布鲁诺是蠢驴。可以想象，一旦他当选……你的选票我们很需要，冷静地想想吧！你违心地投票是不值得的，好好考虑一下……”

罗德里格向秘书处走去。

“向后转！”

“风流而无味！好吧，你必须为自己的风流付出代价！但是，从现在起的四个月里，你不能再许诺别人了。费利希安诺是我们的候选人，你已经知道了，对吗？”

“如果你们得胜，我将乐意选他。”

“这还用怀疑吗？只要我在，就决不允许军服代替大礼服。应该说，既不要军服，也不要教服。”

“你大概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反教会的家伙。”

“我不是反教会，我是唯物主义者。我有很多神父朋

友，但我不希望他们到这儿来布道。”

“那么你就是最后一个反军派……”

“当然，我是个文人。可在军队中我也有朋友，但我不能容忍他们跑来管我们……陆军的席位，扯淡！”

票　　箱

按照传统的做法，资格最老的院士弗朗塞里诺·阿尔梅达摆好姿势，把手伸到票箱上面，作出投票的样子，让摄影师拍照。记者退出后，会议室的门被关上。

文学院满头白发的老侍者身穿一套黑制服，看上去颇具英国绅士的派头。他把票箱送到院长面前，由他第一个投票。然后是坐在主席台上的其他人，最后走到台下让院士们投票。

出席休假前最后一次会的院士不多，大部分人都躲到山里去了。有些人回家乡过节还没有返回。老侍者从一张椅子到另一张椅子前，让院士们把选票塞入票箱。在收票之前，院长已知道了缺席院士们随信寄来的选票情况。

票箱送回主席台之后，开始唱票。唱票一结束，选票重新放入票箱。老侍者把它浸在酒精里，然后划上火柴烧掉。投票的情况就永远埋藏在一堆灰烬里了。

茶室里，记者和摄影师把桌上剩下的食品一扫而光。在竞争激烈的选举中，办公室里、图书馆里、大厅里，到处都挤满了熙熙攘攘的候选人的亲朋好友。今天只有一名候选人，没有竞争，也不会有什么意外新闻，平平淡淡，意思不大。即使这样，还是来了一些看热闹的人，其中包括书商卡

洛斯·里贝洛。他们单等会议结束，就乘便车到当选院士的家里祝贺，顺便大吃大喝一顿。

克拉第诺·萨伯沙站在柜子上放的电话机旁，紧张地等候着把当选终身院士的消息告诉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的时刻。

电　　话

瓦尔米罗·莫列拉将军坐在电话机旁的沙发上，等着朋友克拉第诺·萨伯沙通知他当选终身院士的消息。笔挺的军服、威严的面孔显出应有的庄重。女儿坐在旁边。她虽然轻浮，但对父亲倒是忠心耿耿。贡塞桑太太走来走去，在作最后的布置。

有些客人在客厅里陪着候选人等待好消息。邻居、好朋友、老战友、共事多年的军官，他们惊喜地发现餐桌上的食品十分丰盛，有咸食和甜食，火腿和火鸡。朋友们知道埃乌尼斯的烹调技术。院子里，阿林多在摆酒台，啤酒、潘趣酒、冷饮，还有没拿出来的威士忌和白兰地——这是招待院士和其他大人物的。

时间从来没有这样难熬。将军焦急地等待着，在场的人们小声谈论着，偶尔发出窃窃的笑声。

贡塞桑夫人端着盘子从厨房里来到门口，问："还没消息吗？"

恰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将军伸过手去，塞西丽娅笑了，贡塞桑太太停下脚步。

"是萨伯沙吗？是我，对。怎么样？一致通过？"

将军听着听着，不觉瞪大了眼，张着嘴，喃喃地问道："什么？"

血涌上两颊，一丝津液从口中流出。将军松掉话筒，身子弯曲着倒在前面的椅子上。贡塞桑太太手中的托盘摔在地上，鳕鱼丸子滚了一地。她奔向丈夫，俯身把他抱住。

电话里的声音显得十分遥远，几乎听不到。

"喂！喂！"塞西丽娅接过电话，声音都变了。

"快回来，爸爸出事了……"

贡塞桑太太后来说，他死得不是时候。当初他接到成为唯一的候选人，认为自己事实上已经当选的那会儿死了，不是更好吗？

消　息

阿夫拉钮·波特拉刚刚放下帽子和手杖，女佣人就告诉他说，"艾曼诺·卡尔莫院长要您立即打电话给他，有急事相告。"

阿夫拉钮笑着朝书房走去。罗莎丽妞太太迎上来，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选举结果。他一边等着院长的电话，一边吻着妻子，答应满足她的好奇心。

"我马上告诉你全部情况。"

电话里传来对方的声音。

"对，艾曼诺，你说吧，我听着呢。"

他把手放在罗莎丽妞的肩上，禁不住哆嗦起来。他失声叫道："不可思议！"

他挂掉电话，呆呆地站在那儿。罗莎丽妞拉着他的胳臂

问道：

“怎么了，阿夫拉钮？”

“我们害死了将军！”

第二个牺牲品

爷爷回到家要，孙子孙女立刻迎上去搀扶着他。

“讲讲吧，爷爷。”

“快，亲爱的，我们都急疯了。”

伊万特洛·桑托斯坐在通常坐的椅子上，燃起一枝香烟。他一边说，一边在手中摆弄着夹鼻镜。

“他得了十六票，差四票不够法定票数。另外，十二人弃权，十一人投了白票。文学院固定席位的事就此告吹了。布鲁诺将有一个合格的继承人，他就是费利希安诺。”

“亲爱的，你不认为诗人应该有一个保留席位吗？”酷爱诗歌的伊莎贝尔说。

电话铃响了，彼德罗走过去接电话。

“爷爷，你们的院长。我想他很激动，大概要向你祝贺。”

伊万特洛接过话筒。

“我们……”

他没说完，接着听下去。然后说道：“怎么会呢？当然太遗憾了。对，太可悲了。但说到底，战争总归是战争啊！”

他放下话筒，把将军的死讯告诉了孙儿们。

“得知选举结果后，他当场倒下死了。”

“心机梗塞？”

“伊莎贝尔，如果你愿意这么说，当然也可以。不过对我来说，毋宁说他是被杀害的。”

“这是第二个了，爷爷。您别忘了还有上校……”彼德罗提醒说。

“爷爷，斗争毕竟是斗争。”

两位老作家

举选的第二天傍晚，两位知名的老作家坐在科伦波酒吧间里边斟边谈。阿夫拉钮·波特拉是个自由派人士，伊万特洛·桑托斯则有点无政府主义的派头。阿夫拉钮抬头望望毕克夫人裁缝店的阳台，罗莎从前就站在那儿向安东尼奥频送秋波。她现在已经不站柜台了，自己在罗萨里奥街买了一层楼，开起了时装店，还给罗莎丽妲太太送过一张优待券呢！

“老兄，我在开始写部小说。后天，到特列索波里斯的乡下别墅去写作。”

“早该如此了。”

“我原以为《镜中女人》是我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小说。我对那些沙龙和红绡帐中的故事早已失去了兴趣，再也写不出小疯子那样的形象来。”

“可是不久前我读到一篇故事……连科伦波酒吧也写了进去，我记得很清楚。”

听伊万特洛提到这篇故事，阿夫拉钮颇为得意。他不知道自己的朋友不仅看了，而且有些段落还能背下来。

“《五点钟茶点》是四年前发表的。它以布鲁诺和前面

那座楼上服装店的一个小裁缝的故事为素材。现在我还要写她。”

“谁？小裁缝？”

“对，现在我更加了解她了。在先前那篇故事里，我完全凭想当然塑造了她的形象。而这次主要人物是她和布鲁诺的另外三个情人，还有追悼会上出现的第四个女人。故事就从追悼会开始。”

“记得吗？我们的斗争是从桑巴约·佩雷拉进来之后开始的。他对着死者敬礼，照片还登在报纸上，以迷惑舆论。”

伊万特洛端起酒杯，接着说道：

“我现在干什么呢？你可以到特列索波里斯写小说消磨时光。我倒挺怀念那些斗争的日子。”

“你不开始写回忆录吗？”

“这场斗争倒可以写一大段。将军是今天上午下葬的，对吧？”他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阿夫拉纽·波特拉回答之前，也喝干了杯里的酒。他们举着空杯，象在祝酒。

“是的，十一点钟下葬的。罗德里格参加了葬礼。”

他叫来侍者算账，嘴边带着狡黠的微笑望望伊万特洛·桑托斯，用亲切而悲凉的口吻说：“杀人凶手！”

两位老人踌躇满志地漫步在街上。他们走进书店，翻翻书，看看最近有什么新出版的东西，议论一下得失。然后从柜台后面偷偷拿走独裁政权禁止出售的外国书。

故事的教益

教益？

黑暗重新笼罩了大地。反人民的战争，独裁、暴政随处可见。但是，正象这篇故事所证明的那样，总能播下一粒种子，燃起一点希望之光吧！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六月

于巴伊亚州的盐石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军人·女人·文人
作者＝（巴西）若瑟·亚马多著　　陈凤吾译
页数＝２３４
ＳＳ号＝１１０２５６８７
出版日期＝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第１版